Фол. рус.
А-846

故宮俄文史料

清康乾間俄國來文原檔

周世榮

АРХИВНЫЕ МАТЕРИАЛЫ НА РУССКОМ ЯЗЫКЕ

ИЗ ВЫШЕГО ПЕКИНСКОГО ИМПЕРАТОРСКОГО ДОМА

Documents in Russian Preserved in

The National Palace Museum of Peiping

Kanghsi-Chienlung Period

БЕЙПИН

1936

5677

故宫俄文史料

清康乾間俄國来文原檔

劉哲署

АРХИВНЫЕ МАТЕРИАЛЫ НА РУССКОМ ЯЗЫКЕ

ИЗ БЫВШЕГО ПЕКИНСКОГО ИМПЕРАТОРСКОГО ДВОРЦА

Documents in Russian Preserved in

The National Palace Museum of Peiping

Kanghsi-Chienlung Period

БЕЙПИН
1936

УЧЕБНАЯ ЛЕТЕРАТУРА НА

株式会社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ЫЙ БЕЙПИНСКИЙ ДВОРЦОВЫЙ МУЗЕЙ

фол. русск.
A 346

國立北平故宮博物院文獻館出版

故宮俄文史料

清康乾間俄國來文原檔

翻譯中文
王之相

編輯俄文
劉澤榮

民國二十五年八月，北平

АРХИВНЫЕ МАТЕРИАЛЫ

на

РУССКОМ ЯЗЫКЕ

из

БЫВШЕГО ПЕКИНСКОГО ИМПЕРАТОРСКОГО ДВОРЦА

Письма, полученные из России в годы царствований Кан-Си и Цянь-Лун

Китайский перевод
ВАН ЧЖИ-СЯН

Редакция русского текста
ЛЮ ЦЗЕ-ЖУН

БЕЙПИН
1936

539732
МЕТОДИЧЕСКАЯ
БИБЛИОТЕКА

內閣大庫之藏書自清宣統間學部以之
設京師圖書館遂只孫于世至歷朝檔案
為庫藏之正宗反後蕩失措置者民
國十一年北京大學請教育部將所存
庫檔之一部分移交大學整理時余主
其事因得窺梗概然於庫藏底蘊莫
之知也迨故宮博物院建立余倡清理大
庫之議蓋欲與分藏於各處者比一聯絡
之計畫且達而與軍機處檔互相參證以
為綜合研究清代中央政府文牘檔案之
豫備頗擬將來熟慮德合力波折時多延
至近二年手乃於逐漸了解庫藏之底
蘊其中最珍奇者爲老滿文檔及俄羅斯
檔俄檔分三種一俄國來文原件二鈔本俄文
檔為往來文書之彙鈔存案者三滿文俄檔
為往來文書之滿文譯本清初之例與俄國
往來文書率由理藩院轉達字體則往
讀用俄文或蒙古文由俄羅斯館與蒙古堂
掌稿又彼此往還之文書皆須譯成滿文存
案則由滿本堂辦理故三種中文件實有
互證者而俄文原件尤為可貴泰西諸邦之
通我國者早於俄者然與有一般國際性之

序言

中俄交通，由來已久，溯其發端，遠在十六世紀之中葉。當一五六四年有明嘉靖四十三年之時，俄王伊萬第四世曾遣哈薩人彼得魯雅西齎國書由西比利亞來至北京，是爲中俄通使之始。降至十七世紀明末清初之際，俄人侵略西比利亞，已經深入遠東腹地，直達黑龍江流域，因之兩國交際，日益頻繁，邊界糾紛，愈加緊迫，卒致引起一六八四年雅克薩城之清俄戰爭。一六八八年清全權代表索額圖與俄開議，翌年訂定尼布楚條約六條，以資互守，兩國遂入於正式條約關係之中。此後，雙方貿易大興，往來商隊不絕，邊境交涉，文書遞送等事，亦大有應接不暇之勢。當時關於中俄事務，中國方面係由蒙古大員及黑龍江將軍分任辦理之責，俄方則以尼布楚將軍及伊爾庫次克總督首當其衝，各自奏明本國君主，請旨定奪，中國對俄行文，多用蒙文及斯拉夫文，間用滿文及拉丁文，俄方來文則多爲斯拉夫文。此種文件，因年代稍遠，蒐集均已不易，尤以俄方之斯拉夫文原件爲最甚，果爲眞蹟，雖斷簡殘篇，亦屬珍貴，外間不可得也。本刊所輯之各篇，均係清內閣蒙古堂所存之俄方來文原件，論其年代，約當一六七〇年至一七六〇年之九十年間，於文學上及史料上，同有相當之價値，足資攷證：（一）就文學關係而言，此項文件所用之俄文，皆爲大彼得後兩次改革前之文字，去古寺院斯拉夫文之文體未遠，故其文法，字法，書法及字義，較之

現代俄文，多有不同之點，習俄文者讀之，可識其變遷沿革之跡，裨益良非淺鮮。（二）再就史料關係而言，則其內容所涉及之方面頗多，如遣使，通商，欠債，徵稅，越界，逃亡，損害要償，犯人交付等項，均曾叙述於此項文件之內，故雖僅爲片斷之資料，不足以窺其全豹，然藉此可以想見當時邊疆事務之頻繁，而知其各項交涉問題之中心，當亦研究中俄交通史者之所樂聞也。故宮文獻館發見此項文件之後，館長沈兼士先生囑爲鑑定，因其具有上述之兩種關係，當即決意從事迻譯，先由劉紹周先生將俄文原件譯成現代書法之文字，愚再譯成國文，共同加以審定，依年月先後爲序，將影印俄文原件，現代書法俄文，及所譯國文，合併列入，都爲一册，附以目錄，以謀對照檢查之便利，編譯既竟，略贅數語，誌其緣起，惟所有譯言，因遷就原來之字句，頗多不文，其未盡妥善之處，亦恐不免，尙祈閱者諒之。

中華民國二十五年七月二十五日，王之相序。

引　言

北京故宮中所發見之俄文檔案資料，包含許多原本及抄本之手書，本刊加以中文譯文所印行者，僅爲其中保存原本之各文件而已。此二十三件俄國官署當一六七〇年至一七五七年對於中國所發函件之彙編，實爲偶然及不完全之彙集。惟彙編雖具偶然性及不完全性，而所刊行之文件，則屬於中俄外交關係最早及最有趣味之一時期，研究中俄外交關係者，可作爲本眞之檔案資料，表現眞實之趣味也。

當閱悉所刊文件之時，頗爲有趣者，可以想見該項函件書寫之時，兩國外交關係史所具之要點焉。可以認爲此種要點者如下：

一五八二年　莫斯科政府議定向西比利亞各都市之各將軍派員頒發命令，考察鄂比河流域，並查明『中國之所在及國富如何，有無可以尋求者』。此爲俄方取得中國確實消息之初步的嘗試。「註一」

一六〇四年　俄國開始征服向蒙古各汗納貢之吉利吉思及卡勒莫克人。

一六一八年　由西比利亞所派遣之俄人宜完匹特靈來到北京。依俄國傳述，伊曾携帶萬歷皇帝之函件回俄，此爲中國來函之始，表示同意開始通商。惟因莫斯科無通曉中國文字之人，此函曾擱置

[註一]　巴爾脫里德著　歐洲及俄國的東方研究史，第二版，一九二五年，列寧格拉得，第一八七頁。

數十年之久，未經讀閱。亦有些考察家懷疑於此函之眞本性。[註二]

一六二一年　卡勒莫克人侵襲西部西比利亞之俄屬各地，成爲一種動力，推動俄國政府用與各鄰邦訂定條約關係之方法，保衞其西比利亞之各領地。俄國與當時尙爲獨立之準噶爾間，開始通使關係，卽屬此時期。

一六三〇年　俄人與布利雅特人開始衝突，直至一六五四年完全征服布利雅特人爲止。

一六三二年至一六三五年　俄人征服通古斯人。

一六四三年至一六四五年　俄人坡雅爾科甫出征大烏里及黑龍江直至江口。俄人進抵太平洋。俄國與中國因黑龍江一帶土地開始直接之衝突。

一六五四年　俄國初任使臣巴伊闊夫來到北京，以便和平整理邊界問題及建立對於中國之常久商務關係。該使任務未有結果。

一六五八年　俄使阿勃齡及皮爾費利耶甫行抵北京。中國皇帝收受俄國禮品，亦向俄皇致送禮品，並答覆函件。該使任務無有政治的結果。

一六七五年　俄使斯帕發利來至北京，其主要任務亦係：整理邊界問題及建立對於中國之常久商務關係。斯帕發利曾被康

[註二]　特魯歇維赤著　中俄通使及通商關係，莫斯科，一八八二年，第六頁。張星烺著中西交通史料彙編第二冊。

熙召見。答覆斯帕發利所提出之各項問題，中國方面亦曾提出許多之要求。使務未有結果。

一六八五年　中國軍隊攻克雅克薩城。

一六八九年　締結尼布楚條約，爲中俄間之初次條約。此約之主要條欵：確定兩國之國界（依格爾必齊河及額爾古訥河爲界），前此之爭端作爲罷論，將來之逃犯一概交付，兩國人民彼此自由買賣。

一六九二年　俄國使臣伊茲勃蘭德義傑斯來至北京。

一七一三年　中國欽差大臣圖理琛取道俄境往謁卡勒莫克王阿尤克汗。此爲取道俄國旅行之中國政府第一官員。

一七二〇年　俄皇彼得一世之特命公使列福伊茲瑪依洛夫來至北京，所負使命爲：設定中俄商務之新基礎，達到兩國境內領事代表人員之派遣等事。大使曾蒙優待，惟其目的皆未達到。

一七二五年　俄女皇耶卡切林第一所派之特命公使薩瓦拉古金斯基伯爵來至北京，所負使命與委託列福伊茲瑪依洛夫者相同，此外則爲依中國之要求，解決關於確定蒙古與俄國領地間之疆界問題。結果議定實地定界。

一七二七年　締結布爾及恰克圖兩約。此兩條約之主要條欵爲：中俄國界規定由額爾

古訥河向西經恰克圖至沙賓達巴嘎，確定國界依照『各自領有現時所領』之原則；規定三處通商地點：粗魯海圖，恰克圖及尼布楚；貿易應係自由，每三年期間准許俄商二百人免稅前往北京；准在北京備有使臣館舍及建築俄國教堂；准許俄人派遣學生六名前來北京學習中國語言；逃犯必須交付；强盜及竊盜在邊界懲辦；管理中俄事務者：中國方面爲中國理藩院，俄國方面爲俄國樞密院。恰克圖條約規定國界及正式通商之基礎，並准許俄國常設使館駐在北京，幾無變更而存在至一八五一年伊犂條約成立之時期（對於恰克圖條約之補充條款曾於一七六八年及一七九二年先後訂立）。

一七三一年至一七三三年　中國初次派遣使臣赴莫斯科，以托時爲領袖。使節之目的，在於得到俄國對於中國出征準噶爾保持中立之態度。

一七六八年及一七九二年　對於恰克圖條約加以補充。

當中俄交涉之開始時期，即最初相識時期，最初訂約時期，亦即常久衝突——由細小的邊界爭端至於軍事衝突行動之時期，其歷史上之要點，有如是者。俄羅斯於其毫無停息的向東方推進中，深入亞洲大陸，當時首先與中國發生正面的衝突，中國於俄人此種推進之中，既見有國界上之直接

危害，復感受於藩屬民族中政治勢力之威脅。此爲發生兩國初次衝突之發端的因素。此種因爭國界及納稅人等之衝突，後爲尼布楚條約所消除。惟無論此約及隨後之恰克圖條約，皆未能達到中國所欲達到之保守目的：俄國之企求具有積極之性質，且更具有一種原素，即經濟原素——俄國力求鞏固的及正式的通商關係。但俄國於此問題中遇到中國方面之充分的冷淡及怠慢。此種企求對於北京政府爲漠然無關的及可以懷疑的。北京政府只限於必要之時爲必要條約之締結，且於此種條約之中，關於通商問題之每一條欵，似皆認爲對於保障邊界安寧各條欵所爲之迫不獲已的讓步。結果此種初期之各約雖爲完全平權的，對雙方之任何一方皆爲無欵侮的，然實質上一方在約中表現積極的企求，而他方則表現消極防衛之意圖，所以制止雙方之相互爭端，要求及不滿者甚鮮也。若進一步考查上述時代之中俄關係史，可見此種史實之中，包含三個時期：

（一）尼布楚條約以前的時期（一六八九年以前）——俄國方面初步探查關於中國之確實情事，以『有無可以尋求者』爲目標的時期，亦爲初相接觸，互相小心初相衝突直至軍事行動的時期。

（二）由尼布楚條約至恰克圖條約的時期（一六八九年至一七二七年）——俄國商人與中國初次通商的時期，亦爲相互不滿及條約上雙方未能滿足，俄國關於外交代表及通商各問題企圖擴大條約之範圍的時期。

（三）由恰克圖條約至十八世紀中葉的時期——開

始正式通商，開始常久外交關係的時期，亦爲商務及邊事上不斷的糾紛的時期。

所刊行的文件之中，包有屬於此種全部三個時期之文件。其分配如下：

屬於第一時期者——一件（一六七〇年）——對於派往中國人等之命令（第一號）。

屬於第二時期者——（一六九五年至一七二〇年）十八件，其中：

三件（第十七，十八，十九號）屬於通使事項，

九件（第三，四，五，七，八，十二，十三，十四，十六號）屬於通商事項，

六件（第二，六，九，十，十一，十五號）屬於邊界事項，

屬於第三時期者——（一七五二年至一七五七年）四件，其中：

一件（第二〇號）純係形式性質，

三件（第二一，二二，二三號）屬於邊界事項。

上述各文件中，由三時期中每一時期之特性觀察，最有趣味者爲下列各件：

第一號文件

此文件爲本編中尼布楚訂約以前第一時期之唯一文件，係一種命令，於一六七〇年俄皇阿列克歇伊密哈伊洛維赤在位時，由尼布楚將軍兼大烏里地方全境長官達尼洛達尼洛維赤阿爾興斯基對公務人員伊格那齊密洛瓦諾甫及其他人等所頒發者，

而該項人員則係經俄將軍派往松花江以便求見中國皇帝。此命令中所包含之使命，係勸誘中國『歸順俄皇陛下最高權威之下』，就當時之情形而言，殊屬奇特已極，蓋彼時已不能謂爲完全不曉中國情形，尤爲俄將軍阿爾輿斯基方面，直接處於國境之上，並知曉巴伊科夫及阿勃林兩使臣使命之結果，彼於該項命令之中曾述及之，故究其原因惟有下述情由可以解明：

當一六六七年之時，有任中國高級軍職之通古斯王干齊木爾者，曾帶同其子女兄弟及牧族人等由中國逃入俄境。中國政府及邊界官吏迭向俄方官署請求將干齊木爾交回，但迄無效果。北京方面對於干齊木爾問題極端重視。此項問題於對俄談判之時，久爲中國方面堅決要求之標的。一六七〇年，據阿爾輿斯基當時向莫斯科陳報，謂有中國人數名，假作商人，來至尼布楚，並帶來一函，其中由中國方面表明『開始睦誼及友愛』之提議，並請求派來使臣以便進行談判，尤爲關於干齊木爾事件。阿爾輿斯基將軍派遣密洛瓦諾甫人等即爲此函之結果。似係此函及當年俄人在黑龍江之順利的推進，給與俄將軍以理由，使爲勸誘中國皇帝歸順俄皇統御之言論。此種提議所得之結果，係在中國將密洛瓦諾甫監禁兩星期，然後由中國官員相隨發送回國，中國官員向尼布楚帶去關於干齊木爾之新函一件及贈送俄皇之各種禮物。密洛瓦諾甫之使事如此告終「註三」。至關於干齊木爾問題，則此後對於斯帕發利及其他來至北京之

「註三」 特魯歇維赤 第二二頁

俄國人等均曾迭次提起，僅在尼布楚條約締結之後，問題方認爲以下列之方式消除：『所有從前逃亡人等聽其留在彼等現時居住之處』。干齊木爾遂得留於俄國。

第四號文件

此函現時僅保有拉丁之譯文，所有趣味係在通知向中國派遣以委員郎古索福爲領袖之商隊，即據俄國傳述之證明，此爲尼布楚條約後派來中國之初次的俄國官家商隊。如此開始之商隊貿易，係經北京政府依照一六九二年來至北京之俄國使臣伊茲勃蘭德義傑斯之請求，予以准許。此商隊於一六九九年來至中國。當時商隊貿易之標的物頗爲有趣：俄人向中國運來由其納貢人等所收集之豐富獸皮貨物，其次則爲外國銀幣及銀製品。彼等代此由中國運出黃金，銀塊，磁器，寶石，茶葉，綢緞，家具及其他等項。每一商隊有一委員爲領袖，由多人護送之，其在北京皆由中國政府供給食宿。商隊貿易對於俄國國庫極爲有利：俄方之消息證明，謂當時價值一千盧布之俄國貨物，在北京可以換得貨物，能在莫斯科賣得六千盧布。此種商隊貿易繼續約六十年（一六九九年至一七五五年）。同時亦有俄國私商之貿易，惟彼等運貨前來，大多不往北京，而往滿洲及蒙古之各都市。「註四」

第十三號文件

此件於儀式方面具有一種新事例——俄國政府方面

「註四」 柯爾薩克著 中俄通商歷史統計概覽，卡贊，一八五七年，第二〇——二三頁。

對於中國皇帝初次適用『陛下』之尊號。前此則用『殿下』之尊稱。

第十七，十八，十九各號文件

此三文件屬於大彼得向中國所派使臣列福伊茲瑪依洛夫之使事。此項使節雖未曾得有俄國方面對彼所期待之結果，但爲俄國在中國自兩國外交關係開始時起最鄭重及最有趣味使節之一。彼得皇帝對於伊茲瑪依洛夫之訓條如下：（一）使中國相信與俄國通好有望，設定中俄通商之完全更新的根據，（二）達到互相派任領事之同意，(三)取得在北京建築俄國教堂及購買院落營商存貨之准許。彼得曾給與伊茲瑪依洛夫親筆簽署致中國皇帝之國書，並令其遵守中國之一切禮俗。「註五」伊茲瑪依洛夫於一七一九年與瑞典人郎葛由俄啓程，後將郎葛留於中國作爲代理人員，並曾帶來著名之旅行家英人貝利，此人嗣後曾出版此次旅行之極有趣味的遊記。「註六」伊茲瑪依洛夫於一七二〇年十一月間到來。彼曾受隆重敬禮之歡迎。康熙皇帝曾爲寵渥備至之接待，數次召宴並作便談，且曾與之行獵。據伊茲瑪依洛夫之記述，一日康熙曾諭伊云：『朕諭汝兩語，汝勿庸作答，只須謹記於心，奏於貴國之君。一者，汝君爲如此偉大榮譽之君主，並有廣大之領土，對於敵國常乘船御駕親征。海洋廣大莫測；常起狂濤，危

「註五」 薩福文著 帝俄及蘇聯與中國之相互關係，莫斯科，一九三〇年，第三〇頁。

「註六」 貝利著 取道俄國赴亞洲各國遊記，聖彼得堡，一七七六年。

險殊甚，應自保重其健康。彼之兵良臣忠，不乏可以差遣之人，自己應居於安全之境地。二者，俄國方面雖有二三十人逃來中國，而中國方面亦有人逃往俄國，惟兩國之睦誼絕不能因此輩無賴之徒有所變更；蓋朕始終欲保持與貴國大皇帝陛下之鞏固的和平也。且我兩國豈有必爭之理乎。俄國爲嚴寒及窵遠之國家；朕如欲派兵前往，必致全軍覆滅；且縱有所獲，於朕究有何利。俄國君主亦同，假如爲對抗朕躬而派兵於貴國人民所不習慣之炎熱地帶，豈僅爲使之無端而死乎。戰爭究於兩國有何利益：兩國皆有許多之土地』。「註七」

對於伊茲瑪依洛夫雖曾加以優厚之待遇，復有康熙之睦誼言辭，俄國使節究未能達其目的。最使俄人關切之通商問題，全然未能使中國方面重視；中國代表曾謂：『吾人不需要俄國貨物，吾國之經營商業者僅爲乞兒僕役之流；爲貴國商人所派之護送人等吾國亦所費不貲』等語。中國方面所重視者爲國界及逃犯問題：『俄國久已允諾實行我方之希望依照條約勘定國界，但迄今毫無動作』。且正值伊茲瑪依洛夫駐留北京之時，有蒙古人七百名由中國境內逃往俄國，與伊茲瑪依洛夫之談判遂被停止。「註八」中國政府當經聲明，逃犯未經交出及兩帝國間未經勘定確實國界之前，對於

「註七」 伊爾庫次克年代記(坡熱穆斯基及克羅托夫編著)伊爾庫次克一九一一年第十九頁。瑪爾丁斯著 俄國與中國，聖彼得堡，一八八一年，第十九頁。

「註八」 特魯歇維赤 第三六——三七頁

俄皇之提議，一概置之不理。伊茲瑪依洛夫因未得結果，於一七二一年三月間離去北京，留郎葛爲代理人員，一七二二年亦被迫令離去中國國境。

第二一，二二，二三各號文件

屬於締結恰克圖條約以後時期之四個文件，其中之最後三個公函，係以對於邊界糾紛事件之要求及對此要求之答覆爲內容，而其糾紛則係因逃亡，殺害，趕去牲畜，軍隊越界，一方人民改入他方國籍等情事所引起者，故完全暴露恰克圖條約締結後未久之時，中俄邊界上多年侵入之緊張空氣。俄方爲規定商務，中國方面則爲確定國界及消滅邊界糾紛事件——雙方長久時期力求所得締成之恰克圖條約，實際上未能副任何一方之期望。邊界之糾紛事件，未能消滅，反因恰克圖及其他地點開放互市，中俄人民更加密切接觸之故，愈見加多。糾紛事件常引起較前更多之嫌怨，因之貿易往往中斷。風雲緊迫至於此極，約當一七六〇年之時，曾一度發生戰爭之危險：中國軍隊進駐接近俄境之伊爾台什河；布哈利亞，準噶爾，凡沿邊各處之要塞，均曾分佈中國兵力，而俄國方面亦逐漸將其軍隊調集中國邊境，並採用其他辦法：因準備由尼布楚對黑龍江之軍事行動，俄女皇耶卡切林第二於一七六三年之密旨中，曾命令沿邊官吏與阿富汗王阿嘎美特查相聯結，蓋正值該王當時與扎爾根特及喀什噶爾締盟擬對中國戰爭，以解放準噶爾及其他中央亞細亞之各州也。此外俄國政府更開始賄買蒙古各王。「註九」空氣雖甚

「註九」特魯歇維赤 第五八——五九頁

緊張，戰爭卒未開始。一七六八年締定恰克圖條約之初次補充條款以後，始得安靜。經過七年和平兩國關係復又緊迫，嗣於一七九二年再締定恰克圖條約之新補充條款。

第二十三號函件所叙述之阿穆爾薩昂爲準噶爾各王之一，約於一七五六年避免中國軍隊之緝捕逃往俄國。中國堅持並迭次要求交還。阿氏旋因天然痘症死於托勃里斯克地方。俄國傳述，謂中國方面迄未安心，甚至已將阿氏屍體運至色楞金斯克並已使要求交付屍體之中國人等驗看。關於阿氏之事件，乃中國軍隊出征準噶爾時期之一段事故。中國對於準噶爾之軍事行動，約於一六八八年開始，當時準噶爾正在嘎勒丹指揮之下侵犯喀爾喀。嘎勒丹於一六九七年經康熙皇帝破滅。嘎勒丹之繼嗣人等，忽而自認爲中國之臣服，忽而開始反抗中國之軍事行動。當一七五八年乾隆皇帝在位之時，準噶爾始完全歸入中國之版圖。中國方面對於準噶爾之此種征伐，曾並行幾種之『外交的準備』。例如，一七一二年曾有中國欽使圖理琛取道俄境往謁居住裏海北岸之卡勒莫克王阿尤克汗。表面上此爲對於阿尤克汗之答聘，蓋阿尤克汗乃當時準噶爾各王之敵對者，曾派使節前來北京向中國皇帝表示尊敬及敦睦之意。至於實質上，則圖理琛使節所具有之任務，乃因出征準噶爾之故，欲與西方卡勒莫克民族聯結更密切之關係。此外，派遣圖理琛之時，康熙曾與以訓令，如俄皇表示願意接待，亦往俄京一行。似係康熙甚欲乘此機會向俄皇派遣初次之使節：圖理

琛之記載中，曾詳敘康熙關於此事之口諭。圖氏確曾來至托勃里斯克，並向當地省長嘎嘎林王爵說明此意。嘎氏請示彼得皇帝。彼得當時正在瑞典國界出征之中，並『以歉惜之意』拒絕圖理琛前往彼得堡之提議，依據彼未曾持有中國皇帝對俄皇名義之國書，作爲理由。雖然如此，而此取道俄國通行之中國初次正式使節，遵照俄皇之命令，曾處處受得殷勤之待遇及敬禮。「註十」

中國派往俄國之初次使節，於一七三一年至一七三三年始告成功。雍正皇帝曾派遣托時爲使臣，目的在於中國對準噶爾之軍事動作中，得到俄國方面之中立。表面上該使任務聲明爲欲祝賀俄皇彼得第二之即位。此次使節於中國交涉史上總爲初次，不僅對於俄國，即一般而言對於當代之歐洲各地亦同。使節行抵彼得堡之時，得悉在帝位者非爲彼得第二，已爲其繼位之女皇安娜約翰諾娜矣。因此立即派遣二次使節以便祝賀新即位之女皇。此次使節仍以托時爲領袖，彼遂進行關於準噶爾人之談判。關於彼之談判及提議，第二十三號文件內即述及之：據俄國樞密院之此項函件，可見托時曾用盡種種方法求得對於中國與準噶爾戰爭之中立及不干涉，甚至允許土地的報償。談判似係無大成效。中國之征服準噶爾，發生許多之邊界糾紛事件，因準噶爾人改入俄籍之爭端所引起者。第二十三號函件即爲此種爭端之留影，內中潛藏兩國於中央亞細亞此種地域之領土上的

「註十」 中國使臣往謁卡勒莫克王阿尤克汗旅行記(圖理琛著)，列昂其耶夫自滿文譯俄，聖彼得堡，一七八二年。

希圖。各該地域內各種族嗣後迭起反抗中國之叛亂，其結果使各項領土上之爭議，直至十九世紀中葉以後始得解決，中國之國界即依對俄協定劃定現今新疆之國界，而將伊犂區域之西部讓與俄國。

此函之中，更提及一個問題——烏梁海人之問題，係因中國要求將越入俄境之人交出。函內關於烏梁海人之部分之內容，足以給與一種事情之新確證，即布爾及恰克圖兩約締定以後之當時，俄國政府完全未爲任何之嘗試，爭論中國對於烏梁海之領土權，依照條約已經認爲無爭之權利：此函僅言不願交出已經改入俄籍之烏梁海人。關於所謂依照條約烏梁海不屬中國而屬俄國之問題，乃係歷時極久始行提起。尤爲二十世紀當歐戰前之時期，俄國國內曾發生許多企圖證明此種意見之言論，且多次企圖即將此種意見根據於布爾及恰克圖兩條約。此種論據之嚴正性如何，由當時俄國外交總長薩宗諾甫只得認爲法律上無根據之情形「註十一」可以見之。有些人等於烏梁海問題之中，不尋求任何之法律根據，而直云俄國有奪取此豐富區域之必要，以下列之議論，申明此種必要之理由，其行爲較爲簡單及直白多多矣，例如曾謂：『中俄國界全部幾千俄里延長之中，其烏梁海之一段最爲薄弱，防衛最少，中國方面似已完全忘記。烏梁海確係中俄邊疆最少抵抗之一點，此一弱點之後方有整個之一大省區。烏梁海容許

「註十一」 一九一二年二月十五日，俄國外交總長奏摺，見一九二六年『紅檔』特刊第五卷第九六——九七頁。

俄國政府以最少之費力，「註十二」得最大之成效』—只有用此理由能以解釋俄國方面何以力求烏梁海，絕非以任何法律之根據，此於所考據之函件中可得多一次之確證者也。一九三六年，北平，劉澤榮。

「註十二」 羅傑維赤著『烏梁海概要』，一九一三年。朔伊熱洛夫著『土瓦人民共和國』，一九三〇年，第二三頁。

ВВЕДЕНИЕ.

Из архивного материала на русском языке, найденного в бывшем Пекинском императорском дворце (ныне Бейпинский дворцовый музей) и содержащего в себе целый ряд рукописей, как подлинников, так и копий, в настоящем издании печатаются с переводом на китайский язык только те документы, которые сохранились в оригиналах. Это собрание двадцати трех писем или «листов», адресованных российскими учреждениями на имя китайских, за период времени с 1670 по 1757 год, представляют собой собрание случайное и неполное. Однако, несмотря на случайность и неполноту собрания, издаваемые документы, относящиеся к одному из наиболее ранних и интересных периодов китайско-русских дипломатических сношений, представляют собой несомненный интерес для лиц, изучающих историю этих сношений, как подлинный архивный материал.

При ознакомлении с издаваемыми документами интересно вспомнить в основных моментах историю дипломатических отношений между двумя странами того времени, когда данные «листы» писались.

Такими основными моментами можно считать следующие:

1582 г. — Решение Московского правительства послать в сибирские города к воеводам велеть обследовать реку Обь, а также проведать, «где Китайское государство и как богато, есть ли чего добиваться». Это было первой попыткой со стороны России получить точные сведения про Китай.*)

Дата эта не верна. Следует 1618 — посольство И. Петлина

*) В. Бартольд. История изучения востока в Европе и России, изд. II. Ленинград, 1925, стр. 187

Государств. публичная историческая библиотека
539732

1604 г.— Начало завоевания Россией киргизов и калмыков, плативших дань монгольским ханам.

1618 г.— Прибытие посланного из Сибири казака Ивана Петлина в Пекин. Согласно русским источникам, он вернулся в Россию с письмом от императора Ван-Ли, первым письмом из Китая, с выражением согласия на начало торговых сношений. Однако письмо это несколько десятков лет оставалось непрочтенным, т. к. в Москве не оказалось лиц, знавших китайский язык. Некоторые исследователи сомневаются в подлинности этого письма.*)

1621 г.— Наступление калмыков на русские области в Западной Сибири, послужившее толчком, побудившим русское правительство путем установления договорных отношений с соседями защитить свои сибирские владения. К этому времени относится начало посольских отношений между Россией и Чжунгарией, тогда еще самостоятельной.

1630 г.— Начало столкновений русских с бурятами, закончившихся окончательным покорением последних в 1654 г.

1632-1635 г. Подчинение русскими тунгусов.

---

*) а) Х. Трусевич. Посольские и торговые сношения России с Китаем. Москва, 1882, стр. 6

б) 張星烺著 中西交通史料匯編 第二册

1643-1645 г. Походы Пояркова в Даурию и на Амур вплоть до устья этой реки. Русские доходят до Тихого океана. Начало непосредственных столкновений между Россией и Китаем из-за Амурских областей.

1654 г.— Прибытие первого русского посольства Байкова в Пекин для мирного урегулирования пограничных вопросов и для создания постоянных торговых связей с Китаем. Посольство результатов не имело.

1658 г.— Прибытие русского посольства Аблина и Перфильева в Пекин. Китайский император подарки из России принял, послал в свою очередь подарки царю и ответил «листом». Политических результатов посольство не имело.

1675 г.— Прибытие русского посольства Спафария в Пекин, основными задачами которого также были: урегулирование пограничных вопросов и создание постоянных торговых связей с Китаем. Спафарий был принят императором Кан-Си. В ответ на вопросы, возбужденные Спафарием, со стороны Китая был предъявлен также ряд требований. Посольство результатов не имело.

1685 г.— Взятие Албазина китайским войском.

1689 г.— Заключение Нерчинского договора, первого договора между Китаем и Россией. Главные пункты договора: устанавливается граница между двумя государствами [по рекам Горбице и Аргуни];

прежние ссоры предать забвению, а будущих перебежчиков выдавать; подданные двух стран покупают друг у друга свободно.

1692 г. — Прибытие в Пекин русского посланика Избранда Идеса.

1713 г.— Проезд через Россию к калмыцкому хану Аюка-Хану китайского посла Тулишена. Это был первый китайский правительственный чиновник, совершивший путешествие по России.

1720 г.— Прибытие чрезвычайного посланника от императора Петра I Льва Измайлова в Пекин с заданиями: установить новые основания для русско-китайской торговли, добиться назначения консульских представителей в обеих странах и др. Посольство было принято хорошо, но цели его не были достигнуты.

1725 г.— Прибытие чрезвычайного посланника от императрицы Екатерины I графа Саввы Рагузинского в Пекин с теми же заданиями, которые были даны Льву Измайлова, и кроме того для урегулирования вопроса об установлении по требованию Китая границ между Монголией и русскими владениями. В результате было решено установить границу на месте.

1727 г.— Заключение Буринского и Кяхтинского трактатов. Основными пунктами этих договоров были: граница между Китаем и Россией установлена в западном направлении от реки Аргуни через

Кяхту, уточнение границ на принципе: "каждый владеет тем, чем владеет теперь"; для торгов назначаются три пункта: Цурунхайту, Кяхта и Нерчинск; торговля должна быть свободной, въезд в Пекин русских купцов разрешался в количестве 200 человек в течение каждых трех лет без пошлин; в Пекине разрешалось иметь дом для посольства и построить русскую церковь; разрешалось русским послать 6 учеников в Пекин для изучения китайского языка; перебежчиков выдавать; грабителей и воров на границе наказывать; китайско-русскими делами ведают: с китайской стороны китайский трибунал, с русской стороны русский сенат. Кяхтинский договор, установивший границы и основания для регулярной торговли, а также санкционировавший пребывание постоянного русского посольства в Пекине, просуществовал почти без изменений до кульджинского договора 1851 г. [Дополнения к Кяхтинскому договору были установлены в 1768 г. и в 1792 г.].

1731-1733 г.г.—Первое китайское посольство в Москву во главе с Тоши. Целью посольства было добиться сохранения нейтралитета Россией в походе Китая на Чжунгарию.

1768 и 1792 г. Дополнения к Кяхтинскому договору.

Таковы были основные моменты в истории сношений между Китаем и Россией в эту начальную эпоху, эпоху первого знаком-

ства, первых договоров и в то же время эпоху длительных конфликтов—от мелких пограничных споров до военных столкновений. Россия в своем безостановочном продвижении на Восток и вглубь Азиатского материка в то время впервые столкнулась лицом к лицу с Китайским государством, которое в этом продвижении русских увидело как непосредственную опасность для своих границ, так и угрозу для своего политического влияния среди вассальных народов. Это было начальным фактором, породившим первое столкновение между двумя странами. Это столкновение из-за границ и «ясачных людей» было ликвидировано Нерчинским договором. Однако ни этот договор ни последующий, Кяхтинский, не достигли тех «охранительных» целей, которых так добивался Китай: стремления России были характера активного и кроме того заключали в себе еще один элемент — элемент экономический: Россия добивалась прочных и регулярных торговых связей. Но в этом вопросе Россия столкнулась с полным равнодушием и «инертностью» со стороны Китая. Пекинскому правительству были чужды и подозрительны эти тенденции. Оно ограничивалось заключением в необходимые моменты необходимых договоров, в которых всякий пункт по вопросам торговым как бы считался вынужденной уступкой взамен пунктов, обеспечивавших спокойствие на границах. В результате эти первые договоры, совершенно равноправные, ни для одной из сторон не обидные, но по существу отражавшие активные тенденции одной стороны и стремление к пассивной обороне другой, очень мало уберегли от взаимных споров, претензий и неудовольствий с обеих сторон.

При ближайшем ознакомлении с историей китайско-русских

отношений данной эпохи, можно усмотреть, что история эта содержит в себе три периода:

1) Период до Нерчинского договора (до 1689 года)—период первых попыток со стороны России узнать что-либо положительное про Китай, «есть ли чего добиваться», период первого соприкосновения, взаимной настороженности, первых столкновений вплоть до военных действий.

2) Период от Нерчинского договора до Кяхтинского договора (1689-1727)—период первых торговых сношений русских купцов с Китаем, период взаимного неудовольствия и обоюдной неудовлетворенности договором, стремления России расширить рамки договора в вопросах относящихся к дипломатическому представительству и к торговле.

3) Период от Кяхтинского договора до середины XVIII века—период начала регулярной торговли, начала постоянных дипломатических сношений и в то же время период бесконечных конфликтов на почве торговых и пограничных дел.

Среди издаваемых документов имеются документы, относящиеся ко всем этим трем периодам. Они распределяются таким образом:

К первому периоду — относится один документ (1670 г.)—наказ людям, посланным в Китай (№ 1);

Ко второму периоду — 18 документов, (1695—1720 г.) из которых: 3 документа (№№ 17,18,19) относятся к посольским делам,

9 документов (№№ 3,4,5,7,8,12,13,14,16) относятся к делам торговым,

6 документов (№№ 2,6,9,10,11,15) относятся к пограничным делам;

К третьему периоду — 4 документа, (1752-1757 г.) из которых:

1 документ (№ 20) чисто формального характера,

3 документа (№№ 21,22,23) относятся к пограничным делам.

Из этих документов наиболее интересными с точки зрения характерных особенностей каждого из трех периодов являются следующие:

Документ № 1

Этот документ, единственный в данном собрании документ первого «донерчинского» периода, представляет собой наказ, данный нерчинским воеводою и начальником всей Даурии Даниловичем Аршинским в 1670 году, при царе Алексее Михайловиче, служилым людям Игнатию Милованову и другим, коих воевода послал ехать на Шингал реку (р. Сунгари) к «богдойскому хану». Содержащееся в этом наказе поручение склонить Китай «учиниться под его царского величества высокою рукою», кажущееся весьма странным в тот период времени, когда уже нельзя было говорить о полном незнании Китая, тем более со стороны воеводы Аршинского, находившегося непосредственно на границе и знавшего о результатах посольств Байкова и Аблина, о которых он упоминает в том же наказе, объясняется следующими обстоятельствами:

В 1667 году тунгусский князь Гантимур, занимавший в Китае высокую военную должность, бежал из Китая в русские пределы со своими детьми, братьями и улусными людьми. Китай-

ское правительство и пограничные власти неоднократно обращались к русским властям с просьбой о возвращении Гантимура, но безрезультатно. К вопросу о Гантимуре в Пекине относились очень серьезно,—этот вопрос долго был предметом настойчивых требований со стороны Китая во время переговоров с русскими. В 1670 году, как доносил тогда Аршинский в Москву, приходили в Нерчинск несколько человек китайцев, под видом торговцев, и принесли письмо, в котором со стороны Китая было выражено предложение «начать дружбу и любовь» и просьба прислать посла для переговоров, главным образом о Гантимуре. Посылка воеводою Аршинским Милованова с товарищами и является результатом этого письма. Повидимому это письмо и успешное в те годы продвижение русских на Амуре дали русскому воеводе повод к тому, чтобы говорить о склонении китайского императора под «высокую руку царя». Это предложение имело результатом то, что в Китае Милованова продержали взаперти под караулом две недели и затем отправили обратно с китайским чиновником, который отвез в Нерчинск новое письмо о Гантимуре и разные вещи в подарок царю. Так закончилась миссия Милованова.*) Что касается вопроса о Гантимуре, то он потом возбуждался еще неоднократно и перед Спафарием и перед другими русскими, приезжавшими в Пекин, и только после заключения Нерчинского договора вопрос о нем считался исчерпанным формулой: «прежние перебежчики пусть остаются там, где они теперь живут». Гантимур остался в России.

---

*) Х. Трусевич, стр. 22

Документ № 4.

Это письмо, сохранившееся ныне только в латинском его переводе, интерезно тем, что оно сообщает о посылке в Китай каравана во главе с комиссаром Лангусовым, т.е. каравана, который по свидетельству русских источников был первым русским казенным караваном, посланным в Китай после Нерчинского договора. Караванная торговля, таким образом начавшаяся, была разрешева пекинским правительством по ходатайству русского посланника Избранд-Идеса, приезжавшего в Пекин в 1692 г. Этот караван прибыл в Китай в 1699 г. Интересны объекты тогдашней караванной торговли: русские привозили в Китай пушной товар, который в изобилии собирался у «ясачных» людей, затем серебро в иностранных монетах и изделиях. Взамен этого они вывозили из Китая золото, серебро в слитках, фарфор, драгоценные камни, чай, шолк. посуду и др. Каждый караван, во главе которого был комиссар, сопровождался большим числом людей, которые в Пекине содержались на счет китайского правительства. Караванная торговля была для русской казны весьма прибыльна: русские источники свидетельствуют, что в те времена на русские товары стоимостью в 1000 руб. в Пекине можно было наменять товаров, которые можно было в Москве продать за 6000 руб. Такая караванная торговля продолжалась около 60 лет (1699-1755). Одновременно была также торговля и частных русских купцов, но они большей частью приезжали с товарами не в Пекин, а в города Манчжурии и Монголии.*)

---

*) А. Корсак. Историко-статистическое обозрение торговых сношений России с Китаем. Казань, 1857, стр. 20-23

Документ № 13.

Этот документ содержит в себе с формальной стороны нечто новое—впервые со стороны русского правительства в отношении китайского императора применен титул «Величества». До этого употреблялся титул «Высочества».

Документы № № 17,18,19

Эти три документа относятся к посольству Льва Измайлова, посланного Петром Великим в Китай. Хотя это посольство не имело тех результатов, которые ожидались от него со стороны России, но оно является одним из наиболее серьезных и интересных посольств России в Китае с самого начала дипломатических сношений между двумя странами. Наказ Измайлову от Петра был следующий: 1) обнадежив китайское правительство дружбой с Россией, установить совершенно новые основания для русско-китайской торговли, 2) добиться взаимного назначения консулов, 3) получить разрешение на постройку в Пекине русской церкви и на покупку двора для торговли и хранения товаров. Петр снабдил Измайлова грамотой на имя китайского императора с собственноручной подписью и наказал подчиниться всем обычаям страны.*) Измайлов выехал из России в 1719 году вместе со шведом Ланге, которого он потом оставил в Китае в качестве агента, и с известным путешественником англичанином Белем, который впоследствии издал очень интересное описание этого путешествия.**) Прибыл Измайлов в ноябре 1720 года. Встречен

*) В. П. Саввин. Взаимоотношения царской России и СССР с Китаем. Москва, 1930, стр. 30

**) Белевы Путешествия через Россию в разные азиатские страны. СПБ. 1776.

он был с большим почетом. Император Кан-Си принял его очень ласково, несколько раз звал его на обеды и для частной беседы, ходил с ним на охоту. Согласно записи Измайлова, однажды Канси сказал ему: «Я скажу тебе два слова, и ты ничего не ответствуй, а имей оные в памяти, для донесения своему Государю. Первое: твой государь такой великий и славный монарх, и владение имеющий великое, ходит против неприятеля на кораблях своею высокою особою. Море махина великая; бывают на оном волны сильные, а от того страх не малый, почему изволил бы здоровье свое хранить. У него воины добрые и слуги верные, —есть кого посылать, а самому должно оставаться в покое. Второе: хотя со стороны российской уходят сюда по 20 и 30 человек, так же как и из Китая в Россию, но от таких бездельников дружба наша никогда не изменится; ибо я всегда желаю содержать с Его Величеством мир нерушимый. Да и за что нам ссориться. Российское государство холодное и дальнее; еслиб я рассудил послать туда свои войска, то все они погибнут; а хотя б чем и завладеть мог, какая была бы мне прибыль. Также и Российский государь если вышлет против меня свои войска в сторону жаркую, к чему не привыкли люди ваши, то разве для того только, чтоб они напрасно умирали. Какую пользу принесут нам завоевания: в обоих государствах земли множество.» —*)

Несмотря на ласковый прием, оказанный Измайлову и дружеские речи Кан-Си, русскому посольству не удалось достичь

---

*) а) Иркутская летопись (Летописи Пежемского и Кротова) Иркутск, 1911, стр. 19.

б) Ф.Ф. Мартенс. Россия и Китай. СПБ. 1881, стр. 19

своих целей. Вопросы о торговле, главным образом интересовавшие русских, китайскую сторону совершенно не интересовали; китайские представители говорили: «русские товары нам не нужны, торговлею у нас занимаются только убогие люди и слуги; провожатые для вас стоят нам очень дорого» и т.д. С своей стороны китайское правительство интересовалось вопросами о границах и перебежчиках: «русские давно приманивают надеждой установить границу сообразно трактатам и не принимают к тому никакого труда». Притом как раз во время пребывания Измайлова в Пекине 700 монголов перебежали из Китая в Россию, и переговоры с Измайловым были прекращены.*) Китайское правительство заявило, что до тех пор не дадут ответа на предложения русского царя, пока не выдадут перебежчиков и не установят точных границ между двумя империями. Не добившись результатов, Измайлов выехал из Пекина в марте 1721 г., оставив агентом Ланге, который уже в 1722 г. был вынужден покинуть пределы Китая.

Документы №№ 21,22,23

Из четырех документов, относящихся к периоду после заключения Кяхтинского договора, последние три письма, содержанием которых служат требования или ответы на требования по поводу пограничных инцидентов, вызванных побегами, убийствами, угонами скота, случаями перехода воинскими отрядами границ, перехода людей одной стороны в подданство другой и т.п., полностью отражают ту напряженную атмосферу, которая на долгие годы воцарилась на китайско-русской границе вскоре после заключения Кяхтинского договора. Этот договор, заключения которого

*) Х. Трусевич, стр. 36-37

добивались долгое время обе стороны-русская сторона ради урегулирования торговли, а китайская сторона ради уточнения границ и прекращения пограничных инцидентов, в жизни не оправдал надежд ни одной из сторон. Пограничные инциденты не прекращались, а наоборот увеличились вследствие более тесного соприкосновения между китайскими и русскими подданными после открытия торга в Кяхте и других пунктах. Инциденты вызывали еще большую, чем прежде взаимную неприязнь; из-за них торг постоянно прерывался. Атмосфера сгущалась настолько, что приблизительно около 1760 года появилась угроза войны: китайские войска стояли на Иртыше близ русской границы; в Бухарии, Чжунгарии, в разных пограничных крепостях были размещены китайские воинские силы, а Россия с своей стороны также мало по малу стягивала к китайской границе свои войска и принимала другие меры: в секретном указе императрицы Екатерины II от 1763 г. было дано распоряжение пограничным властям, в виду подготовки военных действий из Нерчинска на Амур, войти в контакт с афганским ханом Агаметцою, который намеревался в те времена в союзе с Джаркентцами и Кашгарцами итти войной на Китай, чтобы освободить Чжунгарию и другие средне-азиатские области. Кроме того русское правительство начало подкупать монгольских князей.*) Несмотря на всю напряженность атмосферы, война не была начата. Успокоение наступило лишь в 1768 г. после заключения первых дополнительных статей к кяхтинскому договору. После семилетнего мира вновь отношения стали обостряться, и в 1792 г. было подписано новое дополнение к кяхтинскому договору.

*) Х. Трусевич, стр. 58-59

Упоминаемый в письме № 23 Амурсанан был одним из Чжунгарских («зенгорских») князей, который около 1756 г. бежал от преследования китайских войск в Россию. Китай настоятельно и неоднократно требовал его возвращения. Вскоре Амурсанан умер от оспы в Тобольске. Русские источники передают, что китайская сторона не успокоилась даже тогда, когда тело Амурсана было перевезено в Селенгинск и показано китайцам, которые требовали выдачи мертвого тела. Дело об Амурсанане—один из эпизодов за время похода китайских войск на Чжунгарию. Военные действия Китая против Чжунгарии начались приблизительно в 1688 г., когда последняя под предводительством Галдана напала на Халху. Галдан был разбит императором Кан-Си в 1697 г. Преемники Галдана то признавали себя вассалами Китая, то начинали против него военные действия. Только при императоре Цянь-Лун в 1758 г. Чжунгария окончательно вошла в состав Китайской империи. Эти походы на Чжунгарию со стороны Китая сопровождались некоторой «дипломатической подготовкой». Так, в 1712 году через Россию проследовало китайское посольство во главе с Тулишеном к Аюка-Хану, князю калмыков, живших на северном берегу Каспийского моря. Официально это был ответный визит Аюке, который, будучи противником тогдашних чжунгарских князей, посылал посольства в Пекин для выражения своего уважения и дружеских чувств китайскому императору. В действительности же миссия Тулишена имела задачей завязать более тесные отношения с западными калмыками в связи с походом на Чжунгарию. Кроме этого, посылая Тулишена, Кан-Си дал ему инструкцию ехать также и в Российскую столицу, если только русский царь выразит желание его принять. Повидимому

Канси очень хотел, воспользовавшись этим случаем, послать первое посольство к русскому царю: в записках Тулишена подробно приведена устная инструкция Кан-Си по этому поводу. Действительно, Тулишен, приехав в Тобольск, говорил об этом тамошнему губернатору князю Гагарину. Последний запрашивал Петра. Петр тогда был в походе на Шведской границе и «с сожалением» отклонил предложение о поездке Тулишена в Петербург, ссылаясь на то, что у того не было грамоты от китайского императора на имя царя. Несмотря на это, эта первая официальная миссия Китая, проехавшая через Россию, встречала по распоряжению царя всюду самое любезное отношение и почет.*)

Первым посольством Китая в Россию состоялось только в 1731-1733 г. г.: император Юн-Чжен послал посольство во главе с Тоши с целью добиться нейтралитета со стороны России в военных действиях Китая против Чжунгарии. Внешним же образом посольство объяснялось желанием поздравить русского императора Петра II с восшествием на престол.

Во всяком случае это посольство было первым в истории дипломатических сношений Китая не только с Россией, но и вообще с современными европейскими странами. Когда посольство прибыло в Петербург, то оказалось, что вместо Петра II на престоле была уже его преемница, Анна Иоанновна. Поэтому тотчас же было послано второе посольство для поздравления новой императрицы. Во главе этого посольства также стоял Тоши, который и вел переговоры о чжунгарцах. Относительно его переговоров и

*) «Путешествие китайского посланника к калмыцкому Аюка-Хану». Перевел с манчжурского А. Леонтьев. СПБ. 1782.

предложений и говорится в документе № 23: согласно этому письму русского сената, Тоши, ведя переговоры, всячески добивался нейтралитета и невмешательства в войну между Китаем и Чжунгарией, идя на обещание даже территориальных компенсаций. Переговоры, повидимому, определенных результатов не дали. При завоевании Китаем Чжунгарии часто возникали инциденты и споры из-за перехода чжунгаров в подданство России. Письмо № 23 является отражением этих споров, за которыми скрываются территориальные притязания обеих сторон в этих областях центральной Азии. Последующие восстания разных племен против Китая в этих областях были причиной тому, что территориальный спор был разрешен только после середины XIX века, когда границы Китая определились по соглашению с Россией нынешними границами Синцзяна, а России была уступлена западная часть Илийской области. 1864

В этом письме затронут еще один вопрос – вопрос об урянхайцах, в связи с требованием Китая выдать тех из них, которые перешли в русские пределы. Содержание письма в части, относящейся к урянхайцам, дает новое подтверждение того обстоятельства, что в те времена, после заключения Буринского и Кяхтинского трактатов, русское правительство совершенно не делало никаких попыток оспаривать территориальные права Китая на Урянхай, которые по договорам признавались бесспорными: в этом письме говорится лишь о нежелании выдать тех из урянхайцев, которые перешли в русское подданство. Вопрос о том, что якобы по договорам Урянхай принадлежит не Китаю, а России, был возбужден долго спустя. В особенности много появилось в России голосов, пытавшихся доказать правильность этого взгляда, в

XX веке, перед самой европейской войной, причем было много попыток базировать этот взгляд именно на Буринском и Кяхтинском трактатах. Насколько эти доказательства были серьезны, можно видеть из того, что тогдашний русский министр иностранных дел Сазонов вынужден был признать их юридическую необоснованность.*) Гораздо проще и откровеннее поступали те, кто в урянхайском вопросе не искали никаких юридических обоснований, а просто говорили про необходимость для России захватить этот богатый край, мотивируя эту необходимость такими, например, рассуждениями: «Среди всего многотысячеверстного протяжения русско-китайской границы Урянхайский участок ее является участком наиболее слабым, наименее охраняемым и как бы вполне забытым с китайской стороны. Урянхай есть поистине точка наименьшего сопротивления русско-китайской периферии, и за этой слабой точкой лежит целая большая провинция. Урянхай обещает русскому правительству наибольший успех с наименьшей затратой сил».**) Только такими соображениями можно было объяснить притязания России на Урянхай, а никак не юридическими данными. Это лишний раз подтверждается рассматриваемым письмом.

Лю Цзе-Жун

Бейпин, 1936 г.

---

*) Всепод. доклад министра иностранных дел 15 фев. 1912 г. «Красный архив», 1926 г. т. У (XVIII), стр. 96-97

**) В. Родзевич. «Очерки Урянхайского края», 1913 г. Цитировано по книге С. А. Шойжелова «Тувинская народная республика», Москва, 1930, стр. 23.

康乾俄國來文原檔目錄表

編號	文別	發文者	收文者	事由	年月日	備考
一	密諭	發 維赤令將軍阿爾興斯基頒 俄皇阿列克歇伊密哈依洛	長伊格那特等 俄尼布楚哥薩克人排	保護並解釋雅克薩城事件由 諭令勸說中國皇帝歸依俄皇	卽清康熙九年 一六七〇年四月十三日	
二	公函	夫 克省長阿弗那歇伊薩威洛 俄國內廷大臣兼伊爾庫次	圖 清內廷貴族大臣索額	俄人委派專使交涉由 函達蒙人越界刼奪畜羣殺死	卽清康熙三十四年 一六九五年四月	
三	仝上	威洛夫 俄內廷大臣兼省長安頓薩	仝 上	中國貿易請照約辦理由 函達由莫斯科派遣商人前往	卽清康熙三十四年 一六九五年八月二日	
四	仝上	鄂勃連斯基 俄內廷大臣兼總督列波寧	仝 上	由 郎古索福前往中國北京貿易 函達由莫斯科派遣商務委員	卽清康熙三十六年 一六九七年二月	拉丁文恢復 文俄文係由 原件係拉丁
五	仝上	秘書長安德雷委尼尤斯 莫斯科西比利亞事務衙門	仝 上	中國北京貿易請優待由 函達奉俄皇諭旨派遣商幫至	卽清康熙三十八年 一六九九年二月十一日	

十一	十	九	八	七	六
仝上	仝上	仝上	仝上	仝上	仝上
仝	仝	仝	什金	仝	世金
上	上	上	俄尼布楚將軍彼得穆新普	上	俄尼布楚將軍密哈伊勒石
仝	仝	各貴族近侍大臣 清管理蒙古事務衙門	清各貴族近侍大臣	仝	黑龍江將軍薩納海
上	上	件由 及從未扣留發往莫斯科之函 函覆通古斯人被殺實只一人	由 稅關長官到任及徵收什一稅 嫩江通行並通知尼布楚新任 函覆俄商奉旨統應由尼布楚	上 由 江守候請轉函北京准予入境 函達由莫斯科派遣商隊在嫩	屬人等已飭屬查緝由 函覆對於逃民謝連科及其家
宜懲處由 堯多爾弟兄並無藏匿之事不 圖克已經緝獲交付俄貴族弗 函覆逃民謝連圖克及科爾臣	仝	仝	仝	仝	仝
夫等現在蒙境請緝捕交付由 函達俄國逃商彼得貝登奇託	仝	仝	世金	仝	仝
上	上	上	上	上	上
仝	仝	仝	仝	仝	仝
上	上	即清康熙四十五年 一七〇六年八月十八日	即清康熙四十四年 一日 一七〇五年十二月三十	即清康熙四十二年 一七〇三年七月十七日	即清康熙四十二年 一七〇三年七月十五日

十七	十六	十五	十四	十三	十二
仝上	仝上	仝上	仝上	仝上	仝上
克歇伊赤爾卡斯基 俄西比利亞省長王爵阿列林	俄西比利亞省長王爵嘎嘎林	查諾甫 俄尼布楚將軍弗堯多爾卡	維依嘎嘎林 俄西比利亞省長王爵瑪特	嘎林 利亞省長王爵瑪特維依嘎 俄莫斯科衙戍司令兼西比	仝 上
清各國務大臣	清駐邊疆辦事大員	臣索額圖 清各國務大臣貴族大	清各國務大臣	臣 清各國務大臣近侍大	仝 上
將俄商放行入境由 爲舉動定加懲處請仍舊照約 函達俄商在中國境內所有妄	約放行由 帶同商幫前往北京貿易請照 函達派貴族斯切凡鄂熱果夫	人逃入蒙境函請查緝交回由 俄國哥薩克首領所用奴僕二	勒闊夫帶回由 請予追索交葛利郭里鄂斯科 函達中國方面欠付俄商欵額	待並照約保護由 斯科勒闊夫辦理商務請予接 函達奉旨派貴族葛利郭里鄂	俄皇諭旨由 闊夫前往中國貿易確係遵奉 函達俄商葛利郭里鄂斯科勒
即清康熙五十九年 七二〇年一月九日	即清康熙五十五年 一七一六年五月一日	即清康熙五十二年 一七一三年十月八日	即清康熙五十二年 一七一三年五月十五日	即清康熙五十年 一七一一年三月一日	仝 上
			仝 上	附拉丁文	

二三	二二	二一	二〇	十九	十八
仝上	仝上	仝上	仝上	仝上	仝上
仝 上	仝 上	仝 上	俄樞密院各大臣	仝 上	洛夫 俄特命欽使到福伊茲瑪依
	清各國務大臣	藩事務大臣	清各國務大臣總理外	蒙古土謝圖汗	仝 上
件由 函覆準噶爾及烏梁海逃犯事	已飭屬緝捕交付由 函覆蒙人臣恭扎布逃入俄境	魯海圖卡倫由 員秉公查辦賠償並請添設粗 蒙人越界奪去馬四牛羊請派	義中謝已經閱悉由 更換新印及對交還華人吳世 函覆理藩院廢止舊滿文印信	仝 上	楞金斯克請接待由 函知奉俄皇派充欽使行抵色
即清乾隆二十二年 一七五七年五月二十日	即清乾隆二十三年 一七五七年四月十七日	仝 上	即清乾隆十七年 一七五二年三月十九日	仝 上	即清康熙五十九年 一七二〇年六月四日
		仝 上	附拉丁文		

ОГЛАВЛЕНИЕ

ПРЕДИСЛОВИЕ Шен Цзянь-Ши

ПРЕДИСЛОВИЕ Ван Чжи-Сян

ВВЕДЕНИЕ Лю Цзе-Жун

ФАКСИМИЛЕ ДОКУМЕНТОВ (№№ 1—23)

РУССКИЙ ТЕКСТ ДОКУМЕНТОВ:

Документ № 1

Наказ Нерчинского воеводы Д. Д. Аршинского Игнатию Милованову и др. 4 апр. 1670 г.

Документ № 2

Письмо Иркутского воеводы А. Т. Савелова об угоне скота монголами. Апр. 1695 г.

Документ № 3

Письмо Нерчинского воеводы А. И. Савелова о поездке в Китай купца Лобанова. 2 авг. 1695 г.

Документ № 4

Письмо наместника Ростовского кн. И. Б. Репнина-Оболенского о поездке в Китай комиссара Лангусова. Февр. 1697 г.

Документ № 5

Письмо наместника Рославского А. Виниюса о поездке в Китай купца Бокова. 11 Фев. 1699 г.

Документ № 6

Письмо Нерчинского воеводы М. Ю. Шишкина о получении письма с просьбой о поимке беглецов. 15 июля 1703 г.

Документ № 7

Тоже о поездке в Китай купца И. Саватьева 17 июля 1703 г.

Документ № 8

Письмо Нерчинского воеводы П. С. Мусин—Пушкина о маршруте купца Саватьева. 31 дек. 1705 г.

Документ № 9

Письмо Нерчинского воеводы П. С. Мусин-Пушкина с ответом на жалобу на русских тунгусов. 18 авг. 1706 г.

Документ № 10

Тоже о поимке китайских беглых, 18 авг. 1706 г.

Документ № 11

Тоже о поимке русских беглых. 18 авг. 1706 г.

Документ № 12

Тоже о неправильных показаниях Г. Осколкова. 18 авг. 1706 г.

Документ № 13

Письмо Сибирского губернатора кн. М. Гагарина о поездке в Китай комиссара Осколкова. 1 мар. 1711 г.

Документ № 14

Тоже о задолженности русским купцам. 15 мая 1713 г.

Документ № 15

Письмо Нерчинского воеводы Качанова о поимке беглых. 8 окт. 1713 г.

Документ № 16

Письмо Сибирского губернатора кн. Гагарина о поездке в Китай дворянина Ожегова. 1 мая 1716 г.

Документ № 17

Письмо Сибирского губернатора кн. А. Черкасского о поездке в Китай русского посланника (Измайлова). 9 янв. 1720 г.

Документ № 18

Письмо посланника Льва Измайлова о приезде на границу. 4 июн. 1720 г.

Документ № 19

Тоже с просьбой переслать письмо в Пекин. 4 июня 1720 г.

Документ № 20

Письмо Русского сената о получении письма с извещением о перемене печати. 19 мар. 1752 г.

Документ № 21

Тоже с жалобой на монгольских начальников. 19 мар. 1752 г.

Документ № 22

Тоже о получении письма с просьбой поймать Ченгунджапа. 17 апр. 1757 г.

Документ № 23

Тоже с ответом на письма о выдаче Амурсанапа и беглых урянхайцев. 20 мая 1757 г.

КИТАЙСКИЙ ТЕКСТ. Перевод Ван Чжи-Сян. (Документы №№ 1—23).

第 壹 號

No. 1

第貳號

No. 2

第 叁 號

No. 3

Да присноденствующаго Отца и Пресвятаго Славимаго милостию великихъ
государей царей и великихъ князей Иоанна Алексеевича Петра Алексеевича царей
царскихъ обладателей ... государствъ великия и малыя и белыя Росиі
и царствъ и государствъ покорителей самодержцевъ оботона и ...
державцевъ ... императоровъ ... имущихъ ...
государствъ Московскихъ Киевскихъ Владимерскихъ Новгородскихъ Казанскихъ Астра-
ханскихъ Сибирскихъ Псковскихъ Смоленскихъ Тверскихъ Югорскихъ Пермскихъ Вятцкихъ
Болгарскихъ и иныхъ государей и великихъ князей Новагорода Низовские земли
Черниговскихъ Рязанскихъ Ростовскихъ Ярославскихъ Белоозерскихъ Удорскихъ Обдорскихъ
Кондийскихъ государей Иверские земли Карталинскихъ и Грузинскихъ царей и Кабар-
динские земли Черкаскихъ и Горскихъ князей и иныхъ многихъ государствъ подвла-
тиковъ ... побед(ителей) и повелителей ...
самодержцевъ ... ...ниемъ управителей
християнскихъ монарховъ. украшенныхъ милостию высочайшаго
царей царства ихъ царского величества столникъ и воевода
Антонъ Ивановичь Соколовъ,

Богохранимого царства думному боярину Д... надъ столь-
никами большому ... поздравление

По велению великихъ государей нашихъ, противъ мирныхъ договоровъ объявляю
... царствующаго града ... ... вашей

Ивандинов Лобанова сподаринцу с ними подорож вместе
пос[ла] ст[о]л[ни]ка ближнему боярину конюшему Пова Богдахано[ва]
д[ь]я[ч]ка против минувшего договору тому пущей [illegible]
[illegible] надобно [illegible] конюшему [illegible]
[illegible] или свободно яко [illegible]
[illegible] отпустити свободно от учин[ил]
ближнему боярину и дворецкому над столниками болшому
конюшему против минувшего договору Пова Богдахано[ва] с[ы]на
д[ь]я[ч]ка [illegible] опте [illegible]
[illegible] боярину [illegible] с [illegible]
[illegible] в [illegible]

第 肆 號（拉丁文）

No. 4

Interpretatio Literarum

Dei Gratiâ Serenissimi ac Potentissimi Magni Domini Tzaris, et Magni Ducis Petri Alexiewitz, totius Magnæ Paruæ et Albæ Rossiæ Autocratoris: nec non multorum Dominiorum et terrarum Orientalium Occidentalium, et Septemtrionalium Paterni Auitiq; Hæredis Successoris Domini, et Dominatoris: Suæ Tzareæ Maiestatis Intimus Boiarin ac locumtenens Rostouiensis Kniaz Ioannes Borisowitz Repnin Obolenski. Serenissimi Asiaticarum Kitaiensium et Sinensium Regionum Dominatoris: Bohdÿhaneæ Celsitudinis, Magni Consilii Prætorianorum Nobilium Præfecto, et interioris palatii Magno Sunguthu mittimus per hasce literas charam Salutationem. Instanti, ab Orbe condito Septies millesimo ducentesimo quinto anno, Tebruarii die. Ex mandato Magni Domini, Domini mei clementissimi Suæ Tzareæ Maiestatis cum uariis gazophÿlacii mercibus missus est ex regnante Ciuitate Mosco[illegible]a in Regnum Magni Domini tui, Suæ Bohdÿhaneæ Celsitudinis mercium director Emporialis communitatis Spiridon Langusow cum Sodalibus, qui Spiridon cûm ad confinia Chinensis Regni, in ipsamq; Residentiæ Urbem Pezin cum illis Magni Domini, Domini mei clementissimi Suæ Tzareæ Maiestatis mercibus, et cum toto Karawano peruenerit, tunc mercium directori propter communem amicitiam Magni Domini, Suæ Tzareæ Maiestatis cum Bohdÿhanea Celsitudine per intercessionem tuam, a fluuio Nauno ueredariis equis, ac Sustentatione alimentorum, omne Subsidium et Conuoi ipsis detur, in Pezino uero eidem mercium directori omnibusq; mercatoribus Rossiacæ nationis liberum exercitium mercaturæ, ac mercium uenditio, emptioq; omnium necessariorum immunis concedatur, consequenter uero et omnibus Rossiacæ nationis mercatoribus negotiatio, atq; emptio, uti præteritis annis, exhibeatur libera, nullamq; iniuriam et impetitionem in Exer-

cenda mercatura, atq impedimentum ipsis fieri permittat. quinimo, dum idem director mercium, omnesq mercatores merces suas uendent, necessariaq sibi ement, ac ad reditum præparabunt, tunc ipsis omnibus eodem modo in alimentis, atq uere dariis equis omne iuuamen secundum antiquas consuetudines aduentus et dimissionis Suæ Bareæ Maiestatis ablegatorum, ac saluus conductus, securi transitus et itinerationis gratiâ ipsis præstetur. uiceuersa autem idem subsidium Suæ Bohdijhaneæ Celsitudinis hominibus, qui in dominium Magni Domini, Domini mei clementissimi Suæ Bareæ Maiestatis quarumcunq rerum causâ missi fuerint, eadem susceptionis remuneratione recompensabitur. Scriptum in Regnante urbe Moscouia. Anno, septies millesimo ducentesimo quinto, Februarii die.

第 伍 號

No. 5

PLATE 2

Пресветлѣйшаго Азiатскихъ Китайскихъ ихинскихъ странъ обладателя, Богдыханова Высочества. Превосходителнейшему Гдну дорiантѣ, сущу Великiе думы, и Преторiанский Благородныхъ началникъ, и Внутренной полаты Великому сумгуту: Пособъявленiи моее любителнаго поздравленiя, Вашему Превосходителству симъ мой листъ дружелюбно объявляю. Въ нынешнемъ отъ созданiя мiра въ ҂ЗСЗ году въ Февралѣ мцѣ по указу великого Гдря моего Его Црского Величества, Милостивейшаго моего Гдря Цря: Посланы в Китайское Црство изъ Црствующаго Града Москвы своего Гдрского Казны купчина Григорей Тимофеевъ снъ Боковъ, да с нимъ товарыщи Григорей Осколковъ да целовалникомъ для Счета Григорей Пивоваровъ да Михайло Гусятниковъ. С такимъ Его Црского Величества изволенiемъ, что тое с ними Посланную казну [со всѣмъ караваномъ въ Гдрство Китайское мирно дошедъ] испродать, или променять на китайские товары и всякiе вещи, каковы Его Црскому Величеству Милостивейшему моему Гдрю Црю будутъ угодны. И нынѣ тотъ купчина Григорей Боковъ с товарыщи с вышепомянутою казною и со всѣмъ караваномъ на рубѣжъ Китайского Гдрства и в столный градъ Пекинъ прiѣдутъ. И тогда общие ради дружбы которая мирными договоры межъ Обоими нашими державнѣйшими Монархи учинена и утверждена, прошу: что тотъ купчина с товарыщи со всѣмъ с нимъ посланною казною и с караваномъ за предстателствомъ Вашего Превосходителства, скоро, и в самомъ Црстве в подводахъ и провожатыхъ и кормѣхъ и в протчихъ своихъ потребахъ, во всемъ приличное вспоможенiе, по прежнимъ Бжиимъ вашимъ обыкностямъ прiялъ. А в прежние Ему купчине и всѣмъ торговымъ руского народа людемъ, не принужденной, но по посолскихъ договорамъ повольной торгъ, товарамъ продажа, и свободная покупка всякихъ потребъ была позволена. Противъ того какъ и в прежнихъ лѣтехъ прiятный прiемъ и волная торговля продажа и покупка товарамъ народа руского людемъ в Китайскомъ Црстве бывала, и за обереженiемъ Вашего Превосходителства, томъ купчине и всѣмъ рускимъ купецкимъ людемъ никакихъ обидъ и в торгу ихъ помѣхи не учинилось. А потомъ какъ тотъ купчина с товарыщи, и всѣ торговые руские люди товары свои испродадутъ, и потребы свои что имъ надобно искупятъ или выменяютъ, и с китайского Гдрства к возвращенiю своему себя уготовятъ, тогда даби онъ купчина и всѣ руские купецкие люди в кормѣхъ и в подводахъ удоволство, и всякое вспоможенiе противъ прежней обыкности прiявъ отпущены были. С такими провожатыми чтобъ безопасно и свободно себѣ путь к возвращенiю своему получить могли. А взаимно Его Богдыханова высочества люди которые для какихъ дѣлъ во области Милостивейшаго моего Великого Гдря Его Црского Величества присланы будутъ, такой же ласковой прiемъ и вспомогателство прiимутъ. Писано в Црствующемъ Градѣ Москвѣ лѣта отъ созданiя Мiра ҂ЗСЗ Февраля въ АІ день.

Его Црского Величества
Сибирского Приказу думной
дiакъ и намѣстникъ Рославский
Андрей Виниюсъ.

第 陸 號

No. 6

N° 6

後漢書

Божиею милостию пресветлейшаго и державнейшаго великого государя царя и великого князя Петра Алексеевича всея Великия и Малыя и Белыя России самодержца и многих государств и земель восточных и западных и северных отчича и дедича и наследника и государя и обладателя его царского величества Сибирские земли порубежного города Нерчинска стольник и воевода Михайло Юрьев сын Шишкин

Пресветлейшаго азиатских китайских и хинских стран обладателя Богды ханова высокочестна с Амура реки Сахори тебе Сангуту Шанахаб стоварищи по объявлению любителного моего приветства здравия и желанного благополучного покоя жела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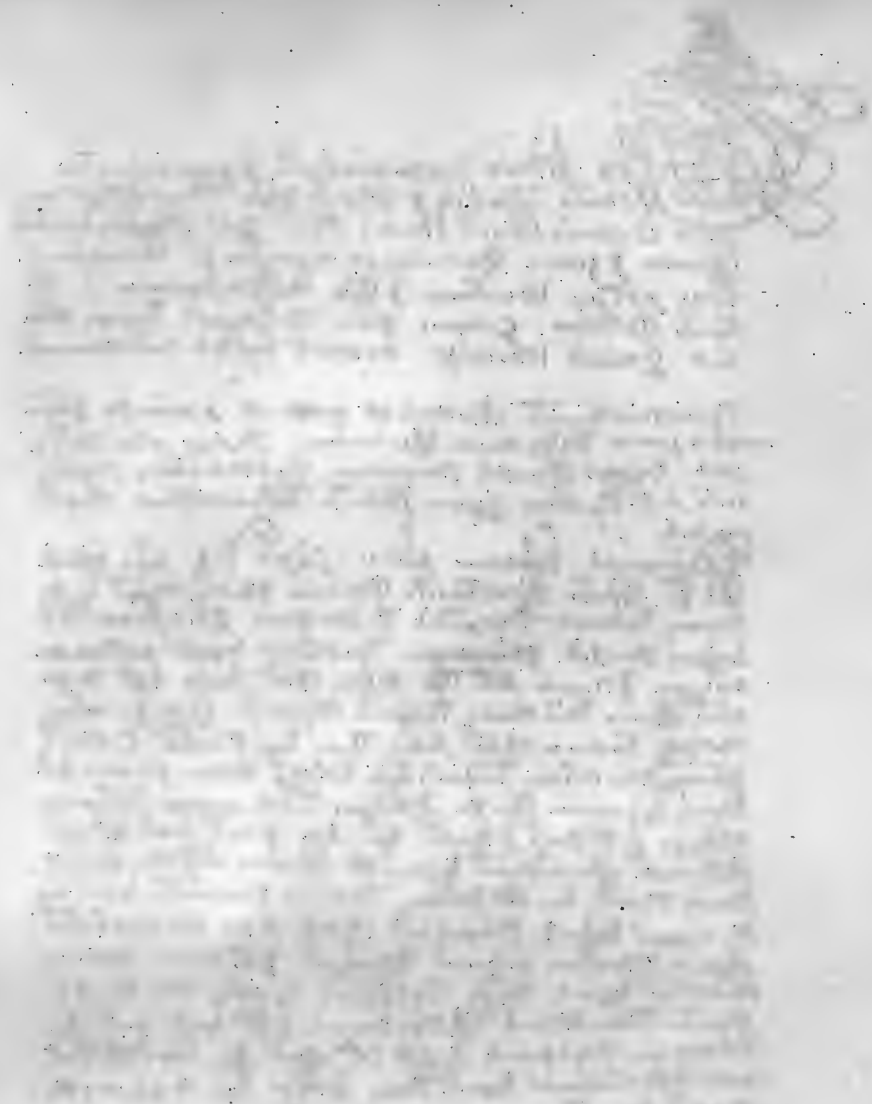
В минувшем от рождества Христова ҂АѰГ году месяца июля в 6 день царского пресветлого величества в порубежной град Нерчинск Василий Перфильев Богды ханова высокочестна от Сангурка Шанахада стоварищи присланные трех дзаргучей стоварищи и подали мне три листа в том числе один на словенском языке писан и вычитан пред начальником нерчинского воеводы стольника Алексея Бибикова. А в том листе писано что по повелению соборного договору высокочестна богдойского царя боголдоевы селения збежали и пошли [illegible] людьми двенадцать голов которые убежали и подписались у вас сыщи и прислати два листа которые на латинском и на манжурском языке а переводит их нерчинским нерчинский переводчик латинского языка не может потому что нет в Нерчинску переводчика латинского языка а на словенском языке не прилучилось а в том листе что на манжурском языке переводчики которые переводили с мунгальского языка на словенский язык с иных переводчиков сказали что они манжурского подлинно не знают а присланные с ними в град зарганы стоварищи переводчиков сказали что в тех двух листах на латинском и на манжурском языке писано о том же что и в листе на словенском языке

И по указу пресветлейшаго великого государя нашего его царского величества по посольским мирным договорам делам великого исполнения против тех вышних листов с нерчинских служилых людей в сторону Богды ханова высокочестна беглецов селения что с товарищи досканати которые убежали с реки в стороне царского величества и сыскали присланных нарочно людей а в прошлых летах в стороне царского величества сыскано и отдано на посольстве великого государя нашего милостивейшего царя и исполнять по мирным посольским договорам тех беглецов с нарочно посыльщики пришли в сторону Богды ханова высокочестна к вам Сангуту Шанахаб стоварищи а ныне потому сыщут в стороне царского величества тех беглецов не явилось и их отдать вам Сангуту Шанахаб стоварищи и не писано.

А присланные от вас в град заргучеи стоварищи из Нерчинска отпущены в пути писанного числа по указу великого государя нашего пресветлого милостивого те присланные от вас в град заргучеи стоварищи и подводы и провожатых до Аргунского острогу дан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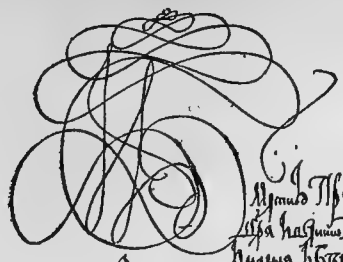
А впредь в град отписных делах надлежащих с стороны Богды ханова высокочестна к вам Сангуту Шанахаб стоварищи писать в сторону царского пресветлого величества в порубежной град Нерчинск ко мне к Сангуту Шанахаб стоварищи для немедленного исполнения потребных листов, а писать те листы на словенском языке и на мунгальском потому что переводчиков мунгальского языка на словенский в град Нерчинску есть.

Писан его царского величества земли сибирские в порубежном граде Нерчинске во дни от создания мира ҂ЗСА[illegible] а от рождества господа бога и спаса нашего Иисуса Христа ҂АѰГ месяца июля в 6 день.



第柒號

No. 7



Милостию Пресвятлѣйшаго и Державнѣйшаго Великаго Государя
Царя и Великаго Князя Петра Алексѣевича Всеа Великия
и Малыя и Бѣлыя Росии Самодержца и многих Государств и земель
Восточных и Западных и Северных Отчия и Дѣдичия и наслѣдника
и Государя и Обладателя. Его Царского Величества Сибирские земли
Покровскаго Града Керчинина, Столник и воевода Михаил
Юрьев сын Шишкин.

Пресвятлѣйшаго Азиатских Китайских и Хинских стран Обладателя
Богдыханова Высочества Двора Реки Смотрителю Гандуну Шанахаю
Стоварищи Посолственно Добителнаго Моего Приветства. Здравия
и всякаго Благопостоянства Полученни Дел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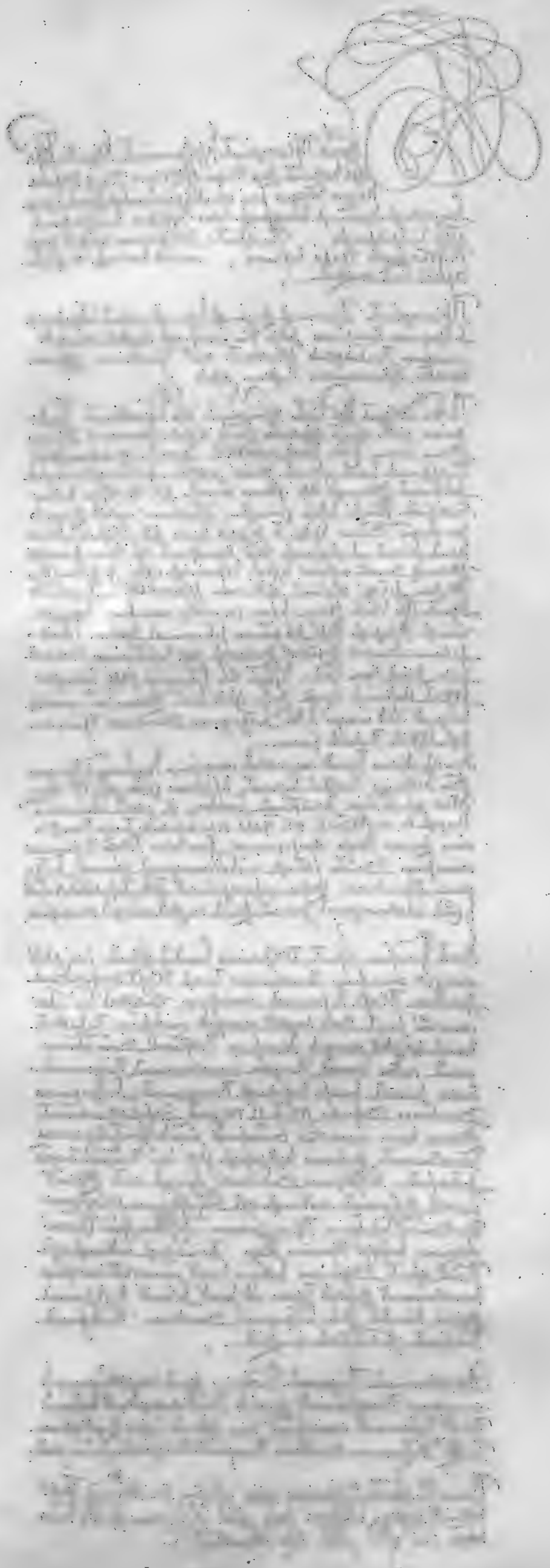
Получил Великаго Государя Нашего Милостивѣйшаго и Царя и Царствующаго Града
Москвы Сего Царского Величества Ханову Тебе Великаго Государства
Хулчина Гостиной Сотни Иван Савватьев. Дашин Товарищи Дмитре
Бодоловой Иван Крюков Леонте Сверев Дальняго Гостиной Сотни
Данорован Хулецких Люде Сибирскими товары для Продажи и Меня
товаров Рунских и Кулуи Хинских, а Кяхтинина Стоя Хулчиною
Иноровано. Полная Крепостного Казачья Головы Афонасьев сын Бетона
Иван Бетонов Дастуждиных Люде Пятьдесят три Елена Дашинских
Хулчиною Втом Коровани и Дуть Керомонах Сергий Давидонов
Феодосий Дабыло Священник Работники Девяти Елен Дасанаковой
Великаго Государя Нашего Хулчины Ивана Савватьева Стоварищи и Вышеписанных
Служилых Люде для работы Работников Двести Елен
Давышеписанном Коровани Хулецких Люде и Работники Пять сот
Шестьдесят Пять Елен, и Того Елена Работных Люде Оставлено
Будет Пиавских Селах. А Ионо Елен, и Того Хулчина Ивана Савватьева
Начальному Елену Которо Полная Богдыханова Высочества Приимати
их Будет Подаст Росписи.

И тот Хулчина Иван Савватьев Стоварищи Иноровано Служилыми
Людми Кяхтинина Поедут Нынешнего Отечества Христова Лѣта Мца
Июля 31 дня, и Полученным Отношением Лѣта Собственною
Послал Ея, Спорубеного Сего Града Сего Корочного Гонца Пятидеся
тинна Казачья Петра Астраханцова Датомаго Петра Парамонова
Стоварищи Двоими Елены со Обвестителным Листом Богды
ханова Высочества Превосходительнейшему Гдну Дарию Бѣ Сумму
и Сим Обвестителным Листом Ивану Гандуну Шанахаю Стоварищи.

Иван и Стороны Царского Величества Канаунъ Иван Гандуну
Шанахаю Стоварищи Вышеписанные Гонец Петр Астраханцов
Датомаго Петр Парамонов Стоварищи Приедут и Сей Обве
стително Листъ Вам Гандуну Шанахаю Стоварищи Подадут
Ивам Гандуну Шанахаю Стоварищи Полученным Вашим Обычно
Стем Скаука Описав Послать Вышеписанным Посланным
Омена Листом Каторо Корочных Посыщиков Богдыханова
Высочества Царство Отрад Пѣжин Оприеме Вышеписанного
Хулчины Ивана Савватьева Стоварищи Сканом Царского Величества
Вышеписанного Коровани и Служилых Люде Сего Помянным Посолским
Договором Богдыханово Высочество Указал Того Хулчину
Совсем Коровани Скаунских Сел Безадержания Царство
Пропустити и Добрыми Проводатыми Обеспечати Дабы Бѣдно
Мешкоти и Вреда Приняти Бели, Доповедах Скаунских Сел
Понаму Царского Величества и Хулчине Ивану Савватьеву Стоварищи
Вышеписанному Казачью Головы Сину Ивану Бетону и Служивым
Людем Конорм Ханъ Богдыханово Высочество, Помирным
Посолским Договором Указал.

А Вышеписанным Посланным Кяхтинина Ивану Гандуну Шанахаю
Стоварищи Пятидесятинну Казачью Петру Астраханцову и Томаго
Петру Парамонову Стоварищи Осми Елены Одаче Корму Учинить
Полка Богдыханова Высочества Помирным Посолским Договором.

Писано Его Царского Величества Земли Сибирские Покровскому Граде
Керчинину Лѣто Отсоздания Мира 7 Сеи Апостола Господа Бога и Спса
Нашего Иисуса Христа Лѣта Мца Июля 31.



第 捌 號

No. 8

第 玖 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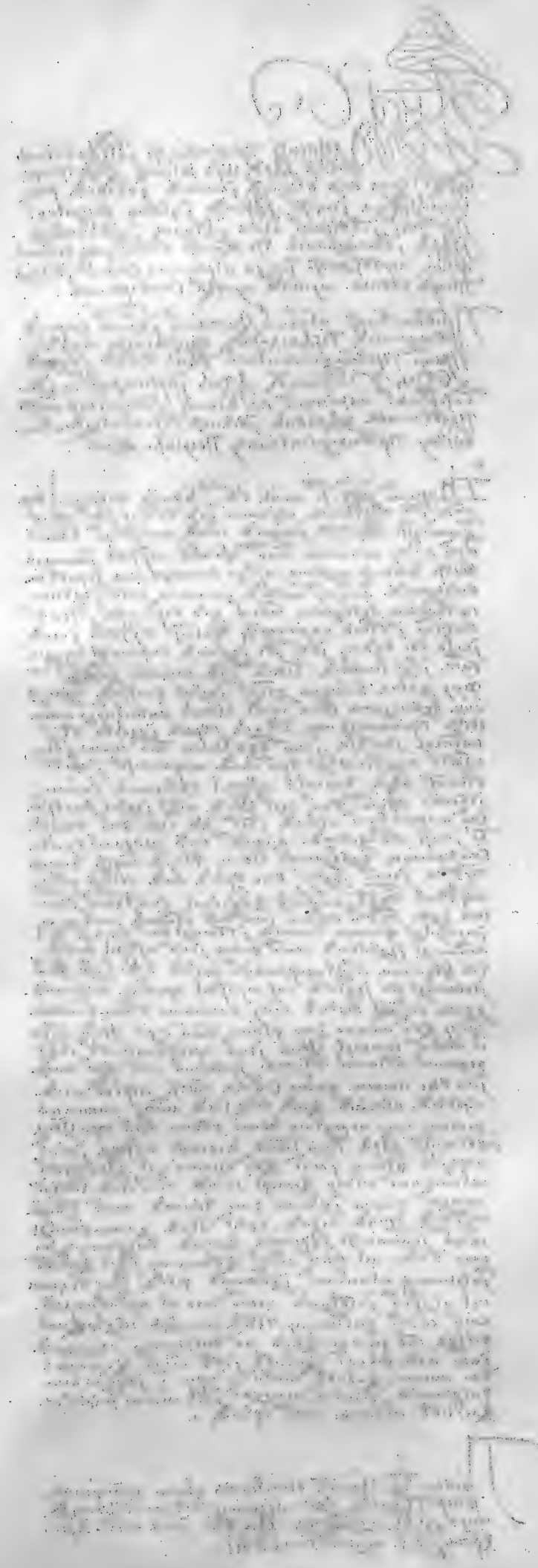
No. 9

Отпись Превысочайшаго и Державнейшаго Великого Государя Царя и Великого Князя Петра Алексеевича всеа Великия и Малыя и Белыя России Самодержца и многих Государств и земель Восточных и Западных и Северных отчича и дедича и наследника и Государя и обладателя его Царского Величества Сибирския земли порубежного города Нерчинска стольник и воевода Петр Савич Мусин Пушкин с товарищи.

Превысочайшаго Азиатских Китайских и иных стран обладателя Богдыханова величества внутренней палаты превосходительный господин ближний [illegible] и великий [illegible] и преторианских [illegible] благородный начальнику поздравление любительного нашего приветствия здравия и всякого благополучия вашему превосходительству получити желаем.

В прошлом 208-го мая в [illegible] день явился в Нерчинску в приказной избе с переводчики нерчинской сын боярской Семен Молодой Китайского государства и подал листы на мунгальском [illegible] что в листу написано наши ясачные тунгусы и поимали вашего ясачного мужика Араза с товарищи и привели в Нерчинской а в листу нашем написано что люди приехали в улусы для воровства и вон тайно и убили нарочитого ясачного тунгуса и [illegible] ево взяли и вы ево людей в приказ спрашивали и где [illegible] он тайно [illegible] [illegible] своей охотою [illegible] своего промышлять для [illegible] и они [illegible] наряд [illegible] великого государя ясачные тунгусы [illegible] с ним [illegible] и убили [illegible] шарамугин [illegible] и того не ведаете [illegible] он шарамугин с товарищи [illegible] ясачного тунгуса [illegible] в то время [illegible] [illegible] тунгусы привели в Нерчинской [illegible] в вашем листу написано [illegible] что убито наших трое ясачных [illegible] [illegible] и что [illegible] и вы писали [illegible] нашего переводчика [illegible] вашем листу написано потому что [illegible] убито ваших трое ясачных [illegible] великого государя [illegible] ясачного тунгуса [illegible] убили и что два Китайского государства [illegible] листу [illegible] листы подал Семен Молодой писано [illegible] что убиты [illegible] тунгусы один человек [illegible] Китайского государства [illegible] в Нерчинску писано [illegible] в ваших листах к великому государю [illegible] Нерчинска [illegible] и что вы писали [illegible] и не ведая [illegible] что [illegible] ваши листы в Нерчинску [illegible] никогда не [illegible] [illegible] те листы [illegible] на Нерчинску подадут [illegible] [illegible] и те листы которые вы писали [illegible] в Нерчинску Семен Молодой и те листы в Нерчинске [illegible] поданы в то время.

Писано в Царского Величества земли Сибирския в порубежном граде Нерчинску лета от создания мира 7208 [illegible] от рождества Господа Бога и Спаса нашего Иисуса Христа 1700 мая в [illegible] день.



第 拾 號

No. 10

NO. 1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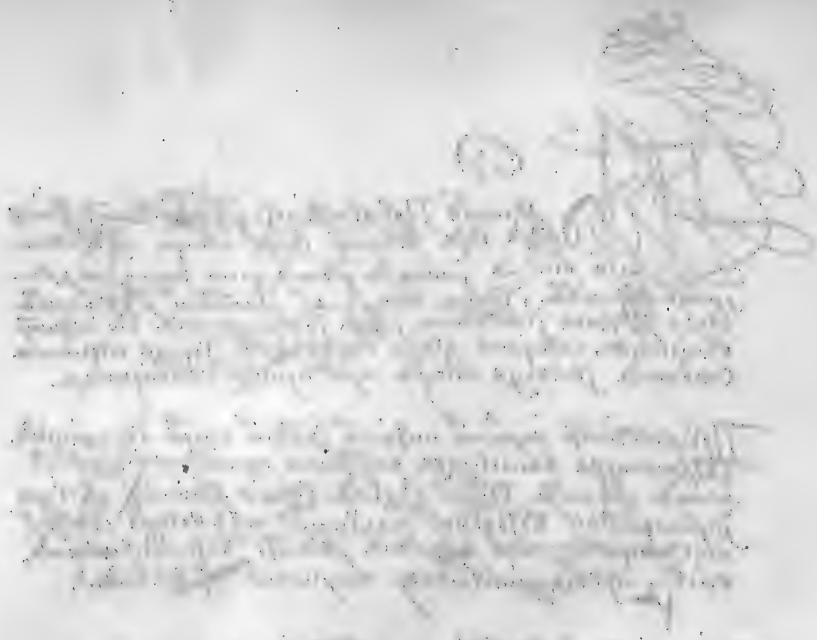
骨部

Милостию Пресветлейшаго Державнейшаго великого Государя Царя и великого князя Петра Алексеевича всея великия и малыя и белыя России самодержца и многих государств и земель восточных и западных и северных отчича и дедича и наследника и государя и обладателя, Его Царского величества, Сибирские земли порубежного Города Нерчинска столник и воевода Петр Мусин Пушкин с товарищи,

Пресветлейшаго азиатцких китайских и хинских стран обладателя богдыханова высочества внутреннего приказа превосходителным ... ближним людем ... великим ... претораиатицким ... нашего приятства здравия и всякого без печали ... превосходителству получити желаем,

В прошлом 7205-го маия в 20 день явился в Нерчинску в приказной избе с листами нерчинской сын боярской Семен Молодой и подал два ближних людей наших ... языке латинском писаны, которые два богдыханова высочества людей ... посланы были для сыску и поиску беглых мунгальцов Селентуна, Дайбентуна, двенадцати человек з женами и з детми, и будто они вышеписанные данщины в Нерчинском уезде на пашне нерчинского сына боярского Федора Лонщакова, будто они ... и брата его ... Лонщановыми порублены, и будто они Федор ... и те беглые ... держали ... что и дать ... начальнику ... им Федору ... начальника ... недовлно для того что они Федор ... нетолмо что ... Селентуна и Дайбентуна порубили ... они Федор ... голову свою потчиа нашего великого Государя и ... Селентуна и Дайбентуна сыскали и поймали и привели з женами и з детми в Нерчинск и ... Государство они Селентуна и Дайбентуна с товарыщи посланы ... сверинской сын боярской Семено Молодой с товарыщи в прошлом 7204-го а в прошлом 7205-го ... воевода Михаил Шишкин послал два для поиску тех вышеписанных мунгальцов Селентуна и Дайбентуна служилые люди Семена ... в сторону нашего великого Государя ... дали Федора ... Лонщакова ... и ... не нашли и не поймали, а они Федор ... в ... раде великому Государю ... и ... богдыханова высочества их беглые мунгальцы ... привели в Нерчинск ... служилые ... Федора ... великого Государя нашего милостию и жалованье его ... абогдыханова высочества ... ближние люди ... приказ ... навет ... того ... начальника чини недовлно что будто они порубили Селентуна, Дайбентуна, ... знано сказывали, они Дайбентуна и Селентуна ... Федор ... что они их поймали и ... привели и сказывали, те ... посланные люди Семена ... которые приезжали прежние воевода Михаиле Шишкине для поиску тех вышеписанных мунгальцов ... и не поймали и те ... будто ... порубили Лонщановы ... ничему вери нельзя ... Селентуна и Дайбентуна ... они Лонщановы их поймали, а посланные два служилые люди Семена ... что они их ... и не поймали ... что ... богдыханова высочества ... потому ... Федор ... начальника ... недовлно.

Писано Его Царского величества земли Сибирские в порубежном граде Нерчинску в лето от создания мира 7206 а от Рождества Господа Бога и Спаса нашего Иисуса Христа 1697 месяца августа в 22 день.



第拾壹號

No. 11

NO. II

Божиею милостию пресветлейшаго и державнейшаго великого г[осуда]ря
ц[а]ря и великого князя Петра Алексеевича всея Великия и Малыя
и Белыя России самодержца и многих г[осударст]в и земель восточных
и западных и северных отчича и дедича и наследника и г[осуда]ря и обладателя
его царского величества Сибирские земли порубежного города Нерчинска
стольник и воевода Петр Мусин Пушкин с товарыщи
пресветлейшаго азиатцких китайских и иных стран обладателя
Бохдыханова величества ближнего приказа превосходителнейшим
г[осу]дарям ближним людем советным великим думным и престолным
благородным начальником поздравление любителного нашего приятства
здравия и всякого благопопешения вашему превосходителству
получити желаем
В прошлом ҂аѱе году маия в ке день явился в Нерчинску в приказе и с
переспросами Петров с товарыщи нерчинской полковой сын боярской Семен
Молодших из китайского г[осуда]рства и подал на завоеванного доезд
а в доезде его написано в прошлом же де ҂аѱд году июля в д день по указу же
великого г[осуда]ря велено ему Семену с служилыми людми ехать
из Нерчинска для великого г[осуда]ря дела в китайское г[осуда]рство с китайцы
и с забуглзми людми провожать и будучи в китайском г[осуда]рстве от
вышеписанных ... в посолском ... приказе вам ближним людем
объявили и противу вышеписанных нерчинских ... время китайского
г[осуда]рства два ближних людей ... внерчинских ... даже семь
в китайском г[осуда]рстве торговых ... людей Петра Веденитова
Баборина Андреева с товарыщи ... пришли и ... степь
с товары которые они побрали у ходя у свои а иные товары у многих торговых
людей взаем побрали и не хотят тех товаров ходить и займов давать
... а захотели завладев сами и вы дни не живут многое время а город
нашего великого г[осуда]ря ... не ведуча а ... великого
г[осуда]ря указу и грамоту ... сибирских городов что их помают а ...
проведан ... и ... г[осуда]рства велено писа
и на они вперед ... в китайском г[осуда]рстве и вам ближним людем
... и Петра и ... внерчинск с ... посыщени
учини помину ... полковых ... и пошла бохдыханова величества
писано его царского величества земли сибирские в порубежном г[оро]де Нерчинске
҂аѱе августа в кі

第拾貳號

No. 1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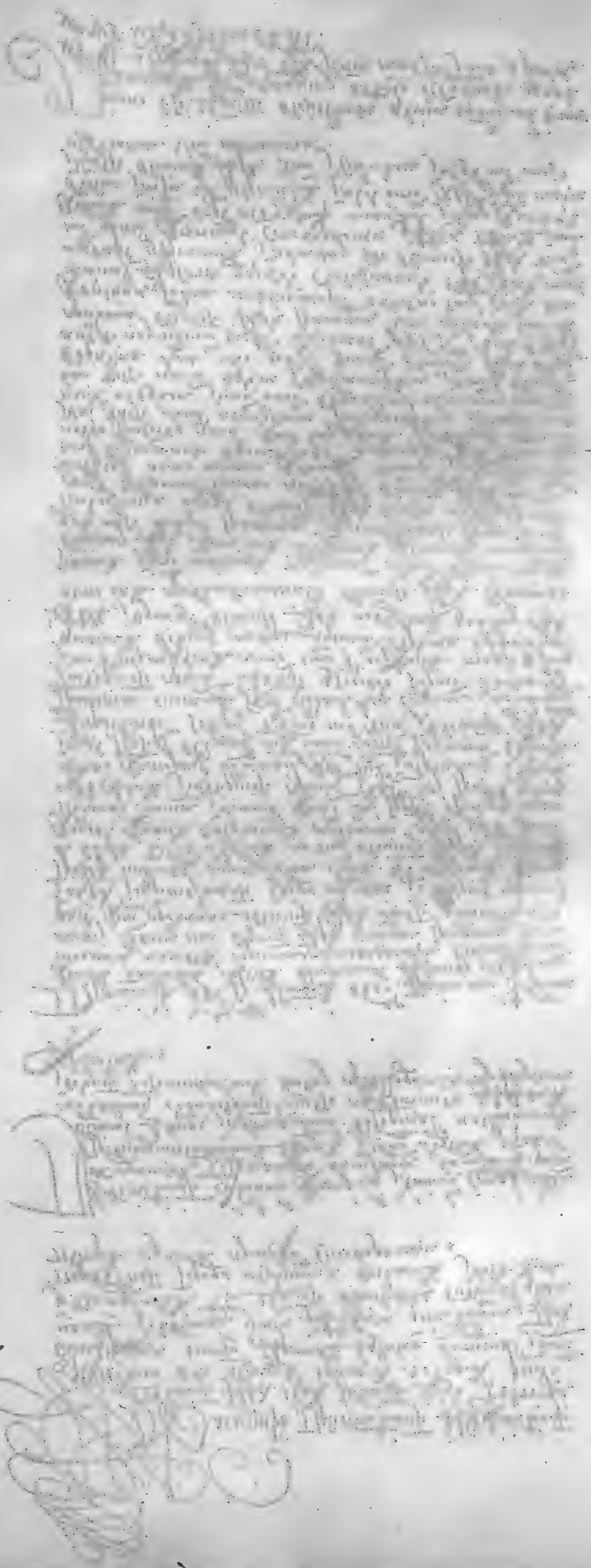
170° 13

Милостию Пресветлейшаго Державнейшаго Великого государя царя и великого князя Петра Алексеевича всеа великия и малыя и белыя России самодержца и многих государств и земель восточных и западных и северных отчича и дедича и наследника и государя и обладателя его царского величества Сибирские державы порубежного города Нерчинска столник и воевода Петр Мусин Пушкин с товарищи.

Пресветлейшаго Азиатцких Китайских и Хинских стран обладателя богдыханова величества, вмунгалии [illegible] превосходителнейшим господам ближним людем с чину великие думы и преториании благородным начальником [illegible] любителного нашего приветствия здравия и всякого благополучения вашему превосходителству получити желаем.

В прошлом 7196 году декабря [illegible] числа, писали мы из Нерчинска к вам ближним людем Китайского государства и послали толмача Матвея Трошина с товарыщи, с листом в том листу объявили мы великого государя указные грамоты которые к нам присланы от великого государя нашего пресветлейшаго царя из царствующаго града Москвы о торгующих купецких людех Григорье Опонове с купецкими людми из Нерчинска к вам ближним людем по указу великого государя [illegible] а нам в Нерчинске присланы [illegible] с того посланы списки и по нашим [illegible] ему Григорью Опонову [illegible] Сибирского приказа [illegible] ему Григорью Опонову листы которые посланы к вам из Нерчинска о [illegible] и он Григорей [illegible] нашего листа [illegible] государства говорил будто то [illegible] великого государя грамоты с которых к вам посланы списки, посланы Сибирского приказа от дьяка з головою Гаврилом [illegible] что в купечестве, потому что он о мужиках торговых знает [illegible] товары [illegible] и по указу великого государя повеленных [illegible] а что он про [illegible] великого государя грамоты говорил и то [illegible] присланные листы ведомо будет великому государю и в том он [illegible] для того всякие грамоты царствующего града Москвы [illegible] великого государя нашего [illegible] грамота писано повеление великого государя нашего [illegible] а что писано к вам же [illegible] Нерчинска [illegible] богдыханово величество [illegible] Григорью [illegible] Сибирского приказа [illegible] и списки с того [illegible] и на что ведомость [illegible] и смотрели [illegible] что довелось указу великого государя [illegible] слова [illegible] 7196 году [illegible] прислана великого государя грамота что посланы [illegible] Михайло [illegible] государство дорогою [illegible] Нерчинска [illegible] великого государя [illegible] купецкие с товарыщи [illegible] к вам [illegible] Нерчинска [illegible] и иные писали [illegible] великого государя [illegible] и на того [illegible].

Писано его царского величества Сибирские державы в порубежном граде Нерчинску в лето от создания мира [illegible] от рождества Господа Бога и Спаса нашего Иисуса Христа [illegible] месяца августа в [illegible] день.



第拾叁號（俄文一頁）（拉丁文一頁）

No. 13

NO. 13

Великого Г(осу)д(а)ря Его Богдыханова Величества Китайских и протчих многих Владений стран Обладателя ближним людем Верховным Министром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ых дел Правителем.

Ничто же есть изряднее между Великими Г(осу)д(а)ри в покойном согласии пребывание яко содержание любовных и дружелюбных между ими постановлений которые бывают суть основаны и утверждены на главных между ими Великими Г(осу)д(а)ри договоры и же егда со обоих стран любовне и самою правдою кроме всякого нарушения исполняется тогда великия источники богатства обоих стран народом происходити обыкли. Тем же его Величество Всероссийский монарх мой всемилостивейший Г(осу)д(а)рь Его Ц(а)рское Величество, которые же его полномочный посол околничей Федор Алексеевич Головин Великого Г(осу)д(а)ря вышего Его Богдыханова Величества с министры и полномочными послы подтвержденным мирныя между обоими Г(осу)д(а)ри постановили договоры цело и непременно во всем те хранити соизволяет и министром и губернатором своим и порубежных городов воеводам всякого народа своея державы людем о том указы свои выдати повелел. также и стороны Богдыханова Величества и правление сущих его министров те договоры мирольтно до времени сих содержаны были Великого нашего императора Всероссийского купецкие люди имели добрые свободы в ц(ар)ство Богдыханова Величества на границах. Приемы свободные тамо товаров своих продажи и таможние пошлины в том и новы и поврежденном вышем обыклом времени свободные получили. отчасти и до назначенных мест достойнейшая и похвальная провожания. но понеже ныне через некоторых его ц(ар)ского величества подданных донесены в Сибирскую канцелярию некоторыя в стороне Богдыханова Величества показанныя подданным его ц(ар)ского величества купцом в торгах отягчения того ради по указу моего всемилостивейшего Ц(а)ря и Г(осу)д(а)ря по именному Сибирским в ц(ар)ство его Богдыханова Величества Российского нашего народа купецких дел комиссару дворянину Григорью Осколкову наказано о учиненных подданным его ц(ар)ского величества купцом в торгах отягчениях донести вышей вельможности. и я вышу вельможность приятно прошу оному дворянину добрый прием и свободный к вышей вельможности вход дати и доношения его выслушав его Богдыханова Величества доложити и на те его доношения такое приятное рассуждение и о тех учинить как в вышепомянутым мирным договорам самая правда ного состоянию и примеру обоих стран народов истязует и противо прежних вышних благих обыкностей ему дворянину в ц(ар)стве его Богдыханова Величества как товары с ним посланные продати так и на [illegible] вещи покупати свободно без всякого препятия и помешательства. и притом в полной восприятии ему отпуск и до нареченных мест для целого и безвредного ему проезду провожатых дати ему и подводы и обслуги и несумневаюся что его Богдыханова Величества доношения вышереченного дворянина предложити ваша вельможность соизволите и сие постановленных мирных договоров удовольство в том покажите я есмь.

Вашей Вельможности

всех благ желательный и писал сам охотный
Его Ц(а)рского Величества московский комендант и Сибирской губернии губернатор Князь Матвей Гагарин

В Москве лета от создания мира [illegible] от Р(ождест)ва Христова Спасителя нашего [illegible] году [illegible] дня. Март

Magni Domini eius Bohduchanex maiestatis Chinensium nec non aliarum multarum in Asia Regionum Domini in-Timis Consiliariis Primis Ministris Regalium negotiorum Rectoribus.

Nihil est melius inter Magnos Dominos et ad quietam concordiam elegantius quam constans perseverantia amabilium amicabilium inter illos constitutionum, quae solent esse fundamentales et confirmatae in stabilitibus inter illos magnos Dominos tis, praesertim si ex ambabus partibus amicabili more ac ipsa ueritate sine ullo impedimento conseruatur, id temporis m fontes diuitum thesaurarum in ambobus Imperiis gentibus solent prouenire, eo modo Magnus totius Rossiae Imperator Noster mentissimus Dominus Caerea maiestas, ab isto tempore Plenipotentialis ipsius Legatus Castell. nus Theodorus Alexieviz wiz Magni Domini eius Bohduchanex maiestatis cum Ministris et Plenipotentialibus Legatis sub Hercynsk inter Dominos stabilita pacta cum constituerit salubriter ac firmiter in omnibus illa conseruare concedit, Ministris ac Gubernat suis in Confinijs uero ciuitatum Palatinis, et quarumcunque gentium sub potentiae hominibus hac de re mandata sua rauit tradere. Itidemque ex parte Bohduchanex maiestatis directione existentium eius ministrorum illa pacta stabilit cabiliter ad haec tempora conseruata fuerunt, atque magni nostri Imperatoris totius Rossiae Praefecti mercaturae et emptor habuerunt cum Karauano in Dominio Bohduchanex maiestatis in confinijs susceptiones bonas et Liberas ibidem mertiorum suorum uenditiones ac emptiones chinensium mercium eodem modo uictualia, in constituto autem tempore Liberas, habuerunt expeditiones usque ad assignata Loca bonos ac Laudabiles Comitatus. Sed siquidem à quibusdam nostrae Careae maiestatis subditis allatae sunt in Cancellariam Sibiriensem quod nonullae in parte - duchanex Maiestatis factae sunt subditis Careae Maiestatis mercatoribus in mercibus agrauationes, eam ob causam ex ma nostri Clementissimi Caris ac Domini missus est cum Karauano in Dominium eius Bohduchanex maiestatis Rossiacae nostr tis Praefectus Mercaturae Comisarius Aulicus Hrihorius Oskolkow, cui mandatum est ut ille de factis, subditis Careae tatis mercatoribus in mercibus agrauationibus afferet Excellentiae Vestrae, Ego etiam Vestras Excellentias ami peto ut data isti Aulico bona exceptione et libero introitu ad Vestras Excellentias itidemque exaudita ipsius Conf eius Bohduchanex maiestatis afferat, et ad istas eius propositiones tam ueram et bonam considerationem ac resp faciat, quam supra scripta stabilita pacta ipsa Veritas ad bonam constitutionem ac Commodum ambas partes ex excitat, et secundum antiquos uestros bonos mores ipsi Aulico in Dominio eius Bohduchanex maiestatis sit, tam merces cum ipso missas uendendi, quam etiam uestras res emendi sine ullo impedimento ac confusi Postea Liberam dare ipsi dimissionem usque ad supra dicta Loca, propter saluum uero et Liberum tum Comitatum dare dignemini, qua de causa nullam Ego habeo dubitationem, Quod eius Bohduchanex maiestatis propositiones supradicti Aulici deferet Vestrae Excellentiae, dignetur etiam iuxta stabilita pa satisfactionem in hoc ostendere modo autem sum.

Excellentiae Vestrae

Moskouiae Anno à condito mundi 7219
à Natiuitate Christi Saluatoris nostri
Domini 1711 Anno Mensis Martij
I die

Nostrae Careae Maiestatis
Moschouiticus Comendans Sibe
sis Regionis Gubernator
Princeps Matheus Petrowiz Sagar

第拾肆號（俄文一頁）（拉丁文一頁）

No. 14

Великого г(осу)д(а)ря его богдыханова величества китайских и протчих многих владений стран обладателя министром и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ых дел правителем ,

Впрошлом ҂аѱді году по указу моего всемилостивейшаго ц(а)ря и г(осу)д(а)ря послан был для купечества в г(осу)д(а)рство его богдыханова величества российского н(а)шего народа купецких дел комисаром Петр Худяков и в г(осу)д(а)рстве его богдыханова величества некоторые люди у торга раздели и не учинили також некоторого в мене и в покупке товаров недоплатили а имянно недоплатили его богдыханова величества казенной слуги Амбанда две тысячи четыре ста семьдесят пять лан да его богдыханова величества купцы Сагадзи девяти сот пятидесят девять лан. да Багая триста восемьдесят четыре ланы . да на нем же заподрядную посуду тысеча триста тритцать три ланы . и о том я вашу велможность прошу дабы у оных некоторые не расплатилися за товары нне уни взять и отдать присланному от нас нне с товары комисару купечества Григорью Осколкову дабы обои г(осу)д(а)рстви от удержания такова впредь торговой интерес не терятися ,

От создания мира ҂зска
а от рождества Христа спасителя нашего Бога ҂аѱгі
м(еся)ца Майя еі дня

Вашей велможности всех благ желатель . ,

Великого всероссийского императора его ц(а)рского величества сибирские регимы губернатор

Князь Матфей Гагарин

Serenissimæ Bogdichaneæ Majestatis Chinensium, et coeterarum quam plurimarum Asiæ Regionum Imperatoris, Ministris et Regalium negotiorum Directoribus.

Ex mandato Serenissimæ Czareæ Majestatis, Domini mei Clementissimi, Anno 1710 præterlapso, ad Bogdichaneæ Suæ Majestatis Regnum, Russicæ Gentis nostræ Commercii Commissarius, Petrus Chudiacow, ad exercendum mercaturam transmissus fuit. Sed ex subditis Bogdichaneæ Majestatis, aliqui non satis liquido, negotiationi finem fecerunt, quidam etiam nec in commutatione nec emtione mercedum summam deposuerunt plenariam, ut nominetenus: Bogdichaneæ Suæ Majestatis Præfectus Ascanda, Bismille quadrigentos Septuaginta quinque Lanos; Mercatores: Sanga D'sin Nongentos quinquaginta novem Lanos, et Bajan Trecentos octuaginta quatuor; Idem per contractum debita vasa, mille trecentorum triginta trium lanorum, non solutus est. Quapropter Vestras Celsitudines amicè rogo, velint ab illis qui huc usq; persolvere neglexerunt, pretium exigere, et a Nobis nunc cum variis mercationibus ad illas oras delegato Commercii Commissario Gregorio Oscolcow, reddere, ne ob retentionem ejus modi, ex mercimonia fluens Interesse, amborum dissolvatur Regnorum.

Anno a condito Mundo 7221. sed Nativitatis Christi, Dei salvatoris nostri 1713. die May

Vestrarum Celsitudinum bene cupiens
Czareæ Majestatis, Magni totius Russiæ Imperatoris, Gubernator Siberiæ, Princeps Matthæus Petrowitz Gagarin.

第拾伍號

No. 1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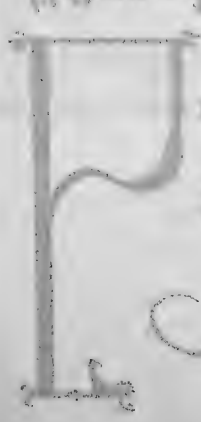
藏書印

Божиею милостию пресветлейшаго и державнейшаго великого государя царя и великого князя Петра Алексеевича всея Великия и Малыя и Белыя России самодержца и многих государств и земель восточных и западных и северных отчича и дедича и наследника и государя и обладателя его царского величества сибирские земли побережного города Нерчинска стольник и воевода Федор Родионов сын Качанов.

Пресветлейшаго азиатцких китайских и никанских стран обладателя богдыханова высочества превосходительнейшему господину ближнему людей своих великия думы и преторианских внутренних начальнику, и внутренние палаты великим своим ... любительнаго нижеприятельства здравия и насилия благополучения вышеписанному превосходительству получити желаю.

В прошлом нерчинска засеченту иноземцы Монготиих дворян, казачья холопы Семена Хвостова Ивана Казанца холопи их, по прозванию Тимофей Степанов, Петр Леонтьев, и в ... имя Тимофею Дава, Петру Шанзазанов, поправ животы их и иные животы ... в улусе ханова высочества у тайши Битухана, и беспрепятствия ханова высочества их не отдают, и от сих тех в тех людей и от присылке их и на Нерчинск учинить поминным договором.

Писан его царского величества земли сибирские в державе стра ... не в побережном граде Нерчинску в лето от создания мира ... от рождества Господа Бога и Спаса нашего Иисуса Христа ... году месяца сентября ...



第拾陸號

No. 16

Великого Ц[a]ря его Богдыханова величества китайских и протчих многих во Азии стран обладателя учрежденных на границах правителем служащим

По указу нашего Великого Ц[a]ря отпущены российских городов. В Китайское Ц[a]рство Ц[a]рского величества нашего великого Ц[a]ря люди с товарами в посланном караване. Комиссар Михайло Гусятников дворянин Стефан Отстегов за приписанием четыре сота служилых людей.

Иванов сын дворянин Иприннем. Будущие служилые люди на границу Богдыханова величества придут и их до Китайского Царства допустить на караван его Ц[a]рского величества нашего великого Ц[a]ря по семи нашим объявлением против их без задержания всякого; и сыном дворянину Иприннем будущим людем допустить отпро восстатых. И от позволах и от порух против мирных договоров учинить. По указу Богдыханова величества;

Вашея вельможности

В Москве лета от создания мира 7224 а от Рождества Христа Спасителя нашего Бога 1716 году месяца Мая 1 дня

всех благ желатель
Ц[a]рского пресветлого величества всемилостивейшего нашего Ц[a]ря Сибирский губернатор; Князь Матвей Гагарин

第拾柒號

No. 17

Великого Гдря Его Богдыханова Величества Верховным министром и Гдрственных дел Правителем;

Понеже Его црское Величество мой Всемилостивейший Гдрь изволил определить меня губернатором в Сибирь наместо бывшаго князя Гагарина, того ради подана мне ваша грамота которая писана в 16 дня 4 мца 58 го владения вашего Гдря и в которой усмотрел жалобы на руских подданных которые в китайское Гдрство для торгу приезжают и оные жалобы Его црскому Величеству моему Всемилостивейшему Гдрю вдонес понеже Его Величество преже ваше грамоты уведомился был что руские купечествующие люди будучи в вашем Гдрстве ради купечества чинили тамо некоторые своеволства, того ради занеже прежде месяцов до подания мне вашей грамоты изволил отправить посланника к вашему Гдрю для учинения трактата с его Величеством о брателстве и о купечестве также бы и прежнюю доброе дружбу и начатые меж обоих дворов возобновити, и оное купечество чрез всякие товары к пользе обоих сторон подданных в процветание привести, и также всех обытках которые от подданных руских китайскому двору учинены впредь недопущать и буде кто из оных подданных что злое учинил, оных наказать и все дела в такое состояние привести в чем я весма надеюся, что когда оный его црского Величества отправленный посланник ко двору вашего Гдря прибудет, тогда по делу может тако определено быть, что на обе стороны полза и удоволство быти может. Ежели я в сем Гдрстве вам что приятное показать могу тогда на оное я всегда есть готовый токмо притом прошу что прежде сего отправленной неболшой караван в ваше Гдрство которой уже на границе стоит повелено было непременно внутрь вашего Гдрства в самой Пекин пропустить не чиня ни малого сумнения, что оные люди обретавшиеся в том караване какое учинили своевольство понеже им то накрепко запрещено, тако оные не будут в вашем Гдрстве требовать никакова никорму что вы себе в трудность ставите а в договоре учиненном меж обоими Гдрствы в 7197 году. В протчем прошу извольте изобразить следующим образом, каким либо честным людем с проезжими грамотами из обоих сторон для нынешних начатых дел для своих дел по обоих сторонах приезжати и отъезжати до обоих Гдрствах добровольно и покупать и продавать что и надобно дапо велено будет, и тако после того договору в оном отправленном купечестве российских купцов в вашем Гдрстве запрещения никаковаго не надлежит, ежели же паче чаяния кто российских купцов какое либо своеволство учинит дерзнет то от помянутого Его црского Величества посланника по тягости вины в вашем Гдрстве в образ другим наказан будет;

Писан в Санкт Питербурхе в лето от создания мира 7228: а от рождества Христова 1720 году генваря 9 дня

Вашей Вельможности всех благ желатель его црского величества сибирской губернии губернатор Князь Алексей Черкасской.

第拾捌號

No. 18

N° 18

造林樹訓

Великихъ Азиацкихъ странъ императора
монарха, самовластителнейшаго настоящаго
Богдойского и Китайского хана: превосхо
дителные господа верховные министры:.

Понеже его Царское пресветлейшее
величество всероссийский самодержецъ,
и протчая, и протчая, и протчая, мой
всемилостивейший Царь и Государь по постано=
вленнымъ мирнымъ трактатомъ, съ его
Богдыхановымъ величествомъ,
непременное намерение к нерушимому содержа=
ниюъ имеетъ и для подтверждения техъ мирных
трактатовъ и укрепления между обоими
Государи и ихъ Государствы и подданными дружбы
и доброй пересылки и для другихъ нужнейшихъ
и обоимъ Государствамъ весма потребныхъ, делъ
благополучно к его Богдыханову величеству
отправить насъ чрезвычайнымъ посланникомъ
и ныне сюды прибыли между темъ в пути
получилъ я от его, Царского пресветлейшаго
величества моего, Царя, и Государя, всемилости=
вейшего указъ с приложеннымъ нашимъ листы
с оттестованиемъ от Губернатора Сибирского
Князя Черкаского вкоторомъ указе его Царское
величество, всемилостивейше изволилъ.
повелеть о толмаче маломъ и о родане которое
уже немало времени здесь одержанъ предло
жить и требовать от его Богдыханова вели
чества, указу о противные степикъ с нами:

Понеже де нам его Царскому Величеству
чрез губернатора сибирского донесено, что
в присланных листах истинна объявлено
на российских купцов некоторые жалобы, ко-
торые мы можем рассмотреть и впредь
от того удержать, и такое состояние впре-
д ввести, что на обе стороны польза
быть может, о чем у подав что и губернато-
ру здешней писал, и оной лист прилагаем
при сем, и приятно просим о прибытии нашем
на границы, и о немедленно донесть Богдыхан-
ову Величеству, дабы для принятия нас и по-
ставшихся с нами повелено было прислать по-
суды на границы, который бы мог подоста-
т нашего характера с прогоздe достойно-
чинной чинить нам вспоможение, со сжд-
олжством, также и о торговые караван-
ах будем ожидать приятного сотоварствования
и остаюся с пристойным почтением;

Вашихъ превосходительствъ к услугамъ
готовноохотнейший

Lew Ismailow

Из Селенгинска
июня 4 дня 1720

第拾玖號

No. 19

Великихъ. Азиацкихъ странъ импе=
ратора самовластнѣйшаго настоя=
щаго Богдойского и Китайского
хана; Мугалской земли сиятелному
Тушетухану здравие и благопо=
лучного пребывания желаю.

Притомъ объявляю: по его царского
пресветлого величества моего все=
милостивѣйшаго царя и государя высоко(мъ)
указу отправленъ я к его Богдыханову
величеству. для некоторыхъ нужнѣй
шихъ и обоимъ государствамъ полезныхъ
делъ чрезвычайнымъ посланникомъ, и уже
сюды прибылъ, и со обвестителнымъ отто(мъ)
листомъ посылаю до васъ, изобретавшихся
при насъ одного лейбъ гвардии унтеръ
офицера князя Засѣкина и при немъ
двухъ драгунъ одного толмача двухъ
казаковъ да дома его служителми всего
восемь человекъ и когда прибудутъ прошу
посланной с ними листъ от меня изволите

С
отпадить, и со тщатстоиданием паки
к нам отпустить их без удержания;
с вышеобьявленным посланным нашим
посылаю к вашему сиятелству малой
подарок, а имянно лисицу чернобурую
мех песцовой голубой, портищ 2
сукна красного; и прошу изволить оной
принять и носить поздраваи и содержа
нас в своем приятстве. А я
остаюся,

Вашего сиятелства
наивсегда ко услуже-
нию готовы:

Lew Ismailow

У Селенгинска
28 ч. дня 1720

第貳拾號（俄文二頁）（拉丁文二頁）

No. 20

N° 50

Его величества, великихъ азіатцкихъ странъ императора, монарха самовластнѣйшаго, богдойского китайского хана, верховнымъ министрамъ, и государ: ственныхъ дѣлъ управителемъ, въ трибуналѣ иностраные провинціи управляющемъ.

Предъ нѣсколкимъ временемъ, здѣсь в нашемъ Сенатѣ, получены два листа ваши, изъ которыхъ первой, о перемѣне в прежней вашего трибунала печати, древнихъ манжурского языка литеръ, на новые, и которая впредь на посылаемыхъ к намъ от васъ листахъ упо: треблятися будетъ, а другой о исправномъ к намъ доставленіи изъ Селенгинска от бригадира и тамошнего коменданта Якобія, вышедшаго въ Всероссійскую имперію изъ Зенгорской земли, китайца именуемаго Ушія, которой будучи въ здѣшней сторонѣ чрезъ немалое время какъ пищею, такъ и одеждою содержанъ былъ, и что такимъ учиненнымъ с здѣшней стороны по: ступкомъ и императоръ вашъ доволенъ, и притомъ вы обнадѣживание подаете, что ежели от васъ впредь подобные онымъ китайцу люди изъ нашихъ явятся, то вы по силѣ постановленнаго между обоими имперіями мирнаго трактата согласно въ томъ поступать будете; и такое ваше дружеское намъ уведомленіе мы с особливымъ благодареніемъ

Пріемлемъ, и напротиву того васъ увѣряемъ, что и мы впредь с таковыми жъ изъ Зенгоръ или другихъ мѣстъ во всероссійскіе границы выходящими китайцами, или другими подданными вашими, не инако но по онымъ же трактатамъ поступать непремѣнно, впрочемъ желая вамъ всякого благополучія, навсегда пребудемъ.

вашихъ сіятелствъ, и превосходителствъ доброжелателные.

Ея императорского величества всероссійской, верховнѣйшіе сенаторы

Въ Санктъ петербурхе
марта „19“ дня 1752 года

Suae Majestatis, Magnarum Asiae Regionum, Imperatoris, Monarchae Despoticissimi Bogdojensis et Sincinsis Chani Supremis Ministris, Imperiique Negotiorum Directoribus, in Tribunali Esteras Provincias regente.

Paucis ante diebus, binas in Senatu Nostro Litteras Vestras, alteras de mutatis in Sigillo Tribunalis Vestri, Antiquis Manzuricae Linguae litteris, substitutis que in locum illarum aliis, quibus ad nos in litteris Vestris utemini; Alteras, Sinam Vestrum Uschi, quippe qui in Imperium Totius Russiae ex Terra Sengoriae exiverat, eidemque, his in Oris, haud per paucum temporis spatium, tam quod ad victum, quam quod ad Vestimenta pertineret, necessaria praestabantur, postquam eundem ex Selenginsco, Thalassarchus, Urbisque illius Praefectus Jacobij, ad Vos reducendum curavit, salvum, incolumemque ad Vos rediisse, taleque Nostra ex parte, urbanitatis officium Imperatori Vestro gratum jucundumque fuisse, significantes, accepimus. Cumque eaedem litterae Vestrae, Nos certiores reddant, si qui ex Nostratibus pari occasione in Vestris Ditionibus aliquando apparuerint, Vos tum non aliter, quam quod mutua officia, quodve ipsa Tractatus Foederisque Stipulata expostulant, facere, ac praestare velle. Hinc, tam boni pariter ac amici propositi Vestri, Nuntium, pergrato animo excipientes, Vobis his litteris testamur, nos in futurum

quoque, si qui ex Sengora, vel aliis ex Locis Sinen-
ses, ceteriqui subditi Vestri in Nostras Ditiones
exiverint, cum iis, non secus quam ad norman
ejusdem tractatus agere, promptos paratosque
fore. Quod superest, omnem Vobis prosperitatem
precamur, jugiterque manebimus,

Vestris Illustratibus et
Excellentiis, bene Saventes
Suae Imperatorae Majestatis
Totius Russiae, Supremi Senatores,

Petropoli 19me die
Martii, Ao 1752do

第貳拾壹號（俄文七頁）（拉丁文六頁）

No. 21

Его̀ величества, великихъ азїатцкихъ странъ
Імператора, монарха самовластнѣйшаго Богдой=
ского и китайского хана, верховнымъ министрамъ
и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ыхъ дѣлъ управителемъ, въ трибуналѣ
иностранные провинцїи управляющемъ.

Обрѣтавшейся въ Селенгинску бригадиръ и тамошний
комендантъ якобы намъ доносилъ, что Ея Император=
скаго величества всероссийской, нашей всемилостивѣй=
шей и всеавгустѣйшей государыни, подданные руские
и ясашные иновѣрцы живущїе при границѣ непре=
станные обиды и разоренїи отъ мунгалскихъ воров=
скихъ людей, въ покраже и отгонѣ конскихъ табуновъ
и рогатого скота претерпѣваютъ, и хотя о томъ
пограничнымъ мунгалскихъ карауловъ начальникамъ
объявляется и требуется пограбленному возвраще=
нїя, а виннымъ наказанїя, но они втомъ не=
токмо никакого удоволствїя не показываютъ,
но еще явное тѣмъ ворамъ послабленїе и по=
тачку к воровству чинятъ, тѣмъ наипаче, что
когда покраденныхъ с Российской стороны лошадей
слѣды россїйскїе пограничныхъ карауловъ ка=
раулные и прочїе приводятъ на китайскую
границу и отдаютъ означеннымъ погранич=
нымъ начальникамъ, то они не принимаютъ,
представляя разныя несправедливыя отговорки,
и томужъ мунгалскїе караулные нарочно при=
гоняютъ свои конные табуны на Россїйскую

границу и перегонявтъ за границу, и тѣ слѣды — отдавтъ Россійскимъ караулнымъ подлогомъ, якобы покраденныхъ с'ихъ стороны лошадей, и по пріемѣ оныхъ слѣдовъ россійскими караулными уходятъ обратно за китайскую границу, а когда такія подложныя ихъ слѣды россійскія караулныя станутъ мунгалскимъ началникамъ отдавать, то оныя не принимавтъ, имѣя от'говорку, что они одинова такія слѣды в'россійскую сторону уже отдали, и прочіе многіе непорядочные и противныя мирному трактату и сосѣдственной дружбѣ поступки чинятъ, и какъ потому, такъ и по другимъ причинамъ признавает'ся, что сами оные началники к'воровству касавт'ся. Сверхъ же того при рѣкѣ аргунѣ ниже цурухайту противъ аргунского острогу и серебреныхъ заводовъ, и въ протчихъ тамошнихъ мѣстахъ переѣзжая мунгалскіе воровскіе люди в'россійскую границу у заводскихъ крестьянъ такожде конныя табуны отгоняютъ, которыхъ слѣдовъ за неимѣніемъ в'тѣхъ мѣстахъ от'китайской стороны карауловъ отдавать нѣкому, а хотя выше цурухайту караулы китайскія и имѣются, но началники оныхъ от'говаривавт'ся, будтобъ имъ досмотренія в'оныхъ мѣстахъ дѣла нѣтъ, и для того съ Россійской стороны по рѣкѣ аргунѣ от'цурухайту внизъ, вновь караулы учреждены, а чтобъ и от китайской стороны противъ тогожъ урочища на рѣкѣ аргунѣ, опредѣлены были

Караулы, о томъ, такоже и о учиненныхъ россійскимъ подданнымъ обидахъ и раззореній, въ Ургу к мунгаль=скимъ пограничнымъ управителямъ отъ него брига=дира и коменданта якобы не однократно писано было, но въ отвѣтъ ничего иного не воспослѣдовало, кромѣ однихъ продолжителныхъ отговорокъ, якобы писано отъ нихъ въ трибуналъ, и указу въ полученіи не=имѣется, а между тѣмъ въ оныхъ мѣстахъ и нынѣ мунгалскіе воровскіе люди переѣзжая через Аргунь рѣку въ россійскіе границы и тамошнимъ крестьянамъ нападающія чинятъ обиды и раззореніи, а особливо в прошломъ „1751“ году іюля „14“ ис посланныхъ съ=россійской стороны въ погоню за воровскими людми, которые из табуна урускихъ людей отогнали за Аргунь рѣку въ китайскую сторону пять десятъ лошадей, одного новокрещенного тунгуса Ивана, а по тун=гуски Тулунба до смерти убили, сами же воры въ=лѣсъ уѣхали и лошадей увели.

Что же надлежитъ до опредѣленныхъ с мунгалской стороны, для слѣдствія и разобранія о пограничныхъ ворово=ствахъ и прочихъ претензіяхъ, мунгалскихъ начальниковъ в Кяхтинскомъ и Цурухайтуевскомъ фарпостахъ, то и оные ни какого справедливаго удоволствія по=жалобамъ с россійской стороны за своимъ упрямствомъ не чинятъ, и представляемые имъ от россійскихъ коммисаровъ ясные и справедливые пункты не при=нимаютъ, и причитаютъ поклепными, а свои, ко=торые уже и послѣдствіи оказались поклепными, причитаютъ дѣйствителными, хотя и сами видятъ

что воровство и непорядки более происходят от ки=
тайских подданных пограничных мунгалцов, а=
не от российских подданных, ибо тому ж те мунгалы все
улусные их мунгалских начальников и с ними одной
природы, а может быть, что некоторые и родствен=
ники и свойственники, чего ради и следствии чинят
весма слабо и нерадетелно и за многих мунгалцов,
кои при следствиях о своих претензиях доказать
не могут, вместо их в ответы вступают, и тем
явное на себя подозрение наводят, и по таким
обстоятелствам никак невозможно от них ско=
раго и праваго окончания в пограничных делах
ожидать; понеже бывшие в прошлом 1751 году в кяхтин=
ском форпосте чугучаев зыргы тайджи с това=
рищи; в цурухайтуевском совестник дамерин с то=
варищи ж такожде никакого удоволствия по россий=
ским искам не учинили, и остались оные впредь
к требованию с мунгалской стороны, а имянно: в к=
яхтинском форпосте по сту подватцати двум
искам, лошадей шесть сот двадцать восемь,
верблюдов три, рогатого скота шездесят семь, в том
числе три оленя, да по тем же искам увезен=
ных силно совестник один, женок три, денег
восемь рублев, два тюка мерлушки и другия ме=
лочи, да долговых российских купцов на китай=
ских подданных денег семнатцать тысяч
три ста двацать четыре рубли сорок три
копейки, да безценны сто пять десят кож
скотинных сырых, на цурухайтуевском

За улусов осталось, лошадей пять тысячь сто со=
рок пять, верблюдов дватцать, а всего на обоих в
форпостах, лошадей пять тысячь семь сот семь=
десят три, верблюдов дватцать три, рогатаго
скота шестьдесят семь, да кроме трактата за
каждую лошадь и верблюда и скотину ялы подлежати,
и того с настоящими надлежит быть к отдаче
с мунгальской в российскую сторону, лошадей шесть=
десят пять тысячь девять сот одна, верблюдов
двести пятьдесят три, скота семь сот тритцать
семь.

Сверх же того уведомлены мы, что бежавшие из
России в 1749 году ведомства кузнецкого из мраских
волостей двѣ семьи людей с женами и детми, да в 1750
году из саянского острогу канакирь никита калезин,
живут нынѣ, первые в мунгальском вѣдомствѣ
у улусного начальника зайсана каши, кочующего в=
верх по рѣкѣ кемчигѣ, а последней то есть кана=
кирь у мунгальца кинчелея.

И понеже такие, подданным ея императорскаго
величества всероссийской обывателем, от мунгаль=
ских воровских людей чинимыя обиды и разорении,
болѣе происходят от слабаго смотрения мунгаль=
ских караулных начальников, которые как
и выше показано нетокмо никакого о воздер=
жании таких воровских людей старания не=
прилагают, но еще и паче оных к воровству
поощряют, видя за себя заступление и укры=
вательство от определенных с мунгальской

стороны для разобранія о пограничныхъ ссорахъ и воровствахъ комиссаровъ, а оные надѣяся на мунгальскихъ пограничныхъ управителей, кои имъ въ родствѣ и свойствѣ находятся, такъ отважно и въ противность постановленнаго между обоими Имперіями трактата поступаютъ, и россійскіе справедливые требованіи уничтожаютъ; того ради мы васъ о вышеписанномъ дружебно увѣдомляемъ и притомъ желаемъ, чтобъ вы Его Богдыханова Величеству о всемъ томъ донесли, и исходатайствовали бы такой указъ, чтобъ зачиненныя въ противность мирного трактата обиды и раззореніи, россійскимъ подданнымъ надлежащая и справедливая сатисфакція дана, и крѣпкое запрещеніе учинено было, чтобъ россійскихъ подданныхъ бѣглыхъ или инако въ Мунгалы зашедшихъ не принимали, и нынѣ тамо находящихся возвратили, и пограничнымъ россійскимъ командирамъ отдали, а дабы впредь такіе отъ мунгальскихъ воровскихъ людей чинимые россійскимъ подданнымъ самовольные поступки и обиды и отъ того происходящія между обоими сторонами напрасные ссоры предупреждены и вовсе пресѣчены быть могли, для того бы Его Величество соизволилъ опредѣлить къ разобранію пограничныхъ ссоръ и воровства, вмѣсто мунгальскихъ комиссаровъ, изъ природныхъ китайскихъ командировъ, и которые бы такимъ повелѣніемъ снабдѣны были, чтобъ по требованіямъ съ россійской стороны на помянутыхъ мунгальскихъ воровскихъ людей по дѣламъ и точно по постановленному мирному трактату

Поступали, от чего наилучше уповать надлежит что не-
толко пограничная тишина содержана будет, но и обоих
сторон подданные своими промыслами спокойно полъ-
зоватся станут, когда увидят что мунгалским и
воровским людем такого послабления и поноровки
как ныне чинено не будет, а поступатся с ними
сходственно и несумненно по трактату, чем и у самих
воров от воровства охота отнята быть имеет,
также потребно те дороги, которыми воровские
люди от болшой части проходят и кражи делают,
а караулов с нашей стороны тамо нет, а именно
при реке Аргуне и других тамо местах, вновь
караулы учредить, и приказать как им, так
и прочим неослабное смотрение иметь, чтоб ни-
кто в российскую сторону тайно проезжать и про-
ходить не мог. Впрочем желая вам всякаго бла-
гополучия, на всегда пребудем.

Ваших сиятелств и превосходи-
телств доброжелателные.
Ея императорскаго величества
всероссийской, верховнейшие сенаторы.

В Санктпетербурге
марта 19 дня 1752 году

Suae Majestatis Magnarum Asiae Regionum Imperatoris Monarchae Despoticissimi Bogdojensis et Sinensis Chani, Supremis Ministris Imperiique Negotiorum Directoribus in Tribunali Exteras Provincias Regente.

Retulit Nobis existens in Selenginsco Thalassiarchus Urbisque ejusdem Praefectus Jacobi quo pacto Augustissimae Imperatricis Dominae Nostrae Longe Clementissimae, Russici subditi nec non alienae fidei, tributarii, ad limites hujus Imperii degentes, continuas injurias et expilationes, à Mungalicis rapinis deditis hominibus per furtum et abductionem agminum equorum pecorisque patiantur. Et quamvis hac de re Praefecti excubiarum Mungalicarum monentur, et ab iisdem requiritur, ut quidquid per rapinas ablatum fuerit, restituii curent reisque poenam quam merentur infligant, nihilominus tamen dicti Praefecti hac in re non solum minime satisfaciunt, verum etiam hujus modi furibus, in sceleribus illorum libere perpetrandis, palam indulgent. Utpote si quando ex parte Russiae, vestigia, furto abductorum equorum, ad limites Sinenses tendentia, a Sinensibus custodiae limitum Praefectis indicantur; Ii tamen non attenta hac probatione inanes plane et sola illusione nitentes excusationes perhibent. Accedit etiam, quod Mungalicae excubiae, consulto agmina equorum suorum in Russiae confinia adpellant, eademque paulo post limites versus, retro repellant, interim vero dum haec agmina, furto abducta fuissent, vestigia eorum Russicis limitum custodibus, falso indicent, quo facto, subito versus limites suos fugiunt. Licet autem Mungalicis Praefectis ejusmodi fraudulosae vestigiorum indicationes, à Russicis Praefectis demonstrentur, illi tamen, nihil aliud respondent, nisi

quod jam semel indicaverint vestigia per subditos hujus Imperii abductorum equorum ne quidem hic multa verba faciamus, de quamplurimis aliis, quas illi saepius peragunt, tractatus pacis et bonae amicitiae infractionibus, ex quibus pariter ac ex aliis rationibus conjicere fas est, ipsos Sinenses Praefectos, in his latrociniis complices esse. Praeterea ad fluvium Argum infra Zuruchantum e Regione Insulae Argum et fodinarum argentearum, caeterisque illius orae in locis furto dediti Mungali transeundo intra (limites) Russiae, repellunt pariter equorum agmina russicorum ad modo dictas fodinas spectantium; probatio autem per vestigia, non est cui indicetur, cum non sint ibi excubiae ex parte Sinensi. Superius vero circa Zuruchantum sunt quidem Sinenses excubiae, at cum earundem Praefecti asseverint ac si nulla iis horum locorum inspectio ex officio incumbat, necesse verum est, ibi ex parte Russiae, ab Zuruchanto descendendo circa fluvium Argum excubias collocare. Quod ut ex parte Sinensi etiam fiat, é regione ejusdem loci circa eundemque fluvium, hac de re ut et de injuriis expilationibusque Subditis Russiae factis haud semel quidem scripsit dictus Thalassiarchus Jacobij, ad Praefectos collimitaneos, attamen ab illis nulla ei amplius responsio facta est, nisi quod variis excusationibus, tempus extrahendi dixerint sese hac de re ad Tribunal scripsisse, nullum autem ab eo adhuc accepisse mandatum. Interea furto deditі Mungali trajicientes fluvium Argum maximas in confiniis Russicis, degentibus incolis, injurias expilationesque faciunt. Quemadmodum die „14„ Julii praeteriti anni 1751. factum est; quod cum ex parte Russiae missi quidam fuerint ad persequendos fures, qui ex agmine ad Russicos subditos pertinente viginti equos versus fluvium Argum in Oras

Sinenses abduxerunt, unum ex missis ratione Tungusum qui recenter baptisatus, nomen Joannis audivit, antea vero Mungalico vocabulo Tulamba appellabatur, iidem fures trucidaverint, et tandem post perpetratum hoc scelus in sylvam aufugerint, et equos secum abduxerint.

Quod ad Praefectos ex parte Mungalica ad inquirendadiscernendaque inter collimitaneos utriusque partis incolas latrocinia ceteraque pretensiones in locis Kyachtensium Zuruchantensiumque Excubiarum constitutos attinet, pari modo omnem juxta remonstratas ex parte Russiae querelas, iustitiam pertinaciter recusant, et quaevis ab Russicis Commissariis exposita iis liquida plane et justissima gravamina pro falsis ac quasi mala fide excogitatis inique agnoscunt, propria autem, quamvis falsitas eorum inquisitione peracta jam pridem probata fuerit, pro realibus et legitimis agnoscenda satagunt, licet ipsi satis abunde perspiciant, omnia hujus modi furta latrociniaque omnino à Mungalicis subditis collimitaneis, non autem ab Russicis perpetrari: Dicti praeterea Mungali omnes sunt Ulussenses servi eorundem Praefectorum Mungalicorum, nec non ex eadem gente cum iis oriundi; fieri etiam potest, quod multi sint eorum affines et consanguinei, qua propter etiam scelerum eorum inquisitio leviter et incuriose ab ipsis peragitur; imo pro pluribus Mungalis, qui coram inquisitionibus pretensiones suas demonstrare nequeunt, rem agunt, quo facto penitus de se suspicandi occasionem prebent, ideoque et prompta pariter ac justa reparatio gravaminum limitaneorum hujus Imperii subditorum, nequaquam expectari potest. Quippe qui praeterito 1731mo Anno, in loco Stationis Kyachtensium vigiliarum commorati sunt, Gutugar Sigry -

Tanschij in loco stationis Zuruchantensium vigiliarum Consu-
liarius Damerin cum sociis suis, nullam quoque juxta exhi-
bita ex parte Russorum gravamina satisfactionem prestite-
runt; quorum legitimae transactiones, in statu quo et in futu-
rum ex parte Mungalica requirendae manserunt, scilicet -
juxta Pretensionem in loco Stationis Kyachtensium vigilia-
rum exhibitam vigore 122. Punctorum, restitutio 628. equo-
rum, 3. Camelorum; 67. varii generis pecorum, comprehensis in
eodem numero tribus Cervis Tenore Eorundem Punctorum requi-
ritur redditio violenta manu rapti unius Sojoteni, triumque
faeminarum restitutio; octo Rublionum pecuniae; duorum
fasciculorum pelliüm agninarum aliarumque minoris mo-
menti rerum; praeterea debitae ex parte Sinensium Russicis
mercatoribus pecuniae 17324. Rubl: 43. Cop: et 150 crudorum
denique, quorum pretium adhuc indeterminatum est, coriorum.
In loco stationis Zuruchantuensium vigiliarium praeter ea -,
quae jam restituta fuerunt, adhuc extradendi sunt, 1545,
equidzo Cameli, qui supradictis additi, in utrüque memora-
torum vigiliarum stationibus, sistant numerum 1773 equo-
rum 75 Camelorum, et 67. varii generis pecorum, insuper
vigore Tractatus pro quolibet Equo, et Camelo, nec non pro
Pecore debet Solutio fieri decem pliciter scilicet decem Capita
pro uno; ideoque ex parte Mungalica, Russicae extradenda
sunt, equorum capita 6690. Camelorum 253. Pecoris 737.
Praeterea certa fide Nobis relatum est, quod qui Ao. 1749.
ex praediis Mratensibus, Curnecensis Praefecturae aufuge-
runt cum uxoribus ac liberis, duo russici subditi, nec non
unus Balistarius nomine Nikita Laletin qui Ao. 1750. ex
Jajanensi carcere eruptus, fuga salutem quaesivit, degeant
nunc temporis priores duo in Mungalica ditione apud-

Ulusfensera Praefectum Saisanum, qui nunc iterum prope Fluvium Kemezuk campestre Domicilium habet, Balistarius autem apud Mungalam Kinczelekum.

Cum itaque tantae subditis, Sacrae Imperatoriae Majestatis totius Russiae, per Mungalicos furto declitos injuriae expilationesque fiant, praecipue ea ex causa, quod Praefecti Mungalicarum Excubiarum, muneris sui officii, haud cum debita cura et illa, quae requiritur justitia perfungantur; dum, ut supra dictum est, non solum illam ad coercendos eiusmodi fures curam adhibent, verum sceleri eorum favendo ad furta excercenda, majorem animum iis prebent, cum sciant sibi protectionem fieri à Commissariis ex parte Mungalica ad discernenda collimitanea disidia et furta, constitutis, hi autem patrocinio Murzalicorum Praefectorum, ut sibi affinium et consanguineorum, niti, talem in modum proterve contra jura Tractatûs inter Utrumque Imperium sancita, sese gerunt, Pretensionesque Russicas suosque deque faciunt.

Hinc est, quod vos amice monemus de supradictis inconvenientiis, desideramusque, ut omnibus his Suae Boqdichanae Majestati relatis certis, emanationes talis à Majestate Sua mandati, quo pro omnibus quae contra Jura tractatus, Russici subditi perpessi sunt, injuriis et latrociniis, debita, justaque satisfactio fiat, serioque prohibeatur, ut nemo Russicorum subditorum in Mungalia quovis modo transfugeat nec recipiatur, nec comorandi habitandique ibi facultas illis concedatur, è contrario autem, omnium eorum restitutio et collimitaneis Russicis Praefectis extraditio, injungatur. Ut vero pro futuro tempore, insolentes eiusmodi Mun-

galorum paisus et injuriae, quae Russicis subditis ab ipsis fiunt, indeque ab utringue parte multa non secus oriuntur ac incommoda dissidia penitus abrogari prescindique possint, Velit Sua Bogdichana Majestas ad discernenda limitanea, et furta gravamina in locum Mungalis eorum Commissariorum, e nativis Sinensibus Praefectos constituere tali mandato munitos, ut circa omnes ex parte Russica ad predictos insolentes Mungalos Pretensiones, ad tractatus normam, bona fide easdem pretensiones examinando, rem agant. Quo pacto tandem aliquando fidutius sperandum est, non solum in confiniis transquillitatem exactius observatam, verum etiam utriusque partis subditos securius maiorique cum emolumento mutua Commertia exercituros fore, cum viderint, nullum amplius Mungalicis furibus, ut hactenus fuerat, indulgentiam fieri, Tractatumque in omnibus eius Punctis exacte accurateque observari; quo facto ipsis etiam furibus animus furandi deficiet. Necesse praeterea est, ut omnes viae, quibus fures nullo Obice ex parte Vestra posito, et in Specie majori ex parte iuxta fluvium Argum transire, furta exercere solent omnino precludantur, et ut in his pariter aliis locis vigiliae constituantur, quibus serio precipiatur, ut omni cum cura attendant, ne quisquam Mungalus in Russiae partem, clandestino aliquo itinere venire queat. Quod superest, omnem Vobis prosperitatem precamur, jugiterque manebimus.

Vestris Illustritatibus et
Excellentiis, bene favent
Suae Imperatoriae Majestatis
Totius Russiae, Supremi Senatores

Petropoli, 19me die
Martii A. 1752.

第貳拾貳號

No. 22

No 53

第五会議室

Его Величества великихъ азіатскихъ странъ Императора
Монарха самовластнѣйшаго Богдойского и китайского хана,
Верховнымъ Министрамъ и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ыхъ дѣлъ Управителямъ
въ трибунале иностраннаго департамента Управляющимъ.

Чрезъ отпущающагося в селенгинской Бригадира и тамошняго коменданта Якобія, получили Мы исправно из вашего Китайского трибунала листъ, которымъ вы насъ уведомляете, о хотогойскомъ Мунгалѣ Ченгунджапѣ, что онъ взбунтовался, и со всемъ своимъ подданствомъ бежалъ, и хотя вы его поймать велели, однакожъ думаете, не побежитъ ли онъ для спасенія своего в Россійския Границы, и потому требовали вы, чтобъ Мы онаго Ченгунджапа, когда онъ в здешнихъ Границахъ появился, приказали поймать и к вамъ прислать, а скотъ и пожитки его отдать вы нашимъ людямъ.

И на оное Мы чрезъ сіе вамъ дружески объявляемъ, что означенной хотогойской Ченгунджапъ хотя б и сталъ убѣжища въ Россійскихъ Границахъ искать, но по настоящей между обоими Государствами дружбѣ и мирному трактату намъ перебѣщиковъ онаго принять не будетъ, чего для и пограничнымъ нашимъ командирамъ Мы накрепко подтвердили, что естьли бъ оной Ченгунджапъ в здешнихъ Границахъ появился, чтобъ его старались поймать и отдать вашимъ пограничнымъ командирамъ. Впротчемъ желая вамъ всякаго благополучія пребываемъ

Вашихъ Сіятельствъ и превосходительствъ доброжелательные
Ея Императорскаго Величества Всероссійской верховнѣйшие Сенаторы

въ Санктъ петербургѣ
Апреля 17 дня
1757.

第貳拾叁號

No. 23

NO. 53

Его величества великихъ Азіатскихъ странъ Императора, монарха самовластнѣйшаго, богдойскаго и Китайскаго хана, верховнымъ министрамъ, и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ыхъ дѣлъ управителямъ, въ трибуналѣ Иностраннаго департамента управляющимъ.

Получены здѣсь два листа ваши прошлаго 1756 года октября 13 дня, изъ которыхъ усмотрено.

Изъ перваго, требованіе ваше о зенгорскомъ тайджи Амурсананѣ, которой при нынѣшнемъ въ зенгорскомъ народѣ смятеній и междуусобій предавался въ вашу сторону но потомъ разбивъ бывшихъ въ зенгорской землѣ генераловъ вашихъ искалъ въ зенгорскомъ народѣ настоящимъ владѣльцомъ учинится, однако партія его посланнымъ съ стороны вашей войскомъ разбита, а онъ Амурсананъ бѣжалъ въ киргисъ-касаки, за которымъ и армія ваша въ слѣдъ отправлена.

И вы разсуждаете, что онъ въ киргисъ касацкой землѣ конечно не усидитъ, но по опасности чтобъ его въ вашу сторону не отдали принужденъ будетъ бѣжать въ Имперію ЕЯ ИМПЕРАТОРСКОГО ВЕЛИЧЕСТВА, НАШЕЙ ВСЕМИЛОСТИВѢЙШЕЙ ГОСУДАРЫНИ, и потому уповаете, что онъ въ такомъ

Сычас к намъ присланъ будетъ, чего ради вы по силѣ находящатося между обоими Державами трактата, о семъ к намъ и пишите, объявляя притомъ что принятыхъ в ваше подданство зенгорцовъ — повелѣно отвесть к урочища Калканскія.

Из другаго, что когда Генералы ваши прибыли в порученные имъ мѣста, гдѣ известные в тинахъ Урянхайцы находились, то которыхъ тамо застали тѣмъ о семъ ройхъ преступленіямъ на казни — учинили, а иной бѣгали, и в другихъ мѣстахъ укрывались тѣхъ переловили, кромѣ зайсанта Омбы сына Болота, который с протчими боясь себѣ повинтѣ наказанія ушелъ в Россійской фортостъ — стоящей при Границѣ на берегу Рѣки Бѣлой и которомъ они Генералы подошедъ для требованія — оного Болота и протчихъ посылали от себя по — мощныхъ тайджіевъ Джанчупа даже стопарищи к Россійскому Колыпана Города управителю полковнику Семену Кологову, токмо оной полковникъ ихъ не выдалъ, ставимъ объявленіемъ, что оные — Урянхайцы вошли в здѣшніе Границы сами, почему и отдавать ихъ не надлежитъ, и что из здѣшней фортостѣ вашимъ войскамъ вступать недолжно было, и притомъ оной полковникъ прислалъ и вашимъ Генераламъ о томъ за печатью своею письмо, которые получа таной себѣ обѣтъ

хотѣли распорядя войско в тотъ форпостъ силно войти, и уранхайцовъ взять, но принявъ в разсужденіе мирное между обоими Гдрьствами согласіе, засходнѣе признали доложить Его Богдоханову Величеству, и стоя тамо при Границахъ Россійскихъ ожидать Указа.

Потому вы объявляетѣ, что прежніе примѣры неслужатъ, ибо нетокмо тѣ уранхайцы но и всѣ стали быть нынѣ под владѣніемъ вашего Гдрьства, по таковымъ обстоятелствамъ когда Увѣдомленось было о смятеніи и Крайнемъ раззореніи зенгорской земли, тогда для приведенія оной в покойное состояніе посылано было с вашей стороны войско, которымъ нынѣ оная земля уже в дѣйствителное состояніе и приведена, и притомъ в подданство вашего Гдрьства покорены, и упомянутые уранхайцы из которыхъ на послѣдокъ нѣкоторые от Его Величества Гдря вашего чинами жалованы, а между другими из хатунскихъ уранхайцовъ зайсантъ демерзи стоварищи пожалованы штабъ офицерами которымъ всемъ по рангамъ выданы для ношенія на шапкахъ обыкновенныя чиновные шишки и перья, и потому вы признаваетѣ, что можетъ быть помянутыхъ уранхайцовъ здѣшней полковникъ держитъ по незнанію такого о нихъ обстоятелства.

А понеже и уранхайцовъ по вышепоказанным обстоятелства

признавати вы за ваших, а из них некоторые и ранги
ваши имеющия в здешней стороне находятся, каковых
яко действительных перебещиков постановленной
между обоими Государствами трактатов держать и мяко
запрещает, тогда с вашей стороны требуется, что
здешнему поминанию Колобову поручено было тех
беглых урянхайцов отдать, зачиная оное требова-
ние тем, дабы оное здесь принято было в разсужде-
ние, и за малое число таких малых перебещиков
не повредилось мирное наше согласие.

В противном тем же листом сообщается, что,
когда ваши генералы были у реки называемой Эли,
наши тамо издавна зашедших наших купцов
Федора Столярищи которых Его Богдоханово
величество указал отослать всех в здешнюю
сторону, и притом изъясняется, что хотя оных
людей, яко способно для торгу в зенгории заше-
дших непротивно было трактату удержать. однако
по склонности Его Богдоханова Величества
к содержанию между обоих государств согласия. Как
оные на границы здешние отосланы так и еще
и найденныя тамо же в зенгории шестдесят четыре
семьи ятудов? и багабиницов, которые немалое
тому время, как киргис касаками захвачены
были, а потом от касак в полон взяты ив-
зенгорцам же в здешнюю же сторону, понеже они
сказались сюда принадлежащими, отправлены.

Сверх того получен здесь лист и от генерала ва-
шего правым флангом войска командующаго,

при которомъ названной в листѣ вашемъ какъ выше
сего упоминается, купцомъ здѣшной подданной федоръ
стопарищи тремя человѣки присланъ причемъ о оного
Генерала в отвѣтѣ вашего листа писано, что они
на вѣру или отправлены были посланцами, а между
тѣмъ и оной Генералъ упоминая о вышеписанномъ
амурсананѣ пишетъ, что ежели оной прибѣжитъ
в здѣшнюю сторону, тобъ онъ по силѣ мирного для
общаго покоя постановленнаго трактата поимав
и в нашу сторону присланъ былъ.

на что на все с высочайшей стороны ЕЯ —
ИМПЕРАТОРСКОГО ВЕЛИЧЕСТВА ВСЕРОССІЙСКОЙ
НАШЕЙ ВСЕМИЛОСТИВѢЙШЕЙ ГОСУДАРЫНИ знать дается.

Извѣстно всѣмъ, что зенгорской народъ обоимъ
Государствамъ сосѣдственной, донынѣ былъ ни кому
неподданной, и находился по управленіемъ собственныхъ
своихъ владѣльцовъ, почему бывшей въ 1731 году у
Россійскаго ИМПЕРАТОРСКОГО двора, вашего Государства
посолъ Асхани Амба Тоши стопарищи, по случаю
бывшей тогда у Китайского Государства, с зенгорскимъ
народомъ войны, по указу ЕГО богдоханова Вели-
чества, такое здѣсь предложеніе чинилъ, что когда
ихъ Китайскіе войска будутъ наступать на зен-
горской народъ, а изъ того народа, которые улусы
будутъ уходить в Россію, тобъ тѣхъ принимать,
только бъ изъ нихъ выдавать в китайскую сторону
владѣльцовъ и зайсанговъ, а которые в Россію при-
мутся, тѣхъ содержать в стражѣ и в крѣпкомъ
мѣстѣ, дабы оные на Границахъ ни какихъ задо-
ровъ и противностей чинить не могли, оной посолъ

Сверхъ того представлялъ здѣсь, что когда китайскими войсками, зенгорская земля овладѣется, то и изъ той земли, что потребно будетъ, въ здѣшнюю сторону уступлено быть можетъ, на что ему тогда по указу ЕЯ ВЕЛИЧЕСТВА блаженныя памяти Гдрни Императрицы Анны Іоанновны отвѣтствовано, что о выдаче въ такомъ случае зенгорскихъ владѣльцовъ и зайсантовъ въ здѣшнюю сторону выбѣгающихъ можетъ впредь соглашенось быть дружески.

Предъ нѣсколькими же годами, когда послѣдней зенгорской главной владѣлецъ лама даржи ноіономъ дебачею убитъ, и оной дебачи вмѣсто его въ зенгорскомъ народѣ настоящимъ владѣльцомъ утвердится искалъ, но притомъ съ другимъ зенгорскимъ ноіономъ амурсананемъ, которой ему сперва въ томъ помогалъ возъимѣлъ не согласіе, то отъ того оной народъ пришелъ въ между усобіе и разъ сѣяніе а некоторые изъ зенгорскихъ зайсантовъ, въ томъ числѣ и зайсантъ омбо съ сыномъ, такъ же и другіе которые и предтѣмъ по болшой части кочевали въ близости Россійскихъ Границъ, ретировались къ самымъ границамъ, и еще тогда просили о принятіи ихъ въ подданство ЕЯ Императорского Величества, нашей всемилостивѣйшей Гдрни.

И хотя здѣсь при томъ постороннѣ уже и извѣстно было, что съ стороны ЕГО БОГДОХАНОВА ВЕЛИЧЕСТВА, по такому зенгорскаго народа между усобію, на оной военное наступленіе чинится,

однакожъ сїе обстоятелство препятствоватъ немо жно, чтобъ изъ нихъ зенгорцовъ которые въ подданство ЕЯ ИМПЕРАТОРСКОГО ВЕЛИЧЕСТВА быть пожелаютъ, и въ здѣшнюю сторону принимать, и то когда с вашей китайской стороны военные противъ оного народа-дѣйства произходятся, безъ предварителнаго о томъ въ здѣшнюю сторону сообщенїя, то слѣдователно и въ разсужденїи принимаемыхъ нынѣ в подданство ЕЯ ИМПЕРАТОРСКОГО ВЕЛИЧЕСТВА зенгорцовъ, с китайской стороны соглашатся потребности уже не было, тѣмъ наипаче, что какъ выше показано, сїе дѣло и с бывшимъ предъ симъ Китайскимъ посломъ формално окончано.

Такимъ образомъ здѣсь совершенно упователно было, что с стороны вашей оные изъ зенгорцовъ, которые к здѣшнимъ границамъ приближатся с намѣренїемъ ковступленїю въ здѣшнее подданство, не токмо требованы не будутъ, но и въ протчемъ оставлены быть имѣютъ в покое, равномѣрно какъ и со здѣшной стороны в произвожденїи надъ зенгорцами с стороны вашей военныхъ поисковъ, хотя объявленїя о томъ в свое время въ здѣшнюю-сторону, по настоящей между обоими Государствами дружбѣ и не учинено, ни какъ не препятствовано, и нынѣ не препятствуется, но напротивъ того умалчивая уже о томъ, что многїе изъ нихъ зенгорцовъ которые шли для вступленїя в подданство ЕЯ-ИМПЕРАТОРСКОГО ВЕЛИЧЕСТВА едва не изъ подъ самыхъ здѣшнихъ границъ вашими войсками забираны были, то и затаками которые дѣйствително-уже в границахъ находились, в минувшемъ лѣте.

близко кольтанской крѣпости с двѣ тысячи человѣкъ войска вашего внутрь же здѣшнихъ границъ вступало, и началники оного требовали выдачи тѣхъ зенгорцовъ возвратно, а особливо зайсанговъ Гендишиу, Болота, и Кагая, предъявляя какъ и в листѣ вашемъ показано, что они приходили в подданство Его Богдоханова Величества, и пожалованы были шапками с перьями, а потомъ отлучились. причемъ оные мунгалские началники угрожали: когда доброволно помянутые зенгорцы отданы не будутъ, то они прибавя войска, из стоящего в близости здѣшнихъ же границъ, и неприятелски поступать имѣютъ, такъ что командующей в той крѣпости подполковникъ Колобовъ хотя на то и отвѣтствовалъ, что сии зенгорцы приняты в подданство Ея Императорского Величества, по собственному ихъ прошению, и что вашимъ началникамъ не только такие неприличные угрозы чинить, но и в здѣшние границы в противность настоящаго между обоими Государствами трактата вступать недолжно было, однакожъ потому, что они тѣмъ еще не удоволствовались, принужденъ былъ напослѣдокъ онъ подполковникъ Колобовъ дать имъ от себя и письменное свидѣтелство в томъ что помянутые зенгорцы дѣйствително приняты в подданство Ея Императорского Величества.

А понеже по 10. пункту заключеннаго между обоими Государствами трактата, имянно запрещено вступление в границы оружейною рукою,

то вы сами признать можете, коимъ образомъ бывшей поступокъ вашихъ началниковъ с доброю дружбою несходственъ, и мы уповаемъ что потому не оставлено будетъ воинскимъ вашимъ началникамъ подтвердить впредь от того воздержатся.

Впротчемъ же из вышеписанного изъясненія, какъ мы чаемъ неменше вы усмотреть можете, и те справедливые резоны какіе к принятію в подданство ЕЯ ІМПЕРАТОРСКОГО ВЕЛИЧЕСТВА Зенгорцовъ, какого бы чина они ни были находятся, ибо что особливо касается, и до требуемыхъ вами имянно на основаніи того что предсимъ приходили они в подданство вашего Гдрьства, и жалованы были чинами, и особливыми знаками, то еще с начала произшедшаго в Зенгорскомъ народе между усобія, какъ выше упоминается, и слѣдовательно прежде нежели они из поздешнихъ границъ вашими войсками забраны были, а другіе к вамъ ушли, к здешнимъ границамъ приходили, и по неоступному ихъ прошенію о бытіи в подданстве ЕЯ ІМПЕРАТОРСКОГО ВЕЛИЧЕСТВА допущены были при оныхъ кочевать с писменнымъ ихъ о подданстве обязательствомъ, с котораго самаго времяни не инако какъ за здешнихъ подданныхъ почитаемы были, и потому и оные принадлежатъ болѣе к здешной сторонѣ, а что с стороны ЕЯ ІМПЕРАТОРСКОГО ВЕЛИЧЕСТВА нашей всемилостивѣйшей Гдрни от сюда от насъ при отлученіи ихъ создешнихъ границъ в вашу сторону протестовано не было, сіе произошло от того только, понеже потеряніе ихъ здѣсь нестоль заважно

Признано, что бъ о томъ между двумя великими Гдр-
ствами сношеніе имѣть и претензіи заводить.

Притомъ же при всемъ изъ ихъ зайсанговъ Омбо-
ис сыномъ его Болотомъ, и здѣшней сторонѣ напре-
сего показали многіе неудоволствіи, воровскими
побѣгами и здѣшнимъ Границамъ, и убивствомъ
людей и отгономъ лошадей и скота, яко же и-
возвращенной нынѣ с вашей стороны Россіанинъ
С товарищи его, называемой Василей Федоровъ, въ-
зенгорской плѣнъ попался по ихъ же коварству, и-
онъ не купецъ, но казакъ, и отправленъ былъ съ-
другими въ 1754 году къ нему Омбѣ со здѣшней Гра-
ницы по причинѣ учиненнаго ихъ людми изъ подъ одной
по Граничной крѣпости отгона многаго числа ло-
шадей, для требованія в томъ сатисфакціи, но онъ
вмѣсто того и тѣхъ посланныхъ у себя в неволѣ-
удержалъ, и потомъ далѣе в зенгорской народъ-
отослалъ, в чемъ по всемъ здѣсь еще ими изслѣ-
довать надлежитъ, и для того повелѣно его Омбу
и с сыномъ его Болотомъ от Границы по крѣпостямъ
Карауломъ прислать сюда.

А и протчіе в подданство ЕЯ Императорскаго-
Величества пришедшіе зенгорцы, дабы они яко-
беспокойные люди, будучи на Границахъ какого либо
сосѣдней дружбѣ между обоими Гдрствами щастія
во продолжающейся пред осужденія не причинили,
от границъ заведены быть имѣютъ внутрь Им-
періи в далніе мѣста, о чемъ поступлено будетъ
точно такимъ образомъ какъ о томъ бывшее
здѣсь въ 1731 году Китайское посолство представляло,

напротиву того уповаемъ, что ис вашей стороны взя-
тые зенгорцы для того ж резона заведены будут
в далние ваши мѣста, а в ближних и здѣшним гра-
ницам мѣстах кочевать не оставятся, как
о том из вышеписанных в первом вашем листѣ
и написано.

А между тем возвращение с вашей стороны озна-
ченного казака Василья Федорова, с товарищи его
так же здѣшних подданных байгачинцов, кромѣ
умерших в ваших границах тринатцати человѣк,
пятидесяти одного человѣка, признавается за знак
доброй дружбы, и притом ожидается что и всѣ здѣ-
шние подданные которые в зенгорском народѣ еще
найтитися могут, на здѣшние границы отправле-
ны быть имѣют, ибо по каковому бы в протчем
случаю кто из здѣшних подданных в окрестных на-
родах ни находился, но когда такой в вашу сторо-
ну достанется, и удержанию его запрещенной, и для
благополучия обоюдных подданных продолжающейся
трактатъ ни какого права не подает, почему
и со здѣшней стороны как с перебѣщиками, так
и с выходцами из других земель поступается.

Но ежели еще и принятие в подданство ЕЯ ИМПЕ-
РАТОРСКОГО ВЕЛИЧЕСТВА зенгорцов, объявленные е-
резоны показались бы кому за недоволные, то напро-
тив того здѣсь объявляется, что в 1701 году при-
сылкой Аюки хана Санжип, из здѣшняго подданного
торгоутского народа в зенгорской народ принят бы.
Здѣшние нойоны Данжин Санжипеев сын, и его сы-
новья Ак, Малай, и Агаптан, да его ж Данжинов

племянники Дадна, Тара, и Дарма с двадцатью —
тысячами кибитокъ улусныхъ калмыкъ, которые
хотя в Зенгорскомъ народѣ и остались, однакоже
со здѣшной стороны не токмо не уступлены, но еще
и до самаго напоследи бывшаго ихъ владѣлца фор-
малная о томъ претензія произходилась, сверхъ
того со здѣшной же стороны к Зенгорскому народу
яко соседнему, и другіе многіе претензіи есть,
о причиненныхъ от нихъ пограничнымъ обывате-
лямъ обидахъ и о протчемъ, которыхъ удоволство-
ваніе весма знатную сумму сочинять можетъ.

И такъ когда нынѣ Зенгорской народъ по прѣ-
ятеніи вашему пришелъ в подданство вашего
Царства, остается вамъ и всѣ имѣющіяся со-
здѣшней стороны в разсужденіи онаго Зенгорскаго
народа претензіи, на свою сторону перенять,
и по онымъ учинить удоволствіе, а инако за-
противно не почитать, что и со здѣшной сто-
роны при продолжающемся в томъ народѣ междо-
усобіи за принятыхъ и удержанныхъ тамо изъ-
здѣшняго подданного торгоутскаго народа двац
тысячъ кибитокъ со многими ноіонами и заи-
сантами, приходящіе к здѣшнимъ границамъ
Зенгорцы в подданство Ея Императорского
Величества нашей Всемилостивѣйшей
Государыни принимаются, и впредь приниманы быть
имѣютъ, тѣмъ наипаче что сей случай и на-
шей сторонѣ подаетъ неоспоримое право, и силою
от нихъ Зенгорскіе земли отступать у ихъ
забирать.

Въ разсужденіи же находящагося нынѣ по объявленію
вашему в Киргисъ Касацкомъ народѣ зенгорскаго
Нойона Амурсанана, и военнаго с вашей стороны
на оной народъ наступленія. За потребно признано
чрезъ сіе васъ увѣдомить, что многіе изъ Киргисъ
Касацкъ находятся в подданствѣ ЕЯ ИМПЕРА-
ТОРСКОГО ВЕЛИЧЕСТВА нашей Всемилостивѣйшей
Гдрни, и потому естьли с вашей стороны на здѣшн-
нихъ изъ того народа подданныхъ производится
война, то сіе обстоятелство с продолжающеюся
между обоими Гдрствами доброю дружбою есть не-
сходно, а надлежало было вамъ о семъ томъ пред-
варително дать знать в здѣшнюю сторону, и по-
ступать с ними по соглашенію обсюда, помянутой же
Амурсананъ гдѣ нынѣ находится о томъ здѣсь не
извѣстно, а хотя онъ когда ив здѣшніе границы
выбѣжалъ, однако вы выдачи онаго яко зенгорца, а
не природнаго вашего подданного можете требовать
не по силѣ трактата, но на основаніи одной толь
между обоими Гдрствами продолжающейся дружбы,
совсѣмъ тѣмъ естьли онъ когда в здѣшніе границы
выбѣжитъ, и тогда о томъ соглашенось быть можетъ
дружески, но притомъ не можемъ мы преминуть,
что не увѣдомить насъ о полученномъ нами изъ Зенгор-
скаго народа извѣстіи, о томъ когда о приведеніи
в подданство вашего Гдрства сего народа стара-
ніе прилагаемо было, оной в то время с вашей сто-
роны будто публикованными писменными Указами,
и тѣмъ обнадеживанъ былъ, что ЕГО БОГДОХАНОВО
ВЕЛИЧЕСТВО и Онятые у того зенгорскаго народа-

Всероссійской Имперіи земли силою возвратить може.
а понеже никакихъ земель у Зенгорскаго народа не-
взимано, то мы о томъ совершенной веры и не подаемъ
темъ наипаче что какъ и выше написано, бывшей
въ 1731 году Китайской посолъ асхани амба тоши,
о уступленіи изъ Зенгорскихъ земель, когда оны с на-
шимъ оружіемъ завоеваны будутъ с здешныя стороны
именемъ его Богдоханова величества формалное
обещаніе учинилъ.

О заключеніи же сего имеемъ мы указъ Ея Импе-
раторского величества нашей всемилостивейшия
Государыни и августейшей монархини обнадеживать
васъ о непременномъ содержаніи с нашей стороны договора
дружбы. и уповаемъ что и с вашей стороны такимъ же
образомъ в приключившихся случаяхъ поступлено быть имеетъ
ибо в томъ благополучіе обоюдныхъ подданныхъ и зе-
мель зависитъ. В протчемъ желая вамъ всякаго
благополучія пребываемъ.

Вашихъ сіятелствъ и превосходителствъ доброжелатели.

Ея Императорского величества
всероссійской верховнейшие сенаторы

Въ Санктъ петербургъ
маія 20 дня 1757 года

ДОКУМЕНТ № 1

7178 году [=1670 г.] апрѣля в 13 день по государеву царёву і великого князя Алексѣя Михайловича всея великия і малыя і бѣлыя Росиі самодержца указу, и по приказу Данила Даниловича Аршинского память нерчинским служилым людям десятникам казачьим Игнатью Милованову, Василью Захарову, подъячему Василью Милованову, Онтону Хилеву, Григорью Кобякову, толмачу Офонасью Ѳедорову: ѣхать им из Нерчинского острогу на Шингал*) реку к богдойскому кану. Прислан он Данило от Великого государя царя і великого князя Алексѣя Михайловича всея великия і малыя і бѣлыя Росиі самодержца, от его царскаго величества і многих государствъ государя обладателя на великую реку Шилку в Нерчинские остроги, а ему богдокану говорить, что у великаго государя царя і великаго князя Алексѣя Михайловича всея великия і малыя і бѣлыя Росиі самодержца і многих государствъ царя обладателя под его царского величества высокою рукою цари і короли і своими государствы, а великиі государь, их царское величество, жалует і держит их в своем царском милостивом призренiи. Он бы богдокан также поискал великого государя царя і великого князя Алексѣя Михайловича всея великия і малыя і бѣлыя Росиі самодержца его царского величества милости і жалованья, і учинился под его царскаго величества высокою рукою, а великий государь и царь і великий князь Алексѣй Михайловичъ всея великия і малыя і бѣлыя Росиі самодержецъ і многих государствъ государь обладатель учнет богдокана жаловать і держать в своем царском мило-

*) Река Сунгари (松花江)

стивом призренiи и от недруговъ ево в оборони и в защищении, и он бы богдокан однолично у него великого государя был под его царского величества высокою рукою навеки неотступно, и дань бы великому государю давал, і великого государя царя і великаго князя Алексѣя Михайловича всея великия і малыя і бѣлыя Росиі самодержца людям съ их людьми въ ево государстве і на обе стороны торговать повольною торговлею. И на чем онъ богдокан положит, с тем бы царского величества посланцов отпустил безо всякого задержания і къ великому государю к его царскому величеству отписалъ, а буде у нихъ грамот нѣт, і он бы богдохан і речью заказал. А буде богдохан учнет про Гантимура спрашивать, зачем де воевода Гантимура не послал, і вам бы Ігнатью с товарыщи говорить, что воевода Гантимура без государева указу послать не смѣет, потому что он Гантимур стар и не может, а писал воевода к великому государю къ его царскому величеству к Москве, и буде великий государь укажет Гантимура послать, і воевода по указу великого государя Гантимура пришлет тот час. Да он же богдокан учнет спрашивать про прежних государевых послов, которые послы были посыланы от великого государя от его царского величества, и вам бы говорить: были от великого государя посыланы послы при нем, воеводе, посол был Ѳедор Байков, а после того был Петръ Ярышкин, да бухаретин Сеткул Аблiн, и тѣ великого государя послы при воеводе от богдокана изышли здоровы. А вам же Ігнатью с товарыщи, ѣхать дорогою друг друга слушать, а буде из вас кто будет непослушный и станет озорничать, і вам бы Ігнатью с товарыщи тому непослушнику і озарнику по указу великого государя чинить наказанья без пощады. У сей наказной памяти по указу

великого Государя Царя и Великого Князя Алексѣя Михайловича всея великия и малыя і бѣлыя Росиі Самодержца воевода Данило Данилович Аршинской печать свою приложилъ. [Печать].

А буде у вас станут спрашивать про албазинских казаков, і вам посланцам говорить: учинилось де воеводе нашему ведомо от казаков, что приходили де под албазинский острог вольные дауры и чючири і под албазинским острогом служилых людей убили двенадцать человек и коней де и рогатой скот у них отогнали, а им де служилым людям сказывали ясачные оленные тунгусы что впрям де приходили под острог дауры і чючири, і казаки де по тому их задору ходили на них в поход, і воевода де по казаков позылал и велел взять албазинских казаков десять человек в нерчинский острог і держит их остроге чтоб они впредь без указу великих государей в поход не ходили і задору б не чинили и об указе воевода писал к великому государю к Москве.

ДОКУМЕНТ № 2

КИТАЙСКОГО БОГДЫХАНОВА ВЫСОЧЕСТВА НАД СТОЛЬНИКАМИ БОЛШЕМУ ДУМНОМУ И ДВОРЦОВОМУ БОЯРИНУ САМГУТУ С ТОВАРЫЩИ.

Бога Вседержителя в Троице Пресвятой Славима милостью, Великихъ Государей царей і Великихъ князей, Иоанна Алексѣевича Петра Алексѣевича, царей царемъ, обладателей странъ і государствъ, Великия и Малыя і Бѣлыя Росіі, и царствъ і государствъ покорителей самодержцевъ і отъ востока и до запада, владѣтелей сѣвера і юга императорей приналежащихъ, і имѣющихъ к нимъ государствъ Московскихъ, Киевскихъ, Владимерскихъ, Новогородскихъ, Казанскихъ, Астораханскихъ, Сибирскихъ, Псковскихъ, Смоленскихъ, Тверскихъ, Югорскихъ, Пермскихъ, Вятцкихъ, Болгарскихъ і иныхъ, Государей і Великихъ Князей Новагорода, Низовские земли, Чернѣговскихъ, Рязанскихъ, Ростовскихъ, Ярославскихъ, Бѣлоозерскихъ, Удорскихъ, Обдорскихъ, Кондинскихъ, і Государей Іверския земли, Карталинскихъ и Грузинскихъ Царей, и Кабардинские земли, Черкаскихъ и Горскихъ князей, и іныхъ многихъ Государствъ, под власть свою и превысокую руку покорителей и побѣдителей, крепчайшихъ Самодержцевъ, дарующихъ просящимъ миръ и тишину, и на облегчение и на лутчее состояние, вящей мирныхъ управителей христіянскихъ монарховъ украшенныхъ всякою милостію Высочайшаго Царей Царя Бога,

Іхъ Царьского Пресвѣтлого Величества столникъ і воевода Афонасей Тимофѣевичъ Савеловъ

Великихъ Азиацкихъ странъ повелителя монарха самовласнѣйшаго, меж премудрыми велможи Богдойскимъ закона управителя,

дѣлъ общества народа китайского хранителя и главы, настоящего Богдойского и китайского Богдыханова высочества, над столниками Болшему Думному і дворцовому Боярину Самгуту с товарыщи, моимъ Приятелемъ любителное поздравленіе.

Сего настоящего 7203 году [=1695г.], ноября в 10 день писал в Иркуцкъ стороны великихъ Государей нашихъ ихъ Царского Величества из города Селенгинска приказной иркутцкой сын Боярской Демьянъ Многогрѣшной, а в отпискѣ его написано: октября де в послѣднихъ числѣх явился в Селенгинскъ, перед ним, Демьяном, селенгинские толмач Петрушка киргиз да конной казак Ивашко Суклѣмской, которые посыланы к мунгалскимъ тайшам для провѣдывания тамошнихъ вѣдомостей; а явяся, за своими руками подали доѣздъ, а въ доѣздѣ их написано: в нынѣшнемъ 7203 году, сентября в день посланы де они были из Селенгинска до мунгалского тайши Ирдени Контазія, и, приѣхав к нему, тайше, Сентября в 4 день, и імъ, Петрушкѣ, он, тайша Ирдени Контазей, сказалъ: приѣзжал де к нему не в давныхъ числѣхъ китайскаго государства Богдыханова высочества банди алехамба и велѣлъ ему, тайше, ѣхать с собою в китайское государство; вскоре і ихъ де, Петрушку, он, тайша Ирдени, взял к тому алехамбѣ с собою же; а приѣхавъ к китайскому алехамбѣ, говорил онъ, Петрушка: что в прошлыхъ, 7199м и 7200м годѣхъ подданные великихъ государей нашихъ ихъ Царскаго Величества мунгалские тайши и табунуты, которые их, великихъ государей нашихъ жалованьемъ пожалованы были, и с улусными своими людьми, измѣня великимъ государямъ нашимъ, из под самодержавной их царского пресвѣтлого величества высокой руки бѣжали в мунгалскую землю и кочуют в мунгалской земле с подданными

китайскаго богдыханова высочества, с мунгалскими людьми вмѣсте, а в сторону великихъ государей нашихъ, их царского величества, под украинные городы, под Селенгинской и под заимки, для воровства и отгона табунов по вся годы во многолюдстве безпрестанно подѣзжают и русских людей на смерть побивают, и трабят и всякой скот отгоняют, и крѣщенных людей увозят с собою, и бѣглых крѣщеных людей с отгонными табунами к себѣ в улусы принимают, и не отдают.

Да в прошлом же 7201-м году от тѣх тайшей подбѣжали улусные воровские люди и разорили стороны великих государей наших их царского величества братцких ясачных людей и побили чловѣк с тридцат, конной и рогатой и всякой скот отогнали весь без остатку. И китайскаго богдыханова высочества алехамба им, Петрушкѣ, говорил: отпущен де он из китайскаго государства к мунгалским людям зимою, в февралѣ мѣсяцѣ прошлого 7202 года и от богдыханова высочества с ним приказано, будет ис стороны великих государей наших, их царского величества, у русских людей мунгалские люди которой скот отгонили и учинили какие обиды, велено ему, алехамбѣ, отгонной скот сыскивать и отдавать назад, такоже про всякие ссоры и обиды розыскивать с вышеписаного месяца февраля прошлого 7202 года; а про прежние отгоны и воровства их, мунгалских людей, и про бѣглых крѣщеных людей в китайской вѣдомости и от китайского богдыханова высочества, с ним такова приказа об отдачѣ нѣт, и разыскивать он, алехамба, не смѣет; а как де он будет в китайском государстве,—и о том, обо всем, богдыханову высочеству хотѣл учинить вѣдомо; и при них де, толмаче Петрушкѣ, приказывал алехамба мунгалских тайшей лутчим зайсанам, чтоб они, тайши

и зайсаны, отгонной скот сыскивая, русским людям отдали, всѣ без всякие препоны; и сказывал де им, тайшам, буде де из них или из людей их в том воровствѣ объявитца,—и тѣм людям быть от богдыханова высочества в жестоком наказаніи и в смертной казни бѣз всякие пощады, а буде отгонного скота сыскав, всего не отдадут, а чрез посланных великих государей наших их Царского величества гонцов Богдыханову высочеству про то учинитца вѣдомо, и на таких ослушниках скот будет взят с пенею и отдан руским людям безволокитно; і при отѣзде своем из мунгалских улусов, мунгалским тайшам он, алехамба, при них, толмаче Петрушкѣ, говорил не по одно время, и, ему, толмачу Петрушкѣ, заказывал: буде де тому отгонному скоту сыску и отдачи не будетъ, і в воровствѣ мунгалские люди обявятся,-и как будут из стороны великих государей наших их царского величества чрез Нерчинской в китайское к богдыханову высочеству с какими дѣлы посланные, чтоб о том богдыханова высочества к ближним людям писали, а от богдыханова высочества об том указ будет; и послѣ де ево, алехамбина, отѣзду они, тайши, собрав на воровских людех отгонного скотишка самое малое число лошаденок отдали, а до осталного скота не отдали; и они де, Петрушка, тот отгонной скот взяли и не весь, для того, что в далном растояніі до Селенгинска ѣхать было им нѣначем. А в прошлом в 7197 году, при съѣзде на посольских договорах великих государей наших их царского величества и богдыханова высочества, обоих государств великие послы, вѣчне подтвердя, написали: «буде из стороны царского величества великих государей наших будут измѣнники переходить в сторону государя вашего Его Богдыханова высочества, також де и в сторону Царского Величества

великих государей наших из стороны Государя вашего его богдыханова высочества какие измѣнники обявятца, и таких измѣнников отсылать в то государство, в которых они измѣнят». И по выше писаным обоих государств великих послов вѣчного миру договорам, мунгалским тайшам отгонной скот прошлых 7200-го, и 7201-го и 7202 годов и бѣглых новокрѣщенов и увезеных руских людей в сторону великих государей наших их царьского величества в порубежные городы отослать повелите, и дать провожатых для оберегателства до порубежных, великих государей наших их царьского величества, городов. А ис под которого города и острога сколко какого скота в отгоне и руских людей на переездех побито, о том посланой наш извѣстит вам в переговорех против росписи, какова дана ему под наказом. И подданным богдыханова высочества мунгалским тайшам и их улусным людям да повелите учинить заказ, чтоб впредь в сторону великих государей наших их царьского величества, под украинные городы, мунгалские тайши и людей своих на воровство не посылали, и меж государств в том ссор и задоров не чинили, чтоб в таких ссорахъ мирным договором нарушения не было. Желая отныне вѣчные любви, лист сей, с посланными нашими с иркутцим дворянином Сидором Васильевым сыном Шестаковым и служилыми людми, к вам послали, и тѣх наших посланных принять повелите, и дать имъ к намъ о том писаном отповѣдь, такожде и тому посланному добрых до границы вожей отпустить повелите.

Данъ из Сибирского Государства в городе Иркутцком, 7203-го году [=1695г.], Мѣсяца Апрѣля дня.

ДОКУМЕНТ № 3.

БОГДОЙСКОГО ЦАРЯ ДУМНОМУ ДВОРЦОВОМУ БОЯРИНУ НАД СТОЛНИКАМИ БОЛЬШОМУ СУНГУТУ.

Бога вседержителя в троице пресвятой славимаго милостью великихъ государей царей и Великихъ князей Иоанна Алексѣевича Петра Алексѣевича Царей царемъ, обладателей странъ государствъ Великия и Малыя и Бѣлыя Росиі, и царствъ государствъ покорителей, самодержцевъ от востока и до запада, владѣтелей, и сѣвера и юга императорей принадлежащихъ и имѣющихъ к нимъ государствъ Московскихъ, Киевскихъ, Владимерскихъ, Новгороцких, Казанских, Астраханских, Сибирскихъ, Псковских, Смоленских, Тверских, Югорских, Пермских, Вяцких, Болгарских, и иных, государей великих князей Новагорода, Низовские земли, Черниговских, Рязанских, Ростовских, Ярославских, Белоозерских, Удорских, Обдорских, Кондинских, и государей великие земли Карталинских и грузинских царей, Кобардинские земли, Черкасских и Горских князей, и иных многих государствъ под властию своею и превысокую руку покорителей и побѣдителей крѣпчайших самодержцевъ, дарующих просящимъ мир и тишину, управителей христианских монарховъ, украшенных милостью высочайшаго Царей Царя Бога, Ихъ Царьского Величества Столникъ и воевода Антонъ Ивановичъ Савеловъ.

Богдыханова Царя Думному Боярину Дворцовому надъ стольниками Большому Сунгуту поздравление.

По указу Великих Государей наших и противъ мирныхъ договоровъ отпущенъ из царствующаго града Москвы купецкой человек Василей Ивановъ сынъ Лобановъ с товарыщи и с рускими

товары в китайское государство, и ближнему боярину Сунгуту по указу Богдыханова Высочества против мирных договоров тому купецкому человеку с товарыщем его что им надобно в китайскомъ Государствѣ купить и свое продать, да будет имъ свободно, також гдѣ стоять дворъ, і как сторгуютца, отпустить свободно, в том учинить ближнему Боярину и дворцовому над столниками Большому Сунгуту противъ мирных договоровъ и по указамъ Богдыханова Высочества, а поотпущены они из Нерчинска с посланным нерчинским сыномъ боярскимъ съ Васильемъ Алексѣевымъ сыномъ Казанцовымъ, 7203 года [=1695г.] августа 2 числа.

ДОКУМЕНТ № 4*)

Божьей милостью пресвѣтлѣйшаго и державнѣйшаго Великаго Государя и царя и великаго князя Петра Алексѣевича и всея Великия и Малыя и Бѣлыя России Самодержца и многих государствъ и земель Восточныхъ и западныхъ и Сѣверныхъ отчича и дѣдича и наслѣдника и государя и обладателя, Его Царскаго Величества Ближний боярин и Намѣстникъ Ростовскій Князь Иванъ Борисовичъ Рѣпнинъ-Оболенскій

Презвѣтлѣйшаго Азиатскихъ китайскихъ и хинскихъ странъ обладателя Богдыханова Высочества, сущу великия думы претоpианскихъ благородныхъ начальнику и внутренней палаты Великому Сунгуту, по объявлении любительнаго поздравленія симъ дружелюбно объявляю:

В нынешнемъ отъ созданія міра 7205 году, в февралѣ, в.... день, по указу великаго государя, милостивѣйшаго моего Царя, Его Царскаго Величества съ царской казною посланы изъ царствующаго града Москвы в царство великаго государя вашего, Его Богдыханскаго Высочества, купецкихъ дѣлъ комиссаръ Спиридонъ Лангусовъ съ товарищами. И какъ оный Спиридонъ на границу китайскаго государства и в стольный град Пекин приѣдетъ, с великаго государя, моего милостивѣйшаго царя, Его Царскаго Величества казною и со всѣмъ караваномъ, то ради общей дружбы между великимъ государемъ, Его Царскимъ Величествомъ и Его Богдыхановымъ Высочествомъ, повелите, дабы на рѣкѣ Науне лошади, кормъ и провожатые, и во всемъ вспоможеніе даны были.

---

*) Русский оригинал утрачен. Приводимый русский текст восстановлен с латинского текста.

А в Пекинѣ ему, комиссару, и всѣмъ торговымъ людямъ русского народа вольный торгъ, продажа товаровъ и покупка всякихъ потребъ позволена. Противъ того же, как и в прежнихъ летахъ, вольная торговля продажа и покупка товаровъ бывала, и никакихъ обидъ и в торгу помѣхи не учинилось. А какъ тотъ комиссаръ и тороговые люди свои товары продадутъ, и потребы свои, что имъ надо, купятъ, и къ возвращению своему себя уготовятъ, тогда дабы они в корме и в подводахъ удовольство, и всякое споможеніе против прежней обыклости пріявъ, отпущены были, с такими провожатыми, чтобы безопасно и свободно себѣ путь к возвращенію своему получить могли. А взаимно Его Богдыханова Высочества люди, которые для какихъ дѣлъ в области милостивѣйшаго моего великаго государя Его Царскаго Величества присланы будутъ, такой же ласковый пріемъ и вспоможеніе пріимутъ.

Писано в Царствующемъ градѣ Москвѣ, лѣта отъ созданія міра 7205, [=1697 г.] февраля в... день.

ДОКУМЕНТ № 5

Пресветлѣйшаго Азіатскихъ Китайскихъ и хинскихъ странъ обладателя, Богдыханова Высочества, Превосходителнейшему Господину Доріанбѣ, сущу Великіе Думы и преторіанскихъ Благородныхъ Начальнику, и Внутренной полаты Великому сумгуту: По съобявленіи моего любителнаго поздравленія, Вашему Превосходителству симъ моимъ листомъ дружелюбно обявляю. В нынешнемъ от созданія міра въ 7207 Году в февралѣ мѣсяцѣ по указу великого государя моего Его Царского Величества, Милостивѣйшаго моего Государя і Царя; посланы в китайское царство из царствующаго града Москвы съ его Государскою казною купчина Григорей Тимофеевъ сынъ Боковъ, да съ нимъ товарыщъ Григорей Осколковъ да цеповалниковъ два человѣка Григорей Пивоваровъ да Михайло Гусятниковъ; с такимъ Его Царского Величества изволеніемъ чтоб тое с ними посланную казну (со всѣмъ караваномъ в Государство Китайское мирно дошедъ) испродать или променять на китайскіе товары і всякіе вещи, каковы Его Царскому Величеству милостивѣйшему моему Государю і Царю будутъ угодны. И какъ тотъ купчина Григорей Боковъ с товарыщи с вышепомянутою казною и со всѣмъ караваномъ на рубеж китайского Государства і в столный градъ Пежинъ пріѣдутъ, и тогда общіе ради дружбы, которая мирными договоры между обеими нашими державнѣйшими Монархи учинена и утверждена, прошу: чтоб тотъ купчина с товарыщи со всею с нимъ посланною казною и с караваномъ за предстателствомъ Вашего Превосходителства с Науна*) і въ самое Царство въ подводахъ и прожатыхъ и кормѣхъ

*) Наун—река Нонни 嫩江.

і в протчихъ своихъ потребахъ, во всемъ приличное споможеніе, по прежнимъ благимъ Вашимъ обыклостямъ пріялъ. А в Пежине ему купчинѣ і всѣмъ торговымъ рускаго народа людямъ, не принужденной но по посолскимъ договорамъ поволной торгъ, товарамъ продажа, и свободная покупка всякихъ потребъ была поизволена. Противъ того ж какъ і в прежнихъ лѣтехъ пріятный пріемъ і волная торговля, продажа и покупка товарамъ народа рускаго людемъ в Китайскомъ Царстве бывала. И за обереженіем Вашего Превосходительства, тому купчине і всѣмъ рускимъ купецкимъ людемъ никакихъ обидъ і в торгу ихъ помѣхи не учинилось. А потомъ какъ тотъ купчина с товарыщи, і всѣ торговые рускіе люди товары свои іспродадутъ, і потребы свои что имъ надобно искупять или сменяютъ, і ис китайского Государства к возвращенію своему себя уготовятъ, тогда дабы онъ купчина і всѣ рускіе купецкіе люди, в кормѣхъ і в подводахъ удоволство, і всякое споможеніе противъ прежней обыклости пріявъ, отпущены были, с такими провожатыми, чтобъ безопасно и свободно себѣ путь к возвращенію своему получить могли. А взаимно Его Богдыханова Высочества люди которые для какихъ дѣлъ во области милостивейшаго моего Великого Государя Его Царского Величества присланы будутъ, такой же ласковой пріемъ і вспомогательство пріимутъ. Писано в Царствующемъ градѣ Москвѣ лѣта от созданія Міра 7207 февраля [=1699 г.] въ 11 день.

Его Царского Величества
Сибирского Приказу думной Діакъ
и намѣстникъ Рославскій
АНДРЕЙ ВИНІЮСЪ.

ДОКУМЕНТ № 6

БОГДЫХАНОВА ВЫСОЧЕСТВА АМУРА РЕКИ СМОТРИТЕЛЮ ЧАНЖУНУ ШАНАХАЮ С ТОВАРЫЩИ

Божьею милостью Пресвѣтлѣйшаго и державнѣйшаго Великаго Государя Царя і Великаго Князя Петра Алексѣевича, Всея Великия і Малыя і Бѣлыя Росиі Самодержца і Многих Государств і земель Восточных и Западныхъ и Сѣверныхъ Отчича и Дѣдича і Наслѣдника Государя и обладателя, Его Царскаго Величества Сибирские Земли порубежнаго города Нерчинска Столник і Воевода Михаилъ Юрьевъ сынъ Шишкинъ,

Пресвѣтлѣйшаго Азиатскихъ Китайскихъ і Хинскихъ странъ обладателя Богдыханова Высочества Амура реки Смотрителю Чанжуну Шанахаю с товарыщи—по объявлению любителнаго моего привѣтства здравия и всякаго благополспѣшения получить желаю.

В нынѣшнемъ от Рождества Христова 1703 году мѣсяца іулия в 2 день Царскаго Пресвѣтлаго Величества в порубежном градѣ Нерчинску явились перед мною Богдыханова Высочества от вас, Чанжуна Шанахая с товарыщи присланные Иридей Зантин с товарыщи і подали мнѣ три листа, в том числѣ одинъ на словенском языкѣ писан на имя прежняго Нерчинскаго Воеводы столника Алексѣя Бибикова, а в том листѣ чтоб по посольским совѣтным договорам Высочества Богдыханова Царя бѣглецов Селенка с бабами и с парнями и з дѣвками всѣхъ двенатцать головъ, которые убѣжали к Горбице рекѣ, сыскать и прислать к вам; а дву листов от вас, которые на латинском да на манзюрском языкахъ перевесть нынѣ в Нерчинску не кому, потому что нынѣ в Нерчинску перевотчика с латинскаго языка на словенской язык не прилучилось, а з того листа, что на манзюрском языкѣ,

переводчики, которые переводят с мунгалскаго языка на словенской языкъ, смотря передо мною сказали, что они манзюрскано письма не знают. А присланные от Вас Іридей Зантинъ с товарыщи передо мною сказали что в тѣх дву листах на латинскомъ и на манзюрскомъ языках писано о томже что и в листе на словенскомъ языкѣ.

І по указу Пресвѣтлѣйшаго Великаго Государя моего Его Царскаго Величества по посольскимъ мирнымъ договорамъ желая всякого исполненія противъ тѣхъ Вашихъ листов велѣлъ я Нерчинскимъ служилым людямъ тѣхъ стороны Богдыханова Высочества бѣглецовъ Селенка с товарыщи двенатцати головъ у Горбицы рѣки в стороне Царского Величестве искать с великимъ прилѣжаниемъ накрѣпко, и буде тѣ бѣглецы в тѣх урочищахъ в стороне Царскаго Величества сысканы будутъ, их по указу Великого Государя моего милостивѣйшаго Царя исполняя по мирнымъ посольским договорамъ тѣхъ бѣглецовъ с нарочными посыльщики пришлю в сторону Богдыханова Высочества к вам Чанжун Шана-Хаю с товарыщи. И буде по тому сыску в стороне Царскаго Величества тѣхъ бѣглецовъ не явится, и я о том к вам, Чанжун Шана-Хаю с товарыщи учну писать.

А присланные от весъ Іридей Зантин с товарыщи із Нерчинска отпущены ниже писаннаго числа. А в Нерчинску Великого Государя нашего превысокая милость тѣмъ присланнымъ от васъ Іридею Зантину с товарыщи кормъ даванъ і подводы из Нерчинска до Аргунскаго острогу даны-жъ.

А впредь буде о какихъ дѣлахъ надлежит из стороны Богдыханова Высочества Вамъ, Чанжуну Шана-Хаю с товарыщи писать в сторону Царскаго Пресвѣтлаго Величества в порубежный

град Нерчинскъ ко мнѣ, и вы, Чанжунъ Шана-Хай с товарыщи для немедленного исполнения по тѣмъ листам, вѣлите тѣ листы писать на словенскомъ языкѣ и на мунгалском, потому что переводчики с мунгалского языка на словенской во граде Нерчинску есть.

Писано Его Царскаго Величества земли Сибирской в порубежномъ граде Нерчинску, в лѣто от создания мира 7211-том, а от рождества Господа Бога и Спаса нашего Иисуса Христа 1703 года мѣсяца Июлия въ 15 день.

ДОКУМЕНТ № 7.

БОХДЫХАНОВА ВЫСОЧЕСТВА АМУРА РЕКИ СМОТРИТЕЛЮ ЧАНЖУНУ ШАНАХАЮ С ТОВАРЫЩИ

Божьей милостью Пресвѣтлѣйшаго и Державнѣйшаго Великаго Государя и Царя и Великаго Князя Петра Алексѣевича и всея Великия и Малыя и Бѣлыя Россіи Самодержца, и многих государствъ і земель Восточныхъ и Западныхъ и Сѣверныхъ отчича и дѣдича и наслѣдника и государя и обладателя, Его Царскаго Величества Сибирские земли Порубежнаго града Нерчинска, столник и воевода Михаилъ Юрьевъ сын Шишкинъ.

Пресвѣтлѣйшаго Азиатскихъ Китайскихъ і Хинскихъ странъ обладателя Богдыханова Высочества Амура реки смотрителю Чанжуну Шанахаю с товарыщи по объявлению любительнаго моего привѣтсва здравия и всякаго благопоспѣшения получить желаю.

По указу Великаго Государя нашего Милостивѣйшаго Царя из царствующаго града Москвы съ Его Царскаго Величества казною ѣдетъ в Китайское государство купчина гостиной сотни Иванъ Саватѣевъ, да с нимъ товарыщи Дмитрей Божедомовъ, Иванъ Крюковъ, Леонтей Звѣревъ, да подъячей Леонтей Титовъ, да караванъ купецкихъ людей с русскими товары для продажи и мены товаровъ русскихъ, купли хинскихъ, а из Нерчинска с тѣмъ купчиною и съ кораваномъ посланы иркуцкого казачья Головы Афонасьевъ сынъ Бейтона, Иванъ Бейтонъ, да служилыхъ людей пятьдесятъ три человѣка, да с нимъ же купчиною в томъ кораване идутъ иеромонахъ Сергий, да диаконъ Феодосий, да бѣлый священникъ с работники девять человѣкъ, да за казною Великаго Государя и у него, купчины, Ивана Саватѣева с товарыщи и у вышеписанныхъ служилыхъ людей для работы работ-

никовъ двѣсти человѣкъ, да в вышеписанномъ кораване купецкихъ людей и с работники пятьсотъ шесть десятъ пять человѣкъ, и из того числа работныхъ людей оставлено будет в наунскихъ селахъ, а сколько человѣкъ, потом купчина Иван Саватѣевъ начальному человѣку, которой по указу Богдыханова Высочества приімать ихъ будетъ, выдастъ роспись.

А тотъ купчина Иванъ Саватѣевъ с товарыщи и с караваном и служилыми людьми изъ Нерчинска поѣдутъ нынѣшняго от рождества Христова 1703 года мѣсяца Иулия з 19 числа, и по прежним от нѣкоторыхъ лѣтъ обыкновениямъ послалъ я, с порубежного сего града сего нарочного гонца пятидесятника казачья Петра Астраханцова да толмача Петра Парамонова с товарыщи в восьми человеках с обвестителным листомъ Богдыханова Высочества к превосходительнейшему Господину Дарианбѣ Сумгуту и с симъ обвестителнымъ листомъ к вамъ, Чанжуну Шанахаю с товарыщи.

И какъ из стороны Царскаго Величества на Наунъ к вамъ, Чанжуну Шанахаю с товарыщи вышеписанные гонец Петръ Астраханцовъ да толмачъ Петръ Парамоновъ с товарыщи приѣдутъ и сей обвестителный лист вам, Чанжуну Шанахаю с товарыщи, подадутъ, и вамъ, Чанжуну Шанахаю с товарыщи по прежнимъ вашимъ обыкностямъ, с Науна отписавъ, послать с выписаннымъ посланнымъ от меня листомъ наскоро нарочныхъ посылщиковъ Богдыханова Высочества въ Царство, во градъ Пѣжинъ о приеме вышеписанного купчины Ивана Саватѣева с товарыщи, с казною Царскаго Величества, и вышеписаннаго коравана и служилых людей, чтоб по мирнымъ посолскимъ договорамъ Богдыханова Высочества указамъ того купчину со всѣмъ коровановъ с наун-

ских селъ безъ задержания в Царство пропустить и добрыми провожатыми оберегать, дабы без всякой мешкоты и вреда приняты были. А о подводахъ с наунских сел под казну Царскаго Величества и купчине Ивану Саватѣеву с товарыщи, вышеписанному казачья головы сыну Инану Бейтону и служилымъ людямъ и о корму—какъ Богдыханово Высочество по мирнымъ посолскимъ договорамъ укажетъ.

А вышеписаннымъ посланнымъ изъ Нерчинска к вамъ, Чанжуну Шанахаю с товарыщи пятидесятнику казачью Петру Астраханцову и толмачу Петру Парамонову с товарыщи осми человекамъ о даче корму учинить по указу Богдыханова Высочества по мирнымъ посолскимъ договорамъ.

Писано Его Царскаго Величества земли Сибирские въ порубежномъ граде Нерчинску, в лѣто от создания Мира 7211, а от рождества Господа Бога и спаса нашего Іисуса Христа 1703, мѣсяца Іулия въ 17 день.

ДОКУМЕНТ № 8.

Божиею милостью Пресвѣтлѣйшаго і Державнѣйшаго Великаго Государя Царя і Великаго Князя Петра Алексѣевича всея Великия і Малыя і Бѣлыя Росиі Самодержца, і многих государств і земель восточных і западных і северных отчича і дѣдича і наслѣдника і государя и обладателя, Его Царскаго Величества Сибирские земли порубежнаго города Нерчинска столник і воевода Петръ Савичъ Мусинъ-Пушкинъ с товарыщи,

Пресвѣтлѣйшаго Азиатскихъ китайскихъ і хинскихъ стран обладателя Богдыханова Высочества Превосходительнейшимъ Господамъ сущу Великия думы і преторианскихъ Благородныхъ начальниковъ і внутреной Полаты Ближнимъ людямъ Алегадѣ с товарыщи, по обявлению любителного нашего привѣтства здравия і всякого благоспѣшения получити желаемъ.

В нынешнемъ 1705 году майя в день писали вы із китайскаго государства к нам в Нерчинскъ с нерчинским сыном боярским Семеном Молодымъ, а в листу вашем, что на мунгалском языкѣ написано: купчина Иванъ Саватиевъ с товарыщи с казною Великого Государя і кораваном купецкихъ людей пошел против своего челобитья из китайского государства чрез мунгальскую степь на Селенгу, а есть ли б де он Иван Саватиевъ с кораваномъ похотѣл итти прежнею дорогою чрез Наун в Нерчинскъ и вы б де ево купчину і с торговыми людьми не уняли, і вышеписаной де новой дорогой силно их вы не посылали, а пошел де он купчина своею охотою против своего челобитья, а по указу ли Великаго государя, или приказом прежнего нерчинского воеводы, или своим умышлением онъ купчина Иван Савтиевъ бил челом Богдыхану по многие времяна, похотя той дорогой итти чрез

мунгальские степи на Селенгу—и чтоб нам из Нерчинска в китайское государство к вам о том отписать, куда впредь быть дороге, и по тому вашему письму посылал я на Наун гонцов толмача Матвѣя Трошина с товарыщи, а с ними посылал листъ, чтоб тот листъ отдали они на Науне чанжуну, а чанжун бы послалъ тот листъ в китайское государство к вамъ ближнимъ людямъ, а в том листу обявил я великого государя указ грамоты, которые ко мне присланы от него Великого государя с Москвы, а в тѣх грамотах велено Григорию Осколкову итти чрез Нерчинскъ і Наун, и поворотитца велено тою ж дорогою чрез Наун и Нерчинскъ. И в нынешнем 1705 году ноября в 18 день явился предо мною в Нерчинскъ в приказной избѣ с Науна Нерчинской посланой толмач Матвѣй Трошинъ с товарыщи и подал нам от вас ближних людей из Мунгалского приказа два листа, один на словенском а другой на мунгалском языкахъ, и мы приняв у него тѣ листы велѣли с мунгалскаго языка на словенский языкъ перевесть, а по переводу в том вашем листе написано: послѣ де сего времени по которой дороге ходить, чтоб по указу великого государя нерчинской воевода послал бы наскоро письмо, как ко мне с Москвы указ придет; и потому знатно, что вы письму нашему, что в листу писано про его Великого Государя указ грамоты неповерили, а пишете, чтоб я писал к великому государю к Москве, куда быть дороге, а какъ от великого Государя указы будут, чтоб я вам вѣдомость послал наскоро; и мнѣ того учинить мимо Его Великого Государя указа и грамотъ не для чего, для того чтобы мне от него Великого государя не навѣсти на себя гнѣву, для того что указ ко мне прислан, а мнѣ писать о других и то будетъ ему Великому Государю в гнѣвъ, а мнѣ не слично

да и для того хотя б мнѣ и писать, и та вѣдомость за дальнем разстоянием когда придет в два года с сего числа, и мы с тѣх великого государя указов з грамот списавъ списки закрѣпя своими руками послали к вам в китайское государство с нерчинским городовым толмачем Матвѣем Трошинымъ с товарыщи і велели имъ явитца і листъ і списки Великого государя з грамоты подать в посолской мунгалский приказъ вам ближним людямъ, Алегаде с товарыщи. Да в нынешнем же 1705-м году декабря в 13 день прислан от великого государя с Москвы в Нерчинск в таможню таможенной и заставной голова Москвитин Гаврило Артемов нарочно для збору с карабановъ десятой пошлины, в том числѣ с каравану Григория Осколкова, а в указе Великого государя ему написано велено караваном ходить чрез Нерчинскъ і на посторонних дорогах велено поставить заставы, чтоб околными дорогами караваны и никакие купеческие русские люди не обходили, а буде караваны или какие купецкие русские люди мимо Нерчинска околными какими дорогами пойдут, і их велено имать і привозить в Нерчинскъ и указ им чинить по Его Великого Государя указу, каков указ ему голове дан от великого государя и о том он голова Гаврило ему купчине с указу великого государя послал память, і об отпуске купчины Григория Осколкова с купецкими людьми чрез Нерчинскъ учинить по указу великого государя і по грамотамъ, и по наказу каков ему Григорию Осколкову данъ на Москвѣ в Сибирскомъ приказе.

Писан Его Царского Величества земли Сибирские в порубежномъ граде Нерчинске в лѣто от создания миръ 7214, а от рождества Господа Бога і Спаса нашего Іисуса Христа 1705 г. декабря в 31 день.

ДОКУМЕНТ № 9.

БОГДЫХАНОВА ВЫСОЧЕСТВА В ПОСОЛЬСКОЙ МУНГАЛЬСКОЙ ПРИКАЗ БЛИЖНИМ ЛЮДЯМ

Божьей милостью Пресветлѣйшаго и Державнѣйшаго Великаго Государя Царя и Великаго князя Петра Алексѣевича всея Великия и Малыя и Бѣлыя Росиі самодержца, і многих государств і земель восточных и западных і сѣверных отчича и дѣдича, і наслѣдника, і Государя и обладателя Его царскаго величества Сибирские земли порубежнаго города Нерчинска Столник і воевода Петръ Савичъ Мусинъ-Пушкинъ с товарыщи

Пресвѣтлѣйшаго Азиатских Китайских і Хинских странъ обладателя Богдыханова Высочества в Мунгалской приказ превосходительнѣйшим Господам ближним людям, сущу великия думы преторианскихъ благородных началником по объявлению любителного нашего привѣтства здравия і всякого благопоспешения Вашему Превосходителству получити желаем,

В прошлом 1705 году майя в 2 день явился в Нерчинску в приказной избѣ перед нами Нерчинской сын боярской Семен Молодой из китайскаго государства і подалъ листъ на мунгалском языке, а в том листу написано: наши де ясачные тунгусы ізымали вашего ясачного мужика Аранза с товарыщи і привезли в Нерчинскъ, а в листу де нашемъ написано что де Ірдени приѣзжали в двадцати человѣках для воровства і отгону табуновъ і убили нарочито де ясачного тунгуса і коня и платье ево взяли, і вы де ево, Ірдения, в приказе спрашивали, і он де сказался, человѣк де он тайши Данжин Бея улусу даена Зайсана; да он же де Ірденей сказалъ ѣздили де они в дватцати чловѣках своею охотою, а не по отпуску тайши своего, промышлять орлов для

перьев і добывать лѣс на юрты и на сѣдла, і они де взъѣхали близ Онона рѣки на хребет, а наибольшей де у них былъ Шарамыгин и нашего де великого государя ясачные тунгусы съѣхалися с ними і облавою убили де у них трех человѣкъ, а он де, Ірденей, в то время с ним, Шарамыгиномъ, не былъ, и боя де іхъ отчего у нихъ учинился бой, і того не вѣдает, а какъ де онъ Шарамыгинъ с товарыщи з дватцатью человѣки убилъ нашего ясачнго тунгуса, і он де Ірденей в то время былъ в отъѣзде; а был де на рѣчке Удзѣ на хребтѣ Кулдюлюне, і наѣхали де на них ста з два тунгусов в куяках, и они де того убоялися і побѣжали, і тунгусы де за ними гналися і убили у них четырех человѣкъ, а под ним де, Ірденеем, лошадь упала, і они де тунгусы в то число ево схватали; а он де, Шарамыгин, ушелъ в пятнатцати человѣках; і схватя де ево Ірденея, они, тунгусы привезли в Нерчинскъ. Да что в том же вашем листу написано, будто в нашемъ листу к вам написано, что убито наших трое человѣкъ тунгусов а ваших четыре человѣка і чтоб про убивство тѣх людей розыскать подлинно ль убиты, і розыскав о том к вам писать, — і то вы писали, знатно с листа нашего переводчикъ перевелъ не такъ, как в нашемъ листу написано, потому что по розыску явилось убито ваших три человѣка, а у великого государя одного человѣка ясачного тунгуса именем Нарауля убили, і о том к вам в китайское государство в вышеписанном листу, которой листъ поданъ былъ Семеном Молодым, писано, имянно что убитъ на том бою нашъ тунгусъ одинъ человѣкъ, а не сем человѣкъ. Да что в ваших же листах из китайского государства к намъ в Нерчинскъ писано будто мы ваших листов к великому государю к Москвѣ із Нерчинска не посылаемъ и держим у себя,

і то вы пишите не дѣльно ж и невѣдая, потому что мы присланных ваших листов в Нерчинску у себя никогда не держимъ, всегда тѣ листы, какъ нам в Нерчинску подадутъ, і мы ихъ отсылаем к Москвѣ, і тѣ листы которые вы писали к Москвѣ в сибирской приказ і прислали в Нерчинскъ с Семеном Молодым, і тѣ листы из Нерчинска к Москвѣ посланы в то же время.

Писано Его Царского Величества земли Сибирские в порубежномъ граде Нерчинску в лѣто от создания мира 7214 г., а от рождества Господа Бога і Спаса нашего Иісусу Христа 1706 г. месяца августа в 18 день.

ДОКУМЕНТ № 10.

БОГДЫХАНОВА ВЫСОЧЕСТВА В ПОСОЛСКОЙ МУНГАЛСКОЙ ПРИКАЗ БЛИЖНИМ ЛЮДЯМЪ

Божьей милостью Пресвѣтлѣйшаго і державнѣйшаго великого Государя Царя і Великаго Князя Петра Алексѣевича, всея Великия і Малыя і Бѣлыя Росиі самодержца і многих государствъ і земель восточных і западных і сѣверных отчича і дѣдича і наслѣдника і государя и обладателя, Его Царского Величества Сибирские земли порубежнаго города Нерчинска столникъ і воевода Петръ Мусинъ-Пушкинъ с товарыщи

Пресветлейшаго Азиатских китайских і хинскихъ странъ обладателя Богдыханова высочества в Мунгалской приказъ превосходительнѣйшимъ Господамъ ближнимъ людямъ, сущу великия думы і преторианских благородных началником, по объявлению любителнаго нашего привѣтствия здравия і всякаго благопоспѣшения вашему превосходительству получити желаемъ,

Въ прошломъ 1705 году майя в 2 день явился в Нерчинску в приказной избѣ передъ нами нерчинской сынъ боярской Семенъ Молодой і подал от вас ближних людей на мунгалскомъ языке листъ, а в немъ писано: которые от васъ Богдыханова высочества люди Нонкичан да Бого Зантины посыланы были для сыску и поимки ваших бѣглыхъ мужиковъ Селентука да Корчентука двенадцати голов з женами і дѣтьми, и будучи де они, вышеписанные Зантины в Нерчинском уѣздѣ на заимке нерчинскаго сына боярского Ѳедора Лонщакова, будто они с нимъ Ѳедором и братомъ ево Екимом Лонщаковыми подружились, і будто они Ѳедор и Еким тѣхъ бѣглыхъ вашихъ у себя держали і таили, і чтоб им за то учинить наказание; а по розыску імъ Ѳедору и Екиму наказа-

ния чинить не довелось, для того что они, Θедор и Яким, не токмо что с ними Селентуком і Корчентукомъ подружитца, но и не щадя они, Θедор и Екимъ, голов своих, по указу нашего великого государя и по посылке нашей по мирным договорным статьям, іхъ Селентука и і Корчентука сыскали и поймали і привезли з женами іх и с дѣтьми в Нерчинскъ, і в китайское государство они Селентуко і Корчентуко с товарыщи посланы в желѣзах с нерчинским сыном боярским Семепом Молодым с товарыщи в прошлом 1704 году. А в прошлом же 1703 году при прежнем в Нерчинску воеводе Михайле Шишкине позыланы от вас для поимки тѣхъ вышеписанных мужиков, Селентука и Корчентука, служилыхъ людей семдесят человѣк в сторону нашего великаго государя і были на заимке Θедора и Екима Лонщаковых і повсюду их искали, и не нашли и не поймали, а они, Θедор и Екимъ, малыми людьми, радѣя великому государю, также и от ссоры удаляяся с людьми богдыханова высочества, іх бѣглых мужиков поймав привезли в Нерчинскъ, і за ту их службу доведетца ихъ Θедора і Екима великаго государя нашего милостью и жалованиемъ обнадежить, а от богдыханова высочества и от васъ ближних людей похвалу принять, а не оскорбление навести. Да и для того имъ наказания чинить не доведетца, что будто они подружились с Корчентукомъ да Селентукомъ, і про то знатно сказывали они Корчентуко и Селентуко мстя ім, Θедору і Екиму ту недружбу, что они іх поймали і в Перчинск привезли, или сказывали тѣ ваши посыльные люди семдесят человѣк, которые приѣзжали при прежнем воеводе Михайле Шишкине для поимки тѣх вышеписанных мужиковъ і не сыскали і не поймали, і тѣм отговаривались, будто ихъ укрыли подружась Лонщаковы, і тому

ничему вѣрить нельзя, потому Селентуко и Корчентуко сказывали по недружбѣ, что они Лонщаковы іхъ поймали, а посыльные от вас служилые люди семдесят человѣк отговаривались, что они ихъ, бѣглецов, не сыскали і не поймали, да и для того, чтоб ім за то не навесть на себя богдыханова высочества гнѣва, потому імъ, Ѳедору і Екиму, і наказанья чинить недовелось.

Писано Его Царскаго Величества земли Сибирские в порубежном граде Нерчинску в лѣто от создания мира 7214, а от рождества Господа Бога и Спаса нашего Иісуса Христа 1706 г. мѣсяца августа въ 18 день.

ДОКУМЕНТ № 11.

Божьей Милостью Пресвѣтлѣйшаго и Державнѣйшаго Великаго государя Царя і Великаго князя Петра Алексѣевича вся Великия і Малыя і Бѣлыя Росні Самодержца і многих государств і земель восточных і западных і северных отчичи і дѣдича і наслѣдника і государя и обладателя Его царскаго Величества Сибирские земли порубежнаго города Нерчинска столник і воевода Петр Мусин-Пушкин с товарыщи.

Пресвѣтлѣйшаго Азиатских китайских і хинских стран Обладателя Богдыханова Высочества в Мунгалский приказ Превосходительнѣйшимъ господамъ ближним людям, сущу великие думы і преторианских благородныхъ началником по обявлению любителнаго нашего привѣтства здравия і всякаго благопоспѣшения вашему превосходительству получити желаем.

В прошломъ 1705 году майя в 2 день явиялися в Нерчинскъ в приказной избѣ перед нами, Петром с товарыщи, нерчинской посланой сынъ боярской Семенъ Молодой із китайскаго государства і подал нам за своею рукой доездъ, а в доезде его написано: в прошлом же въ 1704 году іюля въ 9 день по указу де великаго государя велено ему Семену служилыми людьми ехать из Нерчинска для великаго государя дѣлъ в китайское государство с листами і за бѣглыми людьми в провожатыхъ, і будучи в китайском государстве, тѣ вышеписаные листы в посольском мунгалском приказе вам, ближним людям, отдали і против тѣхъ вышеписаных нерчинских листовъ он, Семен, из китайскаго государства от вас, ближних людей, привез в Нерчинскъ лист же, да он же Семен видѣл в китайском государствѣ торговых бѣглых людей Петра Ведентитова да Бориса Андреева с товарыщи шесть

человек, пришли из калмыцких и мунгалских степей с товары, которые они побрали у хозяев своих, а инный товар у многих торговых людей взайм побрали, і нехотят тѣх товаров хозяевам і займов давцам отдать, а захотѣли завладѣть сами і в бѣгах ныне живут многое время, а в городах нашего великаго государя в русских и в сибирских нигде неявятца, а об них великаго государя указ і грамоты во всех сибирских городах чтоб их поймать, а буде проведаны будут в бѣгах, і о поимке іх в окрестные государства велено писать; і как они впредь явятца в китайском государстве, і вам бы ближним людям о поимке іх Петра і Бориса і о присылке в Нерчинскъ с нарочными посылщики учинить по мирным посольским договорным статьям і по указу Богдыханова Высочества.

Писано Его Царскаго Величества земли сибирские в порубежном граде Нерчинску 1706 г. августа въ 18 день.

ДОКУМЕНТ № 12.

БОГДЫХАНОВА ВЫСОЧЕСТВА В ПОСОЛЬСКОЙ МУНГАЛЬСКИЙ ПРИКАЗ БЛИЖНИМ ЛЮДЯМЪ.

Божьей милостью Пресветлѣйшаго і Державнѣйшаго і Великаго Государя Царя і Великаго князя Петра Алексѣевича всея Великія і Малыя і Бѣлыя Росиі Самодержца і многих Государствъ і земель восточныхъ, западныхъ і сѣверныхъ отчича і дѣдича і наслѣдника і Государя і обладателя, Его Царскаго Величества Сибирские земли Порубежного города Нерчинска столникъ і воевода Петръ Мусинъ-Пушкинъ с товарыщи;

Пресветлѣйшаго Азиатскихъ Китайскихъ і Хинскихъ странъ обладателя Богдыханова Высочества в Мунгальский приказъ Превосходительнѣйшимъ Господамъ Ближнимъ людямъ, сущу Великие Думы і преторианскихъ благородныхъ начальникомъ, по обявлению любителного нашего привѣтства здравия і всякого благопоспешения вашему превосходительству получити желаемъ.

Въ прошломъ 1705 году, декабря въ 31 день писали мы из Нерчинска к вамъ, ближнимъ людямъ в китайское царство і посылали толмача Матвея Трошина с товарыщи с листомъ, і в томъ листу обявили мы великого Государя указы грамоты, которыя к намъ присланы от великаго Государя нашего Милостивѣйшаго і Царя изъ царствующаго града Москвы и об отпускѣ купчины Григорья Осколкова с купецкими людьми чрез Нерчинскъ. Учинить бы вамъ ближнимъ людямъ по указу великаго государя і по грамотамъ, каковы к намъ в Нерчинскъ присланы, а к вамъ с тѣхъ грамот посланы списки, і по наказу какову ему, Григорию Осколкову, на Москвѣ данъ исъ Сибирскаго приказа; и вы де

ему, Григорию, Осколкову, листы которые посланы к вамъ от насъ из Нерчинска обявили, и он де Григорей, выслушав тѣхъ наших листов, глупством своимъ і дурачеством говорил, будто тот указъ і великаго Царя грамоты с которыхъ к вамъ посланы были списки, посланы де из Сибирскаго приказа от дьяков з головою Гавриломъ Артемьевымъ, і то он плутаетъ, потому что он мужикъ торговой, толко знаетъ всякие товары аршином мѣрять, а приказных дѣлъ і в указе от великаго государя поведения знать ему нелзя, а что онъ про вышеписанные великаго государя грамоты говорилъ, і о том по вашимъ присланным листам вѣдомо будетъ великому государю, і зато онъ подлежитъ жестокому наказанью, для того всякие грамоты из царствующаго града Москвы посылаютца от лица великого государя нашего, а не от дьяковъ і в тѣх грамотах писано повелѣние великаго государя нашего, а не дьячье, а что писано к вамъ же, в наших из Нерчинска листахъ, чтоб Богдыханово высочество поволилъ указ учинить по ево Григореву наказу, какой ему данъ із Сибирскаго приказа, і вы у него наказ не спросили, і не смотрѣли, і списки с того наказа не взяли, і к нам о том вѣдомости не писали, а какъ бы вы у него наказ взяли і высмотрѣли, і в том бы всякая вѣрность была, что довелось указом великаго государя вѣрить, а не ево плутовским словам. А в нынешнемъ 1706 году іюня въ 17 день прислана великаго государя грамота, что посланъ с Москвы купчина гость Михайло Шорин, а велено ему ітти в китайское государство дорогою Селенгинскою через Орхонъ тола, а не через Нерчинскъ, і потому ево великого государя указу нам до них купчины с товарыщи і дѣла нѣтъ, і писать к вамъ о том впредь не будемъ, а какъ бы і сему купчине велено ітти чрез Нерчинскъ,

і мы бы о том к вам і ныне писали, і нашего великаго государя указ ісполняли, і нелзяб нам того не дѣлать, чтоб непи-сать.

Писано Его Царскаго Величества земли Сибирские в порубежном граде Нерчинску в лѣто от создания мира 7214, а от рождества Господа Бога і Спаса нашего Іисуса Христа 1706, месяца августа в 18 день.

ДОКУМЕНТ № 13.

ВЕЛИКОГО ГОСУДАРЯ ЕГО БОГДЫХАНОВА ВЕЛИЧЕСТВА КИТАЙСКИХЪ И ПРОТЧИХЪ МНОГИХЪ ВО АЗІИ СТРАНЪ ОБЛАДАТЕЛЯ БЛИЖНИМЪ ЛЮДЕМЪ ВЕРХОВНЫМЪ МИНИСТРАМЪ І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ЫХЪ ДѢЛЪ ПРАВИТЕЛЯМЪ.

Ничто же есть изряднѣе и между Великими Государи к покойному согласию приличнѣе, яко содержаніе любовныхъ и дружелюбныхъ между ими постановленій, которые бываютъ суть основаны и утверждены на мирныхъ между ими, Великиму Государи, договоры. И іже егда со обоихъ странъ любовне и самою правдою, кромѣ всякого нарушения исполняется, тогда великія источники богатыхъ сокровищъ обоихъ странъ происходити обыкли. Тѣм же убо и великий Всеросійскій Монархъ мой всемилостивѣйшій Государь Его Царское Величество, отнеле же его полномочный Посолъ Околничей Федоръ Алексѣевичъ Головинъ Великаго Государя вашего Его Богдыханова Величества с министры і полномочными послы под Нерчинскомъ мирныя между обоими государи постановили договоры цело и невредно в всемъ, тѣ хранити соизволяетъ и министромъ и губернаторомъ своимъ и порубежныхъ городовъ воеводамъ и всякого народа своея державы людемъ о томъ указы свои выдать повелѣлъ. Тако же и стороны Богдыханова Величества и правленіе сущихъ Его министровъ тѣ договоры миролюбно до временъ сихъ содержаны были, і великого нашего Инператора Всеросійскаго купчины и купецкие люди имѣли добрые с коровваны в государство Богдыханова Величества на границахъ приемы, свободные тамо товаровъ своих продажи и тамошніе покупки, к тому и кормы и по уреченномъ Вашемъ обыкломъ времени свобод-

ные получили отпуски и до назначенныхъ мѣстъ достолѣтныя и похвалныя провожатыя. Но понеже нынѣ чрезъ нѣкоторыхъ Его Царского Величества поданныхъ донесены в Сибирскую Канцелярию нѣкоторыя в сторонѣ Богдыханова Величества показанныя подданнымъ Его Царского Величества купцомъ в торгахъ отягченія, того ради по указу моего Всемилостивѣйшаго Царя и Государя посланному с корованомъ в государство Его Богдыханова Величества Російского нашего народа купецких дѣлъ Камисару дворянину Григорью Осколкову наказано о учиненныхъ подданнымъ Его Царского Величества купцомъ в торгах отягченіяхъ донести Вашей Вельможности, и я Вашу Вельможность приятно прошу оному дворянину доброй приемъ и свободный к Вашей Вельможности входъ дать и доношения его выслушавъ Его Богдыханова Величества доложить и на тѣ его доношения такъ правое и приятное разсуждение и отвѣт учинить, какъ по вышепомянутымъ мирнымъ договорамъ самая правда к облагосостоянию и прибытию обоихъ странъ народовъ истязуетъ, и противъ прежнихъ Вашихъ благихъ обыкностей ему, дворянину, в государстве Его Богдыханова Величества, как товары с нимъ посланные продать, такъ и тамошние вещи покупать свободно без всякого препятия і помешательства. И потомъ волной восприятїи ему отпускъ и до нареченныхъ мѣстъ для цѣлого і безвредного ему проѣзду провожатыхъ дати ему благоволили, о чемъ я не сумнѣваюся, что Его Богдыханову Величеству доношения вышереченного дворянина предложить Ваша Вельможность соизволите, и сие постановленныхъ мирныхъ договоровъ удоволство в томъ положите.

Я есмь Вашей Велможности

В Москвѣ, лѣта от создания всѣхъ благъ желательный и к

мира 7219, а от рождества службѣ охотный

Христова, Спасителя нашего Его Царского Величества Мо-

Бога, 1711 году, марта мѣ- сковской камендантъ и Сибир-

сяца I дня. ской Регіи губернаторъ

Князь Матвей Гагаринъ

ДОКУМЕНТ № 14.

ВЕЛИКОГО ГОСУДАРЯ ЕГО БОГДЫХАНОВА ВЕЛИЧЕСТВА КИТАЙСКИХЪ И ПРОТЧИХЪ МНОГИХ ВО АЗІИ СТРАН ОБЛАДАТЕЛЯ МИНИСТРАМ И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ЫХЪ ДѢЛЪ ПРАВИТЕЛЯМЪ

В прошлом 1710 году по указу моего всемилостивѣйшаго Царя і Государя послан былъ для купечества въ Государство Его Богдыханова Величества Росийского нашего народа купецких дѣлъ камисаръ Петръ Худяковъ, і въ Государстве Его Богдыханова Величества нѣкоторые люди в торгах раздѣлки не учинили, також нетолько в мѣне і в покупке товаров недоплатили, а имянно не доплатили Его Богдыханова Величества начальной человек Асканда двѣ тысячи четыреста семьдесятъ пять ланъ, да его Богдыханова Величества купцы Санга Дзин девять сотъ пятьдесят девять ланъ, да Баянъ триста восемьдесять четыре ланы, да на немъ же за подрядную посуду тысяча триста тридцать три ланы. І о том я Вашу Вельможность прошу, дабы у оных, которые не расплатилися за товары, ныне у них взять і отдать присланному от нас ныне с товары камисару купечества Григорью Осколкову, дабы обоих государствъ ото удержания такова впредь торговой інтересъ не тратился.

От создания мира 7221 года, а от рождества Христа Спасителя нашего Бога
1713 года, мѣсяца Майя 15 дня.

Вашей Вельможности всѣх благъ желатель, Великого Всероссийского Імператора Его Царского Величества Сибирские Регнумъ Губернаторъ
Князь Матвей Гагаринъ.

ДОКУМЕНТ № 15.

БОГДЫХАНОВА ВЫСОЧЕСТВА СУЩУ ВЕЛИКИЯ ДУМЫ І ПРЕТОРИАНСКИХЪ БЛАГОРОДНЫХЪ НАЧАЛНИКОВ И ВНУТРЕННИЕ ПОЛАТЫ БЛИЖНИМ ЛЮДЯМЪ В КИТАЙСКОЕ ГОСУДАРСТВО В ПОСОЛЬСКОЙ ПРИКАЗ.

Божиею Милостью Пресвѣтлѣйшаго и Державнѣйшаго Великаго Государя Царя и Великаго Князя Петра Алексѣевича всея Великия і Малыя і Бѣлыя Росиі Самодержца і многихъ Государствъ и земель Восточныхъ и западныхъ и сѣверныхъ Отчича і Дѣдича і наслѣдника і Государя и Обладателя, Его Царского Величества Сибирские земли порубежного града Нерчинска Столникъ і воевода Ѳедор Родионовъ сынъ Качановъ,

Пресветлѣйшаго Азиатскихъ Китайскихъ и Хинскихъ странъ Обладателя Богдыханова Высочества Превосходительнейшимъ Господамъ Ближнимъ людямъ сущу Великия Думы і Преторианскихъ Благородныхъ начальниковъ и Внутренней Полаты Великимъ Сумгутомъ по объявлению любительнаго нашего привѣтства здравия и всякаго благопоспѣшения Вашему Превосходительству получити желаю,

Бѣжали із Нерчинска за Селенгу в Мунгалы Московскихъ дворянъ казачья головы Семена Луговского і Якова Казана холопи ихъ, новокрещеные Тимоѳей Степанов, Петръ Леонтьевъ, а мунгалские имъ имена: Тимоѳею—Данба, Петру—Шанзаган. Покрали животы ихъ, і нынѣ живутъ в Мунгалахъ, в улусѣ ханского высочества у Тайши Бинтухая, и без повелѣния ханского высочества ихъ не отдаютъ, і о сыску тѣхъ бѣглых людей і о присылке іхъ к намъ в Нерчинскъ учинить по мирнымъ Договорамъ.

Писано Его Царского Величества Земли Сибирские въ Даурской странѣ, в порубежномъ граде Нерчинску в лѣто от создания мира 7222, а от рождества Господа Бога і Спаса нашего Иісуса Христа 1713 года, мѣсяца октября въ 8 день.

ДОКУМЕНТ № 16.

ВЕЛИКОГО ГОСУДАРЯ ЕГО БОГДЫХАНОВА ВЕЛИЧЕСТВА КИТАЙСКИХ И ПРОТЧИХ МНОГИХ ВО АЗИИ СТРАН ОБЛАДАТЕЛЯ УЧРЕЖДЕННЫХ НА ГРАНИЦАХ ПРАВИТЕЛЬСТВУЮЩИМ.

По указу нашего великого Государя отпущены из сибирских городов в Китайское Государство Царского Величества нашего Государя люди с товарами в посланной караван к камисару Михаилу Гусятникову дворянин Стефанъ Ожеговъ да при нем четыре человека служилых людей.

И как оный дворянин и при нем будущие служилые люди на границу Богдыханова Величества приедут и их до китайского Государства до Пѣжина в караван его Царского величества нашего великого государя по сему нашему объявлению пропустить их без задержания всякого; и оному дворянину и при нем будущим людям до Пѣжина о провожатых и о подводах и о корму против мирных договоров учинить по указу Богдыханова Величества.

Вашея Вельможности

всех благ желатель

В Москвѣ лета от создания мира 7224, а от Рождества Христа Спасителя нашего Бога 1716 году м-ца Майя I дня.

Царского Пресвѣтлого Величества Всемилостивѣйшаго Нашего Государя Сибиріи Регнум Губернатор Князь Матвей Гагарин.

ДОКУМЕНТЪ № 17.

ВЕЛИКОГО ГОСУДАРЯ ЕГО БОГДЫХАНОВА ВЕЛИЧЕСТВА ВЕРХОВНЫМ МИНИСТРАМ И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ЫХ ДѢЛЪ ПРАВИТЕЛЯМЪ.

Понеже Его Царское Величество мой Всемилостивѣйший Государь изволил определить меня губернатором Сибири намѣсто бывшаго князя Гагарина, того ради подана мнѣ Ваша грамота, которая писана от 16 дня 4 мѣсяца 58 года владѣния Вашего Государя*) ис которой я усмотрѣл жалобы на рускихъ подданныхъ, которые в Китайское Государство для торгу приѣзжаютъ и оные жалобы Его Царскому Величеству моему Всемилостивѣйшему Государю я донес. Но понеже Его Величество прежде Вашей грамоты уведомлен был, что руские купеческие люди будучи в Вашем Государстве ряди купечества чинили тамо нѣкоторые своевольства, того ради за нѣсколько мѣсяцев до подания мнѣ Вашей грамоты изволил отправить посланника к Вашему Государю для учинения трактата с его Величеством о дружелюбии и купечестве, такожде бы и імѣющую добрую дружбу от начала между обоихъ дворовъ возобновити, и оное купечество чрез всякие товары к пользѣ обоих сторон подданных в процветание привести, и жалоб всѣх о убытках, которые от подданых рускихъ китайскому двору учинены, впредь недопускать, и буде кто из оныхъ подданыхъ что злое учинит, оных наказать; и всѣ дѣла в такое состояние привести, в чем я весма надѣюся, что когда оный Его Царского Величества отправленный Посланникъ ко двору Вашего Государя прибудет, тогда то дѣло может тако определено

*) 58 год правления Кан-Си (康熙五十八年)=1719 год.

быть, что на обе страны полза и удовольство быти может. Ежели я в сем государстве Вам что приятное показать могу, тогда на оное я весма есть готовый. Токмо прошу, чтоб прежде сего отправленной небольшой караван в ваше Государство, которой уже на границе стоитъ, повелено было попрежнему внутрь Вашего Государства в самой Пекинъ пропустить, не имѣя нималого сумнения, что оные люди обретающияся в том караване какое учинили своевольство, понеже имъ то накрепко запрещено; також оные не будут в Вашем Государстве требовать ни подвод ни кормовъ, что вы себѣ в трудность ставите, а в договоре учиненном между обоими государствы въ 7197-м году [=1689 г.] в пятом пункте изображено слѣдующим образом: «Каким либо ни есть людям с проезжими грамотами из обоихъ сторонъ для нынешния начатыя дружбы для своих дѣлъ в обоихъ сторонахъ приѣзжати и отѣзжати до обоих государств добровольно и покупать и продавать что им надобно да повелено будет».*) Итако по силе того договора вольному отправлению купечества росийским купцам в вашем Государстве запрещения никакова чинить не надлежитъ. Ежели паче чаяния кто из росийских купцов какое либо своевольство учинить дерзнетъ, то от помянутого Его Царского Величества Посланника по тягости вины в вашем же Государстве во образ другим наказан будетъ.

Пісан в Санктъ Питербурхе в лѣто от создания мира 7228, а от рождества Христова 1720 году генваря 9 дня.

Вашей Вельможности всѣхъ благ желатель Его Царского Величества Сибирской регии губернатор Князь Алексѣй Черкасский

*) Нерчинский договор, ст. 5.

ДОКУМЕНТ № 18.

ВЕЛИКИХЪ АЗИАЦКИХЪ СТРАНЪ ИМПЕРАТОРА МАНАРХА САМОВЛАСТНѢЙШАГО НАСТОЯЩАГО БОГДОЙСКОГО И КИТАЙСКОГО ХАНА ПРЕВОСХОДИТЕЛЬНЫЕ ГОСПОДА ВЕРХОВНЫЕ МИНИСТРЫ

Понеже Его Царское Пресвѣтлѣйшее Величество Всероссиский Самодержецъ и протчая и протчая и протчая, мой Всемилостивѣйший Царь и Государь постановленнымъ мирнымъ трактатомъ съ Его Богдыхановымъ Величествомъ непременное намерение къ нерушимому содержанию имѣетъ, и для подтверждения тѣхъ мирныхъ трактатовъ и укрепления междо обоими Государи и ихъ Государствы и подданными дружбы и доброй пересылки, и для другихъ нужнѣйшихъ и обоимъ государствамъ весма потребных дѣлъ, благоволилъ къ Его Богдыханову Величеству отправить насъ чрезвычайнымъ посланникомъ и ныне сюды прибыли. Междо тем в пути получилъ я от его, Царского Пресвѣтлѣйшаго Величества, моего Царя и Государя Всемилостивѣйшей Указъ с приложеннымъ на ваши листы ответствованием от губернатора сибирского Князя Черкаского, в которомъ указе Его Царское Величество всемилостивѣйше изволилъ повелѣть о готовомъ маломъ кормане [которой уже несколько времени здѣсь удержанъ] предложить и требовать от его Богдыханова Величества указу о пропуске в Пекинъ с нами

Понеже де какъ его Царскому Величеству чрезъ губернатора Сибирского донесено, что в присланныхъ листахъ ис Пекина объявлены на росийскихъ купцовъ некоторые жалобы, которые мы можем разсмотреть и впредь от того удержать, и в такое

состояние привести, что на обе стороны полза, и удоволство быть можетъ, о чемъ уповаю что и губернатор здѣшней писалъ, и оной листъ прилагаем при семъ, и приятно просимъ о прибытии нашемъ на границы и о короване донесть Богдыханову Величеству, дабы для принятия насъ и обретающихся с нами повелѣно было прислать кого сюды на границы, которой бы могъ по достойнству нашего характера в проѣзде до столицы Хинской чинить намъ вспоможение, с удовольствомъ, такожъ и о пропуске каравана будемъ ожидать приятного отвѣтствования и остаюся с пристойнымъ почтениемъ

Вашихъ превосходительствъ

к службѣ готовнѣйший

Из Селенгинска ЛЕВ ИЗМАЙЛОВ

Іюня 4 дня 1720.

ДОКУМЕНТ № 19.

ВЕЛИКИХЪ АЗИАЦКИХЪ СТРАНЪ ИМПЕРАТОРА САМОВЛАСТНѢЙШАГО НАСТОЯЩАГО БОГДОЙСКОГО И КИТАЙСКОГО ХАНА; МУНГАЛСКОЙ ЗЕМЛИ СИЯТЕЛНОМУ ТУШЕТУХАНУ ЗДРАВИЯ И БЛАГОПОЛУЧНОГО ПРЕБЫВАНИЯ ЖЕЛАЮ.

Притомъ объявляю: По его Царского пресвѣтлого Величества моего Всемилостивѣйшаго Царя и Государя высокому указу отправленъ я къ его Богдыханову Величеству для нѣкоторыхъ нужнѣйшихъ и обоимъ государствамъ полезныхъ дѣлъ чрезвычайнымъ посланникомъ и ныне сюды прибылъ, и с обвестителнымъ о томъ листомъ посылаю до васъ из обретающихся при насъ одного лейбъ гвардіи унтеръ афицера князя Засѣкина и при немъ двухъ драгунъ, одного толмача, двухъ казаковъ з двомя ево служителями всего восемъ человекъ, и когда прибудутъ, прошу посланной с ними листъ в Пекин изволите отправить и с ответствованіемъ паки к намъ отпустить ихъ без удержания; с вышеобъявленнымъ посланнымъ нашимъ посылаю к вашему сиятелству малой подарокъ, а имянно: лисицу чернобурую, мех песцовой голубой, портища сукна краснова; и прошу изволите принять и носить во здравіі и содержать насъ в своемъ приятствѣ. А я остаюся

Вашего сиятелства
наивсегда ко услужению готовый

Лев Измайловъ

Из Селенгинска
Въ 4 июня 1720.

ДОКУМЕНТ № 20.

ЕГО ВЕЛИЧЕСТВА ВЕЛИКИХ АЗІАЦКИХ СТРАНЪ ІМПЕРАТОРА МОНАРХА САМОВЛАСТНѢЙШАГО БОГДОЙСКОГО КИТАЙСКОГО ХАНА, ВЕРХОВНЫМ МИНИСТРАМ И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ЫХ ДЕЛ УПРАВИТЕЛЕМ, В ТРИБУНАЛЕ ИНОСТРАННЫЕ ПРОВИНЦІИ УПРАВЛЯЮЩЕМ.

Предъ нѣсколькимъ времянемъ здѣсь в нашемъ Сенатѣ получены два листа ваши, из которыхъ первой о перемѣне в прежней вашего трибунала печати древнихъ манжурского языка литеръ на новые, и которая впредь на посылаемыхъ к намъ от васъ листахъ употреблятся будетъ, а другой о исправномъ к вамъ доставленіи из Селенгинска отъ бригадира и тамошнего коменданта Якобія, вышедшаго во всероссійскую імперію из Зенгорской земли,*) китайца имянуемаго Ушія, которой будучи в здѣшней сторонѣ через немалое время какъ пищею, такъ и одеждою содержанъ былъ, и что такимъ учиненнымъ с здѣшней стороны поступкомъ и імператоръ вашъ доволенъ, и притомъ вы обнадѣживание подаетѣ, что ежели у васъ впредь подобные оному китайцу люди изъ нашихъ явятся, то вы по силѣ постановленного между обоими имперіями мирного трактата согласно в томъ поступать будете; и такое ваше дружеское намъ увѣдомленіе мы со особливымъ благодареніем пріемлемъ, и напротиву того васъ увѣряемъ, что и мы впредь с таковыми-жъ из Зенгоръ или другихъ мѣстъ во всероссійскіе границы выходящими китайцами, или другими подданными вашими, не инако, но по оному-жъ трактату поступать не преминемъ. Впрочемъ желая вамъ всякого благополучия на всегда пребудемъ.

---

*) Чжунгарія

Вашихъ сіятелствъ і превосходителствъ доброжелателные.

Ея Імператорского величества всероссійской, верховнѣйшіе сенаторы.

В Санктъ-петербурге

Марта 19 дня 1752 года.

ДОКУМЕНТ № 21.

ЕГО ВЕЛИЧЕСТВА ВЕЛИКИХ АЗІАЦКИХЪ СТРАНЪ ИМПЕРАТОРА МОНАРХА САМОВЛАСТНѢЙШАГО БОГДОЙСКАГО И КИТАЙСКОГО ХАНА, ВЕРХОВНЫМЪ МИНИСТРАМЪ И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ЫХЪ ДѢЛЪ УПРАВИТЕЛЯМЪ В ТРИБУНАЛѢ ІНОСТРАННЫЕ ПРОВИНЦІИ УПРАВЛЯЮЩИМЪ.

Обрѣтающейся в Селенгинску Бригадиръ и тамошней комендантъ Якобій намъ доносилъ, что Ея Імператорского Величества Всероссійской, нашей Всемилостивѣйшей и Всеавгустѣйшей Государыни подданные рускіе и ясашные иновѣрцы живущіе при границѣ не престанные обиды и разоренїи от мунгалскихъ воровскихъ людей, в покраже и отгонѣ конскихъ табуновъ и рогатого скота претерпѣваютъ, и хотя о томъ пограничнымъ мунгалскихъ карауловъ начальникамъ объявляется и требуется пограбленному возвращенія, а виннымъ наказанія, по они в томъ не токмо никакого удоволствія не показываютъ, но еще явное тѣмъ ворамъ послабленіе и потачку к воровству чинятъ; тѣмъ наипаче, что когда покраденныхъ с россійской стороны лошадей слѣды россійские пограничныхъ карауловъ караулные и протчіе приводятъ на китайскую границу и отдаютъ означеннымъ пограничнымъ начальникамъ, то они не принимаютъ, предъявляя разные несправедливыя отговорки; к тому же мунгалскіе караулные нарочно пригоняютъ свои конные табуны на Россійскую границу и перегоняютъ за границу, и тѣ слѣды отдаютъ Россійскимъ караулнымъ подлогомъ якобы покраденныхъ с ихъ стороны лошадей, и по пріемѣ оныхъ слѣдовъ россійскими караулными уходятъ обратно за китайскую границу, а когда такія подложныя ихъ

слѣды россійскія караулныя станутъ мунгалскимъ начальникамъ отдавать, то оныя не принимаютъ, имѣя отговорку, что они одинова такія слѣды в россійскую сторону уже отдали; и прочіе многіе не порядочные и противные мирному трактату и сосѣдственной дружбѣ поступки чинятъ, и какъ по тому, такъ и по другимъ причинамъ признается, что сами оные начальники к воровству касаются. Сверхъ же того при рѣкѣ Аргунѣ ниже Цурухайту противъ Аргунского острогу и серебреныхъ заводовъ, и въ протчихъ тамошнихъ мѣстахъ переѣзжая, мунгалскіе воровскіе люди в россійскую границу у заводскихъ крестьянъ такожде конные табуны отгоняютъ, которыхъ слѣдовъ за не имѣніемъ в тѣхъ мѣстахъ от китайской стороны карауловъ отдавать нѣкому, а хотя выше Цурухайту караулы китайскія и имѣются, но начальники оных отговариваются, будто бъ имъ до смотрѣнія в оныхъ мѣстахъ дѣла нѣтъ, и для того съ Россійской стороны по рѣкѣ Аргунѣ от Цурухайту внизъ, вновь караулы учреждены, а чтобъ и отъ китайской стороны против тогожъ урочища по рѣкѣ Аргунѣ, опредѣлены были караулы; о томъ, такожъ и о учиненныхъ россійскимъ подданнымъ обидахъ и разореній в Ургу к мунгальскимъ пограничнымъ управителямъ от него брегадира и коменданта Якобія неоднократно писано было, но въ отвѣтъ ничего іного не послѣдовало, кромѣ однихъ продолжительныхъ отговорокъ, якобы писано от нихъ в трибуналъ, и указу о полученіи не имѣется; а межъ тѣмъ в оныхъ мѣстахъ и нынѣ мунгалскіе воровскіе люди, переѣзжая чрезъ Аргунь рѣку в россійскіе границы, и тамошнимъ крестьянамъ наивящіе чинятъ обиды и разоренія; а особливо в прошломъ 1751-м году іюля 14-го ис посланных съ Россійской стороны в погоню за воровскими

людьми, которые из табуна у рускихъ людей отогнали за Аргунь рѣку в китайскую сторону пять десятъ лошадей, одного новокрещенного тунгуса Ивана, а по тунгуски Тулунба до смерти убили, сами же воры въ лѣсъ уѣхали и лошадей увели.

Чтоже надлѣжитъ до опредѣленныхъ с мунгалской стороны для слѣдствія и разобранія о пограничныхъ воровствахъ и прочихъ претензіяхъ, мунгалскихъ начальниковъ в кяхтинскомъ и цурухайтуевскомъ фарпостахъ, то оные никакого справедливаго удоволствія по жалобамъ с россійской стороны за своимъ упрямствомъ не чинятъ, и представляемые имъ от россійскихъ комисаровъ ясные и справедливые пункты не принимаютъ и причитаютъ поклепными, а свои, которые уже и послѣдствіе оказались поклепные, причитаютъ дѣйствительными, хотя и сами видятъ, что воровство и не порядки болѣе происходятъ от китайскихъ подданныхъ пограничныхъ мунгалцовъ, а не от россійскихъ подданныхъ; к тому жъ тѣ мунгалы всѣ улусные ихъ мунгалскихъ начальниковъ и с ними одной природы, а можетъ быть, что нѣкоторые и родственники и свойственники, чего ради и слѣдствіи чинятъ весма слабо и не радѣтелно и за многихъ мунгалцовъ, кои при слѣдствіях о своихъ претензіяхъ доказать не могутъ, вмѣсто ихъ в отвѣты вступаютъ, и тѣмъ явное на себя подозрение наводятъ, и по такимъ обстоятельствамъ никакъ не возможно отъ нихъ скорого и праваго окончанія о пограничныхъ дѣлахъ ожидать. Понеже бывшіе в прошломъ 1751-м году в кяхтинскомъ фарпостѣ Гутугаръ Зыргы Тайжи с товарищи, в Цурухайтуевскомъ совѣтникъ Дамеринъ с товарищи жъ такожде ни какого удоволствія по россійскимъ пунктамъ не учинили, и остались оные впредь к требованію с мунгалской стороны, а

именно: в Кяхтинскомъ фарпостъ посту по дватцати двумъ пунктамъ, лошадей шесть сотъ дватцать восемь, верблюдовъ три, рогатаго скота шездесятъ семь, в томъ числѣ три оленя, да по тѣмъ же пунктамъ увезеныхъ сильно соетенинъ одинъ, женокъ три, денегъ восемь рублевъ, два тюка мерлушки, и другія мѣлочи, да долговыхъ россійскихъ купцовъ на китайскихъ подданныхъ денегъ семьнатцать тысячъ три ста дватцать четыре рубля сорокъ три копѣйки, да без цѣны сто пять десятъ кожъ скотинныхъ сырыхъ; на Цурухайтуевскомъ за уплатою осталось: лошадей пять тысячъ сто сорокъ пять, верблюдовъ дватцать; а всего на обоихъ фарпостахъ, лошадей пять тысячъ семь сотъ семьдесятъ три, верблюдовъ дватцать три, рогатого скота шестьдесятъ семь; да по силѣ трактата за каждую лошадь и верблюда и скотину ялы по десяти, и того с настоящими надлѣжитъ быть в отдачу с мунгалской в россійскую сторону: лошадей шесть десят пять тысячъ девять сотъ одна, верблюдовъ двѣсти пятьдесятъ три, скота семь сотъ тритцать семь.

Сверхъ же того увѣдомлены мы, что бѣжавшіе изъ Россіи въ 1749-м году вѣдомства Кузнецкого из братских волостей двѣ семьи людей с женами и дѣтми, да въ 1750-м году из Саянского острогу канаиръ Никита Лалетинъ; живутъ нынѣ, первые в мунгалскомъ вѣдомствѣ у улуснаго начальника зайсана Паки, кочующаго въ верху по рѣкѣ Кемчюгѣ, а послѣдней то есть канаиръ у мунгалца Кинчелекія.

И понеже такіе подданнымъ Ея Императорскаго Величества Всероссійской обывателемъ, отъ мунгальскихъ воровскихъ людей чинимыя обиды и раззоренія, болѣе происходятъ от слабаго смотренія мунгальскихъ караульныхъ начальниковъ, которые какъ и

выше показано не токмо никакого о воздержаніи такихъ воровскихъ людей старанія не прилагаютъ, но еще и вяще оныхъ к воровству поощряютъ, видя за себя заступленіе и укрывателство от опредѣленныхъ с мунгалской стороны для разобранія о пограничныхъ ссорах и воровствах коммисаровъ, а оные надѣяся на мунгалскихъ пограничных управителей, кои имъ в родствѣ и свойствѣ находятся, такъ отважно и в противность постановленного межлу обоими имперіями трактата поступаютъ, и россіискіе справедливые требованія уничтожаютъ; того ради мы васъ о вышеписанномъ дружески увѣдомляемъ и притомъ желаемъ, чтобы вы Его Богдыханову Величеству о всемъ томъ донесли, и ісходатайствовали бы такой указъ, чтобъ за учиненныя в противность мирного трактата обиды и разоренія, россіискимъ подданным надлѣжащая и справедливая сатисфакція дана и крѣпкое запрещеніе учинено было, чтобъ россіискихъ подданныхъ бѣглыхъ или інако в мунгалы зашедшихъ не принимали, и нынѣ тамо находящихся возвратили, и пограничным россіискимъ командирамъ отдали. А дабы впредь такіе от мунгалскихъ воровскихъ людей чинимые россіискимъ подданнымъ самоволные поступки и обиды и оттого происходящія между обоими сторонами напрасныя ссоры предупреждены и вовсе отвращены быть могли, для того бы Его Величество соизволилъ опредѣлить к разобранію пограничныхъ ссоръ и воровства, вмѣсто мунгалскихъ коммисаровъ, из природных китайскихъ командировъ и которые бы такимъ повелѣніемъ снабдѣны были, чтобъ по требованіямъ с россіиской стороны напомянутыхъ мунгалскихъ воровскихъ людей во всемъ и точно по постановленному мирному трактату поступали, от чего наилутче уповать надлѣжитъ, что не токмо пограничная тишина содержана

будетъ, но и обѣихъ сторонъ подданные своими промыслами спокойно ползоватся станутъ, когда увидятъ, что мунгалскимъ воровскимъ людямъ такого послабленія и поноровки, какъ нынѣ, чинено не будетъ, а поступается во всемъ сходственно и неотмѣнно по трактату, чемъ у самихъ воровъ от воровства охота отнята быть имѣетъ; такожъ потребно тѣ дороги, которыми воровскіе люди от большой части проходятъ и кражи дѣлаютъ, а карауловъ с вашей стороны тамо нѣтъ, а имянно, при рѣкѣ Аргунь и в другихъ тамо мѣстахъ, вновь караулы учредить, и приказать какъ имъ, такъ и прочимъ неослабное смотреніе имѣть, чтобъ никто в россіискую сторону тайно проѣзжать и проходить не могъ. В прочемъ желая вамъ всякаго благополучія наивсегда пребудемъ.

Вашихъ сіятелствъ и превосходителствъ доброжелательные

Ея Імператорского Величества Всероссіиской верховнѣйшіе сенаторы.

В Санктъ-петеръ-бургѣ марта 19 го дня 1752 году.

ДОКУМЕНТ № 22.

ЕГО ВЕЛИЧЕСТВА ВЕЛИКИХЪ АЗІАЦКИХЪ СТРАНЪ ІМПЕРАТОРА МОНАРХА САМОВЛАСТНѢЙШАГО БОГДОЙСКАГО И КИТАЙСКОГО ХАНА ВЕРХОВНЫМЪ МИНИСТРАМЪ И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ЫХЪ ДѢЛЪ УПРАВИТЕЛЯМЪ, ВЪ ТРИБУНАЛѢ ИНОСТРАННАГО ДЕПАРТАМЕНТА УПРАВЛЯЮЩИМЪ.

Чрезъ обрѣтающагося в Селенгинскѣ Бригадира и тамошняго коменданта Якобія, получили мы исправно из вашего китайского трибуналу листъ, которымъ вы насъ увѣдомляетѣ о хотогойскомъ мунгалѣ Ченгунджапѣ, что онъ взбунтовался и со всемъ своимъ кочевьемъ бегаетъ, и хотя вы его поймать велѣли, однакожъ думаете, не побѣжитъ ли онъ для спасенія своего в Россіискія границы, и по тому требовали вы, чтобъ мы онаго Ченгунджапа, когдабъ онъ в здѣшнихъ границахъ появился, приказали поймать и къ вамъ прислать, а скотъ и пожитки его отдаете вы нашимъ людямъ.

І на оное мы чрезъ сіе вамъ дружески объявляемъ, что означенной хотогойской Ченунджапъ хотя бъ и сталъ убѣжища в Россійскихъ границахъ искать, но по настоящей мѣжду обоими государствами дружбѣ и мирному трактату, какъ перебѣщикъ отнюдь принятъ не будетъ, чего для и пограничнымъ нашимъ командирамъ мы накрепко подтвердили, что ежели оной Ченгунджапъ в здѣшнихъ границахъ появится, то бъ ево старались поймать и отдать вашимъ пограничнымъ командирамъ.

В протчемъ, желая вамъ всякаго благополучія, пребываемъ,

Вашихъ Сіятельствъ и превосходительствъ доброжелательные

Ея Императорскаго Величества Всероссійской верховнѣйшіе Сенаторы

Въ Санктъ Петербургѣ

апрѣля 17 дня 1757 г.

ДОКУМЕНТ № 23.

ЕГО ВЕЛИЧЕСТВА ВЕЛИКИХЪ АЗІАТСКИХЪ СТРАНЪ ІМПЕРАТОРА, МОНАРХА САМОВЛАСТНѢЙШАГО, БОГДОЙСКАГО И КИТАЙСКАГО ХАНА ВЕРХОВНЫМЪ МИНИСТРАМЪ И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ЫХЪ ДѢЛЪ УПРАВИТЕЛЯМЪ, В ТРИБУНАЛѢ ІНОСТРАННАГО ДЕПАРТАМЕНТА УПРАВЛЯЮЩИМЪ.

Получены здѣсь два листа ваши прошлаго 1756 года октября 13 дня, из которыхъ усмотрено.

Из перваго, требованіе ваше о Зенгорскомъ*) Тайджи Амуръ Сананѣ, которой при нынѣшнемъ в Зенгорскомъ народѣ смятеніи и между усобіи предавался в вашу сторону, но потомъ, разбивъ бывшихъ в Зенгорской землѣ генераловъ вашихъ, искалъ в Зенгорскомъ народѣ настоящимъ владѣлцомъ учинится, однако партія его посланнымъ с стороны вашей войскомъ разбита, а онъ Амур Санан бѣжалъ въ Киргисъ—касаки, за которымъ и армія ваша въ слѣдъ отправлена.

И вы разсуждаете, что онъ въ Киргизъ—касацкой землѣ конечно не усидить, но по опасности, чтобъ его в вашу сторону не отдали, принужденъ будетъ бѣжать в Імперію Ея Імператорского Величества, нашей Всемилостивѣйшей Государыни, и потому уповаете, что онъ въ такомъ случаѣ к вамъ присланъ будетъ, чего ради вы по силѣ находящагося между обоими Государствами трактата, о семъ к намъ и пишетѣ, объявляя притомъ, что принятыхъ въ ваше подданство зенгорцевъ — повелѣно отвѣсть в урочища Калканскія. **)

*) Зенгорский = Чжунгарский; Зенгория = Чжунгария 準噶爾 (天山北路)

**) Калка = Халха 喀爾喀

Из другого, что когда генералы ваши прибыли в порученные имъ мѣста, гдѣ извѣстные в винахъ уранхайцы находились, то которыхъ тамо застали, тѣмъ всемъ по ихъ преступленіямъ наказаніе учинили, а кои бѣгали, и в другихъ мѣстахъ укрывались, тѣхъ переловили, кромѣ зайсанга Омбы, сына Болота, которой с протчими, боясь себѣ по винѣ наказанія, ушелъ в Россіиской фарпостъ, стоящей при границѣ на берегу рѣки Бѣлой, к которому они, генералы, подошедъ для требованія оного Болота и протчихъ, посылали отъ себя помощныхъ тайджіевъ Джанчупа Дажи с товарищи к россіискому Колывана города управителю полковнику Семену Колобову. Токмо оной полковникъ ихъ не выдалъ, с такимъ объявленіемъ, что оные уранхайцы вошли в здѣшніе границы сами, почему и отдать ихъ не надлѣжитъ, и что и в здѣшней форпостъ вашимъ войскамъ вступать не должно было, и притом оной полковника прислалъ к вашимъ генераламъ о томъ за печатью своею писмо, которые получа такой себѣ отвѣтъ, хотѣли распорядя войско в тотъ форпостъ силно войти, и уранхайцовъ взять, но принявъ в разсужденіе мирное между обоими государствами согласіе, засходнѣе признали доложить Его Богдыханову Величеству, и стоя тамо при границахъ россіискихъ ожидать указа.

Потому вы объявляетѣ, что прежніе примѣры не служатъ, ибо не токмо тѣ уранхайцы, но и всѣ стали быть нынѣ под владѣніемъ вашего государства, по таковымъ обстоятельствамъ, когда увѣдомленось было о смятеніи и крайнемъ раззореніи Зенгорской земли, тогда для приведенія оной в покойное ее состояніе посылано было с вашей стороны войско, которымъ нынѣ оная земля уже в дѣйствительное состояніе и приведена, и притомъ в под-

данство вашего государства покорены и упомянутые уранхайцы, из которыхъ на послѣдокъ нѣкоторые от Его Величества Государя вашего чинами жалованы, а между другими из Хатунскихъ уранхайцовъ зайсанг Демерзи с товарищи пожалованы штапъ офицерами, которымъ всемъ по рангамъ выданы для ношенія на шапкахъ обыкновенныя чиновные шишки и перья, и потому вы признаваете, что можетъ быть помянутыхъ уранхайцовъ здѣшней полковникъ держитъ по незнанію такого об них обстоятелства.

А понеже и Уранхайцовъ по вышепоказаннымъ обстоятельствамъ признаваетѣ вы за вашихъ, а из нихъ нѣкоторые и ранги ваши имѣющія в здѣшней сторонѣ находятся, каковыхъ яко дѣйствителныхъ перебѣщиковъ постановленной между обоими государствами трактатъ держать имянно запрещает, того ради с вашей стороны требуется, чтобъ здѣшнему полковнику Колобову поручено было тѣхъ бѣглыхъ уранхайцовъ отдать, заключая оное требованіе тѣмъ, дабы оное здѣсь принято было в разсужденіе и за малое число такихъ подлыхъ перебѣщиковъ не повредилось мирное наше согласіе.

Въ протчемъ тѣмъ же листомъ сообщается, что когда ваши генералы были у рѣки называемой Іли, нашли тамо издавна зашедшихъ нашихъ купцовъ Федора с товарищи, которых Его Бокдоханово Величество указалъ отослать всѣхъ в здѣшнюю сторону, и притомъ изъясняется, что хотя оныхъ людей, яко своеволно для торгу в Зенгорію зашедшихъ не противно было б трактату удержать, однако по склонности Его Бокдоханова Величества к содержанію между обоихъ государствъ согласія, какъ оные на границы здѣшніе отосланы, такъ еще и найденные таможъ в Зенгоріи шесдесятъ четыре семьи ягудовъ и барабинцовъ, которые не-

малое тому время, какъ киргисъ-касаками захвачены были, а потомъ от касакъ в полонъ взяты къ зенгорцамъ, в здѣшнюю жъ сторону, пожене они сказались сюда принадлѣжащими, отправлены.

Сверхъ того полученъ здѣсь листъ от генерала вашего правымъ флангомъ войска командующаго, при которомъ названной в листѣ вашемъ какъ выше сего упоминается, купцомъ здѣшной подданной Федоръ с товарищи тремя человѣки прислан причемъ от оного генерала в отмѣну вашего листа писано, что они на рѣку Илю отправлены были посланцами, а между тѣмъ и оной генералъ, упоминая о вышеписанномъ Амур—Сананѣ, требуетъ, что ежели оной прибѣжитъ в здѣшнюю сторону, тобъ онъ по силѣ мирного для общаго покоя постановленного трактата пойманъ и въ вашу сторону присланъ былъ.

На что на все с высочайшей стороны Ея Імператорского Величества Всероссіиской Нашей Всемилостивѣйшей Государыни знать дается:

Извѣстно всѣмъ, что Зенгорской народъ, обоимъ государствамъ сосѣдственной, донынѣ былъ никому не подданной, и находился подъ управленіемъ собственныхъ своихъ владѣльцовъ, почему бывшей въ 1731 году у Россіиско Імператорского двора, вашего государства посолъ Асхани Амба Тоши с товарищи, по случаю бывшей тогда у китайского государства с Зенгорскимъ народомъ войны, по указу Его Богдыханова Величества, такое здѣсь предложеніе чинилъ, что когда ихъ китайскіе войска будутъ наступать на Зенгорской народ, а из того народа, которые улусы будутъ уходить в Россію, то бъ тѣхъ принимать, толко бъ изъ нихъ выдавать въ китайскую сторону владѣлцовъ, и зайсанговъ, а которые в Россію примутся, тѣхъ содержать в страхѣ и въ крѣп-

комъ мѣстѣ, дабы оные на границахъ никакихъ задоровъ и противностей чинить не могли, оной же посолъ сверхъ того представлялъ здѣсь, что когда китайскими войсками зенгорская земля овладѣется, то и из той земли, что потребно будетъ, в здѣшнюю сторону уступлено быть можетъ, на что ему тогда по указу Ея Величества, блаженныя памяти Государыни Імператрицы Анны Іоанновны отвѣтствовано, что о выдачѣ в такомъ случае зенгорскихъ владѣлцовъ и зайсанговъ в здѣшнюю сторону выбѣгающихъ можетъ впредь соглашенось быть дружески.

Пред нѣсколькими же годами, когда послѣдней зенгорской главной владѣлецъ Лама Даржи ноіономъ Дебачею убитъ, и оной Дебачи вмѣсто его в зенгорскомъ народѣ настоящимъ владѣлцомъ утвердится искалъ, но притомъ с другимъ зенгорскимъ же ноіономъ Амур—Сананемъ, которой ему сперва в томъ помогалъ, возъимѣлъ не согласіе, то оттого оной народъ пришелъ в между усобіе и разсѣяніе, а нѣкоторые из зенгорскихъ зайсанговъ, в в томъ числѣ и зайсангъ Омбо с сыномъ, такъ же и другіе, которые и пред тѣмъ по болшой части кочевали в близости Россійскихъ границъ, ретировались к самымъ границамъ, и еще тогда просили о принятіи ихъ въ подданство Ея Імператорского Величества нашей Всемилостивѣйшей Государыни.

И хотя здѣсь при томъ постороннѣ уже и извѣстно было, что с стороны Его Богдыханова Величества, по такому зенгорского народа между усобію, на оной военное наступленіе чинится, однакоже сіе обстоятельство препятствовать не могло, чтобъ изнихъ зенгорцевъ, которые в подданствѣ Ея Імператорского Величества быть пожелаютъ, и въ здѣшнюю сторону принимать, ибо когда с вашей китайской стороны военные противъ онаго народа

дѣйства производятся, без предварительнаго о томъ в здѣшнюю сторону сообщенія, то слѣдовательно и в разсужденіи принимаемыхъ ныне в подданство Ея Імператорского Величества зенгорцовъ, с китайской стороною соглашаться потребности уже не было, тольна и паче, что какъ выше показано, сіе дѣло и с бывшимъ предъ симъ китайскимъ посломъ формално окончено.

Такимъ образомъ здѣсь совершенно уповательно было, что со стороны вашей оные из зенгорцовъ, которые к здѣшнимъ границамъ приближатся с намѣреніемъ ко вступленію в здѣшнее подданство, не токмо требованы не будутъ, но и въ протчемъ оставлены быть імѣютъ в покое, равномѣрно какъ и со здѣшной стороны в произвожденіи надъ зенгорцами с стороны вашей военныхъ поисковъ, хотя объявленія о томъ в свое время в здѣшнюю сторону, по настоящей между обоими государствами дружбѣ и не учинено, вамъ не препятствовано и нынѣ не препятствуется, но напротиву того, умалчивая уже о томъ, что многіе изъ них зенгорцовъ, которые шли для вступленія в подданство Ея Імператорского Величества, едва не из под самыхъ здѣшнихъ границъ вашими войсками забираны были, то и за такими, которые дѣйствительно уже в границахъ находились, в минувшемъ лѣте блиско Колыванской крѣпости с двѣ тысячи человѣкъ войска вашего внутрь же здѣшнихъ границъ вступало, и началники оного требовали выдачи тѣхъ зенгорцовъ возвратно, а особливо зайсанговъ Гендюшку, Болота, и Качая, предъявляя какъ и в листе вашемъ показано, что они приходили в подданство Его Богдыханова Величества, и пожалованы были шапками с перьями, а потомъ отложились, причемъ оные мунгалскіе начальники угрожали, когда доброволно помянутые зенгорцы отданы не будутъ, то они прибавя

войска из стоявшаго в близости здѣшнихъ же границъ, и не пріятельски поступать имѣютъ, такъ что командующей в той крѣпости подполковникъ Колобовъ, хотя на то и отвѣтствовалъ, что сіи зенгорцы приняты в подданство Ея Императорского Величества, по собственному ихъ прошенію, и что вашимъ начальникамъ не токмо такіе непристойные угрозы чинить, но и в здѣшніе границы в противность настоящаго между обоими государствами трактата вступать не должно было, однако же потому что они тѣмъ еще не удоволствовались, принужденъ былъ на послѣдокъ онъ подполковникъ Колобовъ дать имъ от себя и писменное свидѣтелство в томъ, что помянутые зенгорцы дѣйствительно приняты в подданство Ея Императорского Величества.

А понеже по 10-му пункту заключенного между обоими государствами трактата, имянно запрещено вступленіе в границы оружейною рукою, то вы сами признать можетѣ, коимъ образомъ бывшей поступокъ вашихъ начальниковъ с доброю дружбою несходственъ, и мы уповаемъ, что потому не оставлено будетъ воинскимъ вашимъ начальникамъ подтвердить впредь от того воздержаться.

В протчемъ же из вышеписанного изъясненія, какъ мы чаемъ неменьшѣ, вы усмотреть можетѣ, и тѣ справедливые резоны, какіе и принятію в подданство Ея Императорского Величества зенгорцов, какого бы чина они ни были, находятся, ибо что особливо касается и до требуемыхъ вами имянно на основаніи того, что предъ симъ приходили они в подданство вашего государства, и жалованы были чинами и особливыми знаками, то еще с начала произшедшаго в зенгорскомъ народѣ между усобія, какъ выше упоминается, и слѣдовательно прежде, нежели они из под здѣшнихъ

границъ вашими войсками забраны были, а другіе к вамъ ушли, к здѣшнимъ границамъ приходили и по неотступному ихъ прошенію о бытіи в подданствѣ Ея Імператорского Величества допущены были при оныхъ кочевать с писменнымъ ихъ о подданствѣ обязательствомъ, с котораго самаго времени не инако. какъ за здѣшнихъ подданныхъ почитаемы были, и потому и оные принадлѣжатъ болѣе к здѣшней сторонѣ, а что с стороны Ея Імператорскаго Величества нашей Всемилостивѣйшей Государыни отсюда от насъ при отлученіи ихъ со здѣшнихъ границъ в вашу сторону протестовано не было, сіе произошло от того толко, понеже потеряніе ихъ здѣсь нестоль заважно признано, чтоб о томъ между двумя великими государствами сношеніе имѣть и претензію заводить.

Притомъ же при всемъ из ихъ зайсанговъ Омбо и с сыном его Болотомъ, к здѣшней сторонѣ на пред сего показали многіе не удоволствіи, воровскими побѣгами к здѣшнимъ границамъ, и убивствомъ людей и отгономъ лошадей и скота, якоже и возвращенной нынѣ с вашей стороны Россіянинъ с товарищи его, называемой Василей Федоровъ, въ зенгорской плѣнъ попался по ихъ же коварству, и онъ не купецъ, но казакъ, и отправленъ былъ с другими в 1754-м году к нему Омбѣ со здѣшней границы по причинѣ учиненного ихъ людьми из под одной пограничной крѣпости отгона многаго числа лошадей, для требованія в томъ сатисфакціи, но онъ вмѣсто того и тѣхъ посланныхъ у себя в неволѣ удержалъ, и потомъ далѣе в Зенгорской народъ отослалъ, в чемъ во всемъ здѣсь еще ими изслѣдовать надлѣжитъ, и для того повелѣно его Омбу и с сыномъ его Болотомъ от границы под крѣпкимъ карауломъ прислать сюда.

А и протчіе в подданство Ея Імператорскаго Величества пришедшіе зенгорцы, дабы они яко беспокойные люди, будучи на границахъ какого либо сосѣдней дружбѣ между обоими государствами щастья во продолжающейся предъосужденія не причинили, от границъ заведѣны быть імѣютъ внутрь імперии в далніе мѣста, в чемъ поступлено будетъ точно таким образомъ, какъ о томъ бывшѣе здѣсь в 1731-м году китайское посолство представляло, напротиву того уповаемъ, что и с вашей стороны взятые зенгорцы для того жъ резона заведены будутъ в далніе ваши мѣста, а в ближнихъ к здѣшнимъ границамъ мѣстахъ кочевать не оставятся, какъ о томъ из вышеписанныхъ в первомъ вашемъ листѣ и написано.

А между тѣмъ возвращеніе с вашей стороны означенного казака Василья Федорова, с товарищи его так же здѣшнихъ подданныхъ барабинцовъ кромѣ умершихъ в вашихъ границахъ тринадцати человѣкъ, пятидесятъ одного человѣка, признавается за знакъ доброй дружбы, и притомъ ожидается, что и всѣ здѣшніе подданные, которые в зенгорскомъ народѣ еще найтится могутъ, на здѣшніе границы отправлены быть имѣютъ, ибо по какому бы в протчемъ случаю, кто из здѣшнихъ подданныхъ в окрестныхъ народахъ ни находился, но когда такой в вашу сторону достанется, к удержанію его заключенной и для благополучія обоюдныхъ подданныхъ продолжающейся трактатъ ни какого права не подаетъ, почему и со здѣшней стороны какъ с перебѣщиками, такъ и с выходцами из другихъ земель поступается.

Но ежели еще к принятію в подданство Ея Імператорского Величества зенгорцовъ объявленные резоны показались бы кому занедоволные, то напротив того здѣсь объявляется, что въ 1701-м

году, при сынѣ Аюки хана Санжипѣ, изъ здѣшняго подданного торгоутского народа в зенгорской народъ приняты, здѣшніе ноіоны Данжинъ Сюникѣевъ сынъ, и его сыновья Аю, Малай, и Араптанъ, да его жъ Данжиновы племянники Дадна, Гара и Дарма съ двадцатью тысячами кибитокъ улусныхъ калмыкъ, которые хотя в зенгорскомъ народѣ и остались, однакоже со здѣшней стороны не токмо не уступлены, но еще и до самаго на послѣди бывшаго ихъ владѣлца формалная в томъ претензія производилась, сверхъ того здѣшной же стороны к зенгорскому народу яко сосѣднему и другіе многіе претензіи есть, в причиненныхъ от нихъ пограничнымъ обывателямъ обидахъ и в протчемъ, которыхъ удоволствованіе весма знатную сумму сочинять можетъ.

И такъ, когда нынѣ зенгорской народъ по предъявленію вашему пришелъ в подданство вашего государства, остается вамъ и всѣ имѣющіяся со здѣшней стороны в разсужденіи онаго зенгорскаго народа претензіи, на свою сторону перенять, и онымъ учинить удоволствие, а инако за противно не почитать, что и со здѣшной стороны при продолжающемся в томъ народѣ междуусобіи за принятыхъ и удержанныхъ тамо изъ здѣшняго подданного торгоутского народа двадцать тысячъ кибитокъ со многими ноіонами и зайсангами, приходящіс к здѣшнимъ границамъ зенгорцы в подданство Ея Імператорского Величества нашей Всемилостивѣйшей Государыни принимаются, и впредь приниманы быть имѣютъ, тѣмъ на и паче, что сей случай и нашей сторонѣ подаетъ неоспоримое право и силою в ихъ зенгорскіе земли вступать и ихъ забирать.

В разсужденіи же находящагося нынѣ по объявленію Вашему въ киргизъ—касацкомъ народѣ зенгорского ноіона Амурсанана и

военнаго с вашей стороны на оный народ наступленія, за потребно признано чрезъ сіе васъ увѣдомить, что многіе из киргиз—касакъ находятся в подданствѣ Ея Імператорскаго Величества нашей Всемилостивѣйшей Государыни, и потому есть ли с вашей стороны на здѣшнихъ из того народа подданныхъ производится война, то сіе обстоятелство с продолжающеюся между обоими государствами доброю дружбою едваль сходно, а надлѣжало было вамъ о всемъ томъ предварительно дать знать в здѣшнюю сторону, и поступать с ними по соглашенію отсюда. Помянутой же Амур—Сананъ гдѣ нынѣ находится о томъ здѣсь не извѣстно, а хотя б онъ когда и в здѣшніе границы выбѣжалъ, однако вы выдачи его яко зенгорца, а не природного вашего подданного можетѣ требовать не по силѣ трактата, но на основаніи одной толко между обоими государствами продолжающейся дружбы, Совсѣмъ тѣмъ есть ли онъ когда в здѣшніе границы выбѣжитъ, и тогда в томъ соглашенось быть может дружески, но притомъ не можемъ мы преминуть, чтоб не увѣдомить васъ о полученномъ нами изъ зенгорского народа извѣстіи, о томъ когда о приведѣніи в подданство вашего государства сего народа стараніе прилагаемо было, оной в то время с вашей стороны будто публикованными писменными указами, и тѣмъ обнадѣживанъ былъ, что Его Богдыханово Величество и отнятые у того зенгорскаго народа всероссійскою імперіею земли силою возвратить можете, а понеже никакихъ земель у зенгорскаго народа не отимано, то мы тому совѣршенной вѣры и не подаемъ, тѣмъ на и паче что какъ и выше написано, бывшей въ 1731 году китайской посолъ Асхани Амба Тоши, о уступленіи і из зенгорскихъ земель, когда оные

вашимъоружіемъ завоеваны будутъ, в здѣшнюю сторону имянемъ Его Богдыханова Величества формалное обѣщеніе учинилъ.

В заключеніе же сего имѣемъ мы указъ Ея Імператорскаго Величества нашей Всемилостивѣйшей и Августейшей Монархини обнадѣжить васъ о непремѣнномъ содержаніи с нашей стороны доброй дружбы, и уповаемъ что и с вашей стороны такимъ же образомъ при всякихъ случаяхъ поступлено быть имѣетъ, ибо в томъ благополучіе обоюдныхъ подданныхъ и земель зависитъ. В протчемъ желая вамъ всякаго благополучія пребываемъ.

Вашихъ сіятелствъ и превосходителствъ
доброжелателные
Ея Імператорского Величества Всероссій-
ской верховнѣйшіе сенаторы.

Въ Санктъ-петербургѣ
маія 20 дня 1757 году.

附

滿譯俄國來文原檔

拾 件

第壹號（與影印俄文第二號同）

No. 1

ہے کہ ہر ایک ہندو کو اپنے مذہب کی تعلیم کے مطابق عمل کرنے کی آزادی ہو۔ ہندو مذہب کی تعلیم کے مطابق ہندو کو اپنے مذہب کی تبلیغ کرنے کی اجازت نہیں ہے۔ ہندو مذہب کی تعلیم کے مطابق ہندو کو اپنے مذہب کی تبلیغ کرنے کی اجازت نہیں ہے۔ ہندو مذہب کی تعلیم کے مطابق ہندو کو اپنے مذہب کی تبلیغ کرنے کی اجازت نہیں ہے۔

ہندو مذہب کی تعلیم کے مطابق ہندو کو اپنے مذہب کی تبلیغ کرنے کی اجازت نہیں ہے۔ ہندو مذہب کی تعلیم کے مطابق ہندو کو اپنے مذہب کی تبلیغ کرنے کی اجازت نہیں ہے۔ ہندو مذہب کی تعلیم کے مطابق ہندو کو اپنے مذہب کی تبلیغ کرنے کی اجازت نہیں ہے۔

ہندو مذہب کی تعلیم کے مطابق ہندو کو اپنے مذہب کی تبلیغ کرنے کی اجازت نہیں ہے۔ ہندو مذہب کی تعلیم کے مطابق ہندو کو اپنے مذہب کی تبلیغ کرنے کی اجازت نہیں ہے۔ ہندو مذہب کی تعلیم کے مطابق ہندو کو اپنے مذہب کی تبلیغ کرنے کی اجازت نہیں ہ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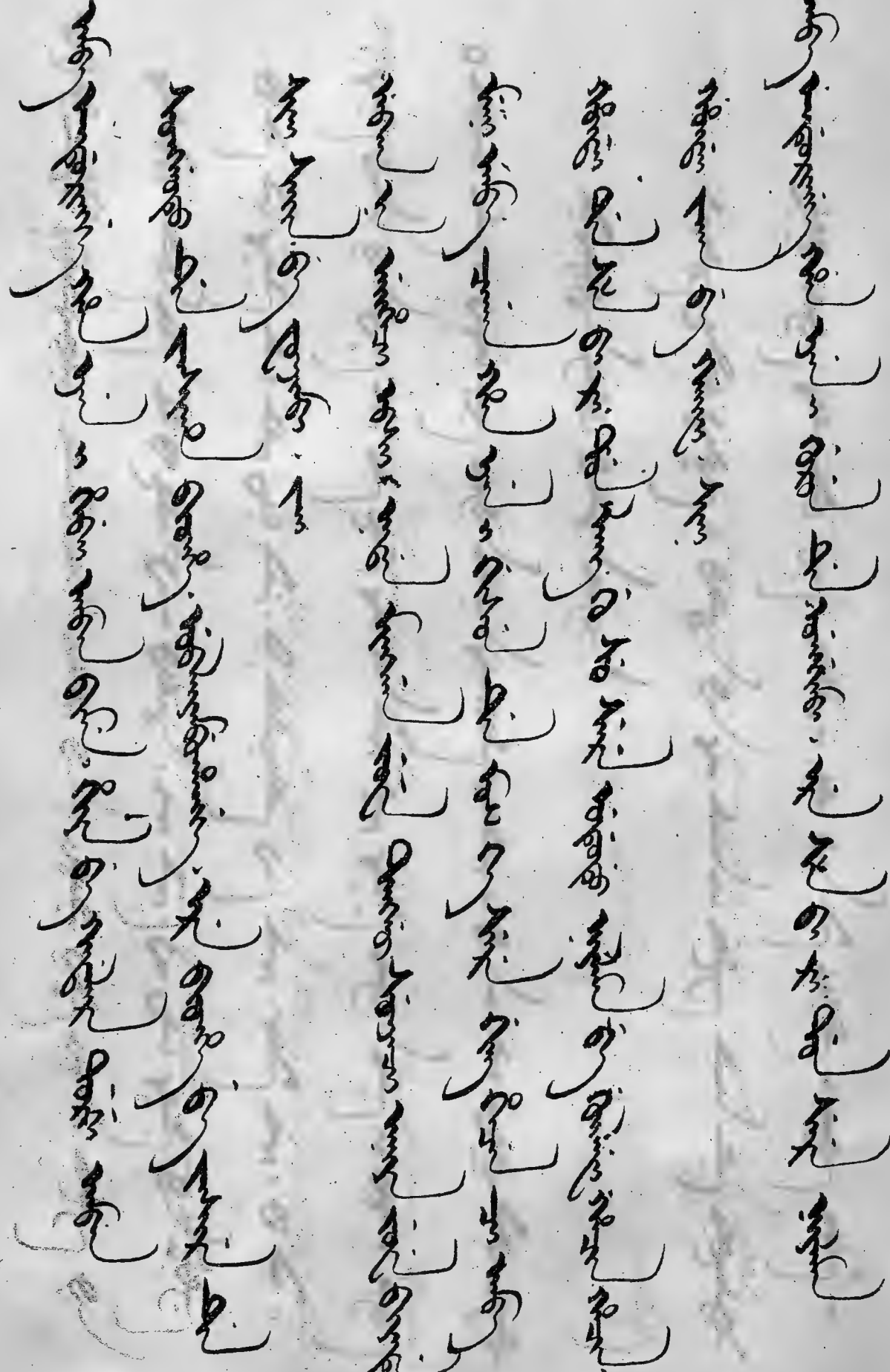
第貳號（與影印俄文第三號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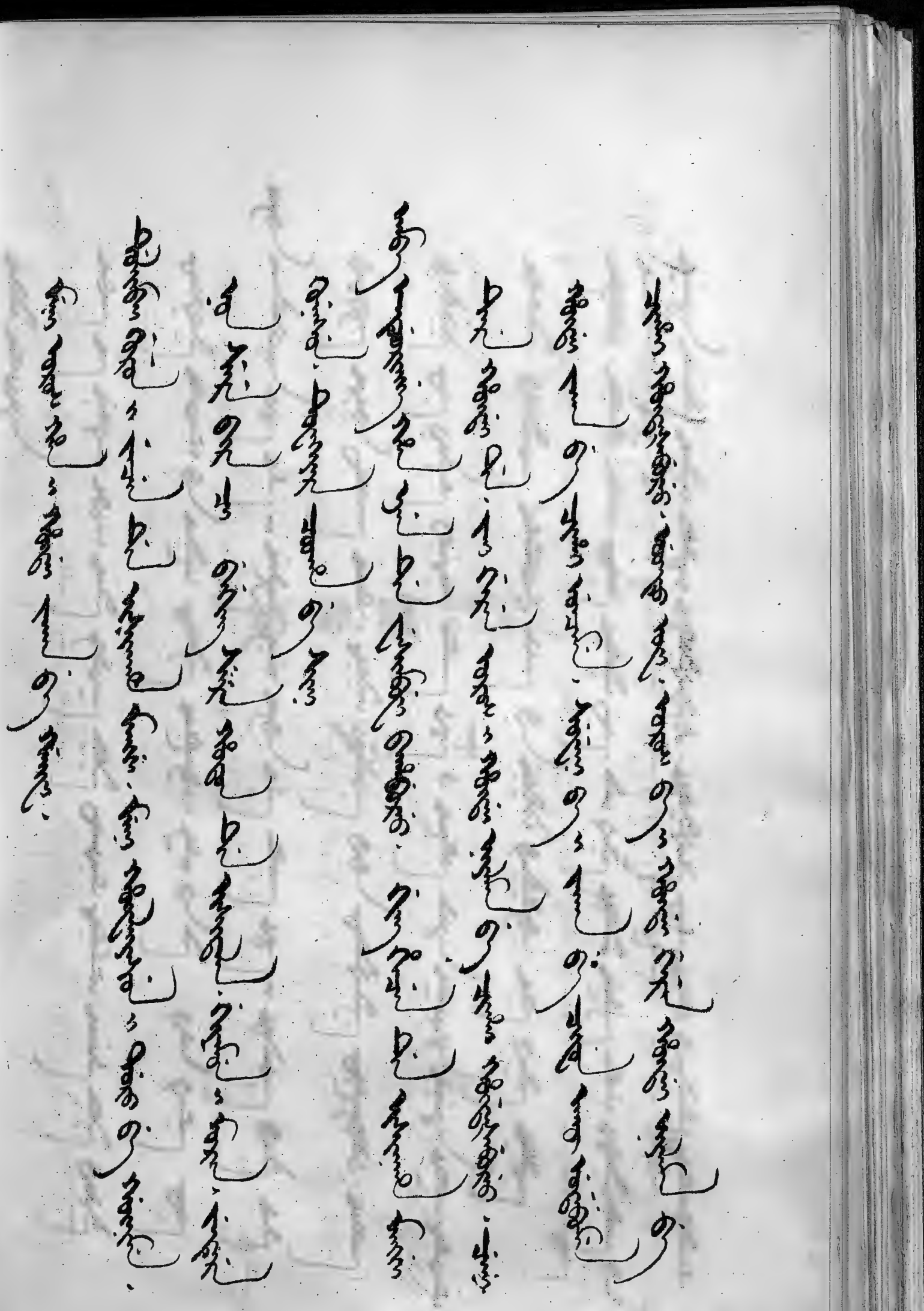
No. 2

No. 5

第叁號（與影印俄文第四號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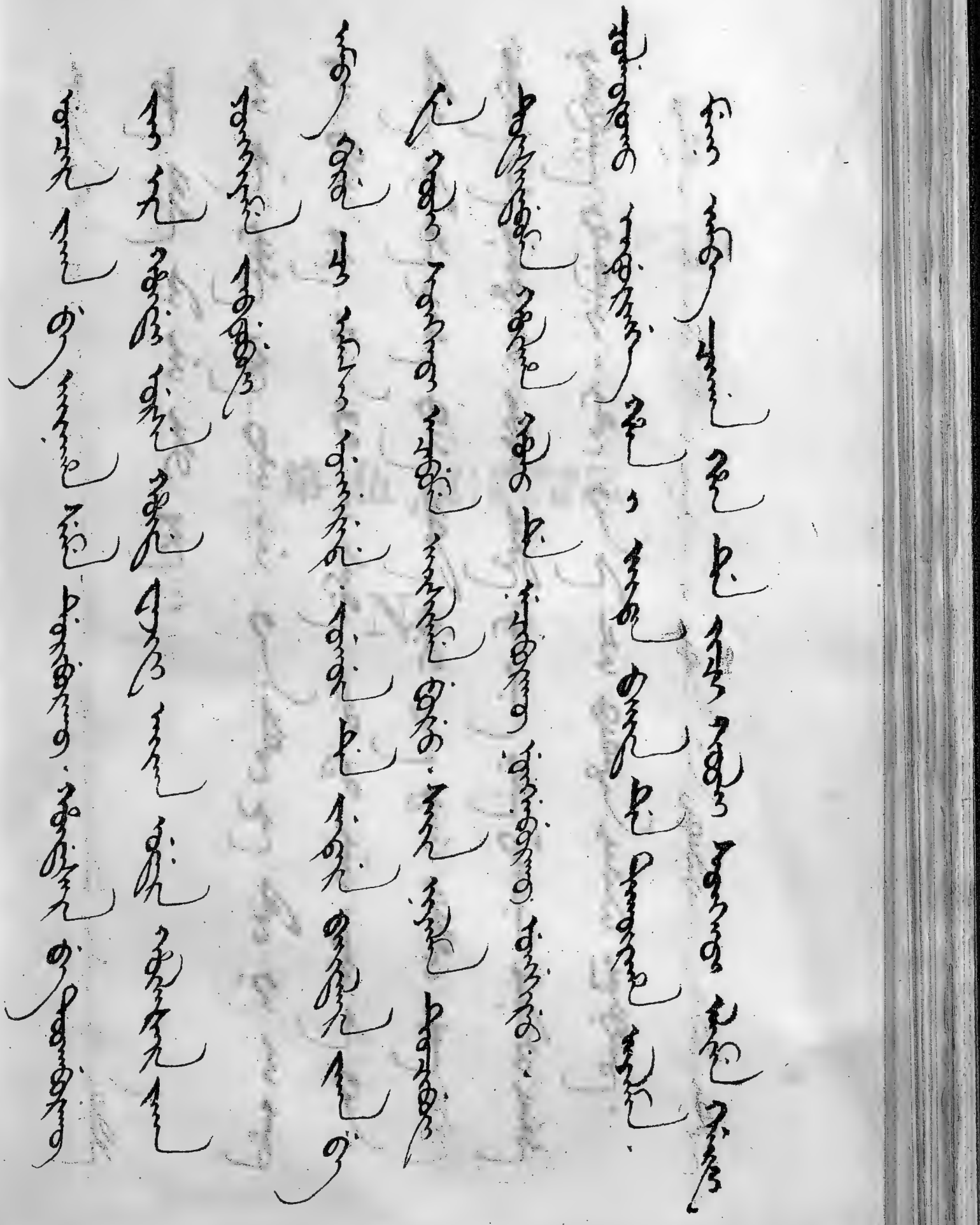
No. 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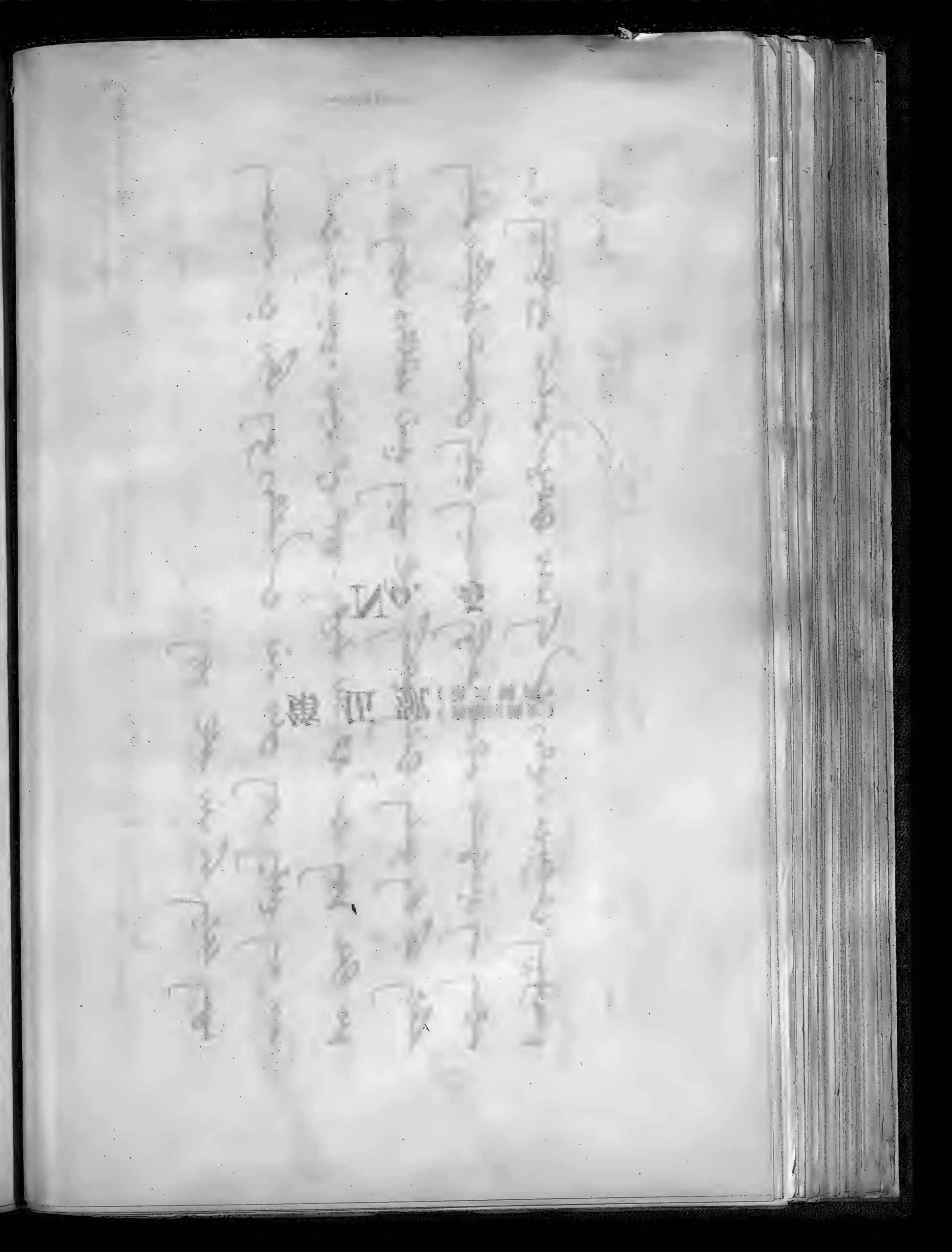
第肆號（與影印俄文第五號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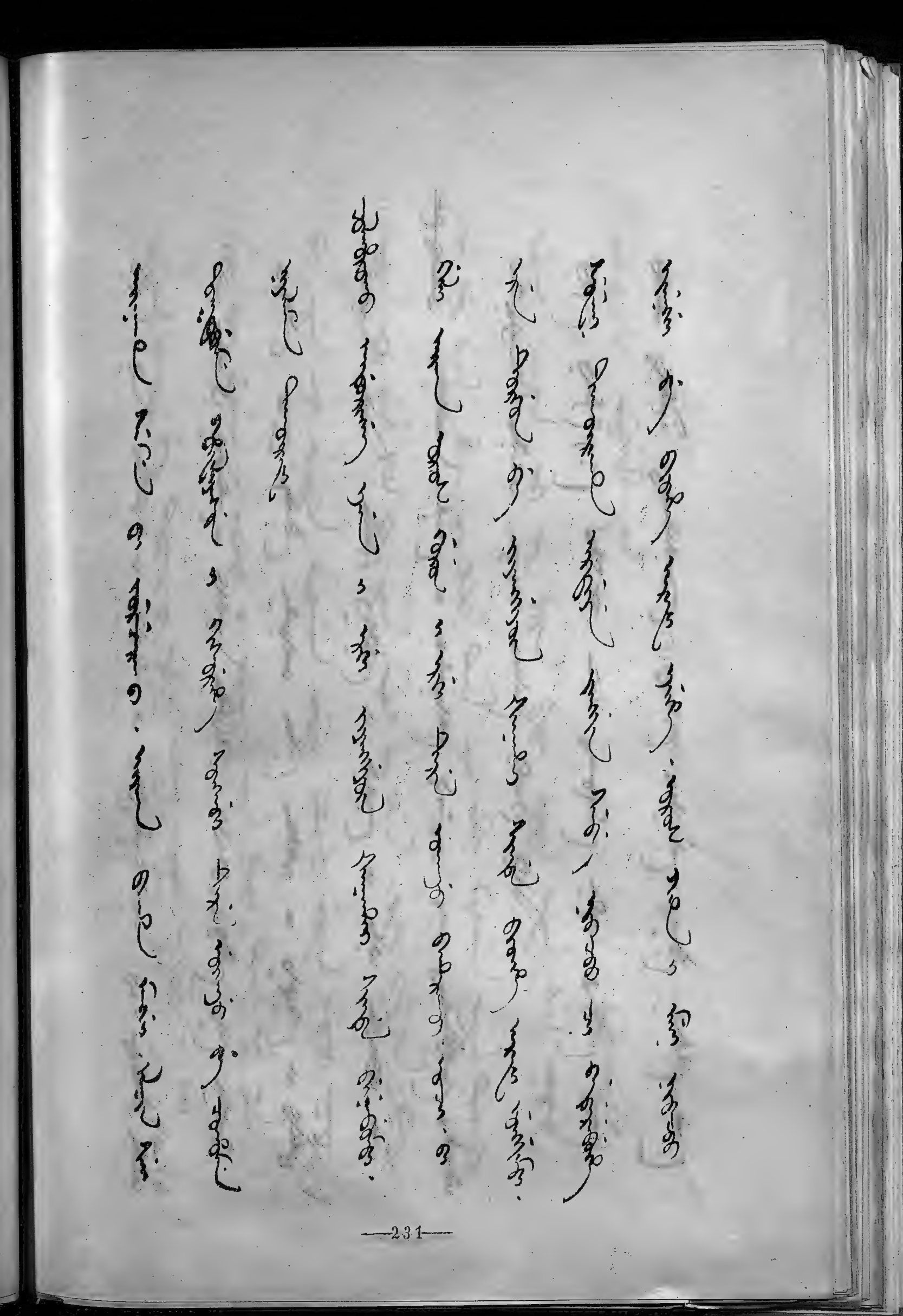
No. 4



第伍號（與影印俄文第六號同）

No. 5





第陸號（與影印俄文第七號同）

No. 6

第柒號（與影印俄文）
（第九號同）

No. 7

第捌號（與影印俄文第十號同）

No. 8

第玖號（與影印俄文第十一號同）

No. 9

第拾號（與影印俄文第十二號同）

No. 10

第一號

俄皇密諭

七一七八年（按即一七〇六年）四月十三日欽奉領有全部大俄羅斯小俄羅斯及白俄羅斯獨裁君主皇帝及大王阿列克歇伊密哈依洛維赤諭旨，並奉達尼洛達尼洛維赤阿爾興斯基命令，訓令尼布楚服務人等哥薩克排長伊格那特米洛瓦諾夫，瓦錫利扎哈羅夫，書記瓦錫利米洛瓦諾夫，昂頓希列夫，葛里郭里科巴科夫，通譯阿發那錫依弗堯多羅夫，由尼布楚城前往松花江求見中國皇帝，而該達尼洛則由領有全部大俄羅斯小俄羅斯白俄羅斯獨裁大君主皇帝及大王兼領多國之君主阿列克歇伊密哈依洛維赤大皇帝陛下派往大石勒喀河尼布楚城駐紮；應向中國皇帝說知，領有全部大俄羅斯小俄羅斯白俄羅斯獨裁大君主皇帝及大王兼領多國之俄皇阿列克歇伊密哈依洛維赤陛下皇威遠屆，已有多國君王歸依大皇帝陛下最高統治之下，而大君主大皇帝陛下無不寬愛保護於其皇恩浩蕩之中，彼中國皇帝亦應盡力求得領有全部大俄羅斯小俄羅斯白俄羅斯獨裁大君主皇帝及大王阿列克歇伊密哈依洛維赤陛下之恩惠，歸依大皇帝陛下最高統治之下，領有全部大俄羅斯小俄羅斯白俄羅斯獨裁大君主皇帝及大王兼領多國之君主阿列克歇伊密哈依洛維赤陛下必將愛護中國皇帝於其皇恩浩蕩之中，並保護之使免於敵人之侵害，彼中國皇帝可獨得歸依大君主陛下，處於俄皇陛下最高統治之下，永久不渝，並向大君主納入貢賦；領有

全部大俄羅斯小俄羅斯白俄羅斯獨裁大君主皇帝及大王阿列克歇伊密哈依洛維赤陛下所屬人等應准在中國及兩國境內自由營商，爲此彼中國皇帝應准將大皇帝陛下之使臣放行無阻，並向大君主大皇帝陛下致書答覆，如無國書時，彼中國皇帝即行口頭諭知；倘中國皇帝詢及根忒木爾因何未曾遣回（按根忒木爾爲一滿洲王爺投往俄方中國政府迭請交回俄方始終拒絕）則汝伊格那特等應謂，無大君主之諭旨不敢將根忒木爾遣回，蓋因伊根忒木爾年老患病之故，俄國將軍已向莫斯科大君主大皇帝陛下奏陳此節，如大君主諭令將根忒木爾遣回之時，則俄國將軍自當遵照大君主陛下諭旨，將根忒木爾立卽送回；倘中國皇帝詢及大君主大皇帝陛下所派之先前各使臣時，汝等應謂，大君主曾經派遣使臣，在現任將軍任內，弗堯多爾柏柯甫曾任使臣，此後則爲彼得雅雷什金，及布哈爾人謝特庫勒阿勃林等，且將軍任內大君主所派之各該使臣等均已由中國皇帝境內安全回國。汝伊格那特等一路前往務須彼此和順，倘汝等之中任係誰何不肯順從，並敢於暴亂之時，則汝等伊格那特應欽遵大君主諭旨將不順從及暴亂之人，加以懲罰，勿稍寬貸。本訓令遵奉領有全部大俄羅斯小俄羅斯白俄羅斯獨裁大君主皇帝及大王阿列克歇伊密哈依洛維赤陛下之諭旨，由達尼洛達尼洛維赤阿爾興斯基將軍加蓋其印信。(印)

倘向汝等詢及雅克薩城哥薩克人事件之時（按雅克薩爲俄國城堡之名稱，建於中國領土之內，嗣被中國軍隊攻克，依照尼布楚條約拆毀。）汝輩各使臣等應謂，我國將軍由哥薩克人等得悉，有不法之大胡里人等及楚赤爾人等（按卽滿洲民族之一種）來至雅克薩城，並於該處殺

死在職人員十二名，且將馬匹及牛羊刦奪而去，據牧鹿之通古斯人等向俄國官吏告知，大胡里與楚赤爾人等確曾來至該處，哥薩克人等因彼等互相鬥爭故前往彈壓，俄國將軍曾差人往哥薩克人處，令將雅克薩城之哥薩克人十名帶回尼布楚城，留在城內加以管束，務使彼等嗣後無大君主之諭旨，不得擅自行軍，不再致成鬥爭，俄國將軍已奏陳莫斯科大君主請旨定奪矣。

第二號

致中國大皇帝陛下御前暨內廷貴族大臣索額圖兼總管大臣及各大臣

天祐神護大君主大君王約翰阿列克歇也維赤與彼得阿列克歇也維赤，領有大俄羅斯，小俄羅斯，白俄羅斯各土地各國家，爲各君之主，征服東方西方各國之獨裁君主，奄有南北各地及其所屬莫斯科，基輔，弗拉基密爾，諾夫郭羅得，卡贊，阿斯特拉罕，西比利亞，坡司科夫，斯莫連斯克，特威爾，尤哥爾斯克，別爾穆，瓦特喀，勃爾加利，及其他各國兼諾瓦郭羅得，尼卓夫斯克地方，赤爾聶郭夫，利雅贊，羅斯托夫，雅羅斯拉夫，白湖，烏多爾斯克，鄂博多爾斯克，康金斯克等處君主及大王，兼伊威利亞各地君主，加塔林及葛盧金國王，卡巴爾金各地，赤爾開斯及郭爾斯克國王，並屬有其他多數國家，征服各地，威被遐邇，基業鞏固獨裁君主，賜給和平，保障安謐，

解除困苦，增進福利，最爲祥和之統治者，基督教之君主，上天眷祐，至尊帝王陛下內廷大臣兼省長事宜阿佛那歇伊齊莫扉耶維赤薩威洛夫特向大亞細亞洲各地專制獨裁君主，中國各明哲大臣之法律統治者，中國社會人民事務保護者及主宰者，中國眞主皇帝殿下（按俄國來文對於中國皇帝初稱陛下時多稱爲殿下後始改稱）御前暨內廷大臣索額圖兼總管大臣及各大臣，鄙人之諸位友好，敬致友愛祝賀之意。

本七二〇三年（按卽一六九五年）十一月十日，伊爾庫次克屬下事務官貴族德米揚穆腦高葛列什腦伊，曾由色楞金斯克城向敝國大君主陛下境內伊爾庫次克來函報告，該項函報內稱：十月下旬，曾有派往蒙古各台吉調查事件之色楞金斯克通譯員吉爾吉思人彼得魯什卡，及哥薩克馬弁伊瓦什科蘇克列穆斯克，來到色楞金斯克，面見伊一德米揚，親手呈遞報告，其報告內稱：本年九月二日，伊等奉派由色楞金斯克前往蒙古台吉伊爾德尼黃台吉處，九月四日行抵彼台吉處以後，彼台吉伊爾德尼黃台吉卽向彼得魯什卡等聲稱：日前中國皇帝殿下班第阿*列罕巴官員來到伊處，並令伊一台吉一同往中國，未久伊一台吉伊爾德尼一將彼得魯什卡等亦携帶同往該阿*列罕巴處；伊彼得魯什卡來到中國阿*列罕巴處曾云：前於七一九九（按卽一六九一年）及七二〇〇（按卽一六九二年）兩年俄國大君主屬下蒙古台吉及塔木奴特人等，曾經我國大君主賞賜俸給，竟携帶洞族游牧人等，背叛俄國大君主，由獨裁至聖君主陛下之治下，逃往蒙古地方，並在蒙古境內與

* 阿列罕巴係滿洲語「尙書」之譯音

中國皇帝殿下屬民游牧，與蒙古人等同居，彼等
向俄國大君主陛下境內色楞金斯克及開墾地點之
各邊界城市，爲盜取及刼奪馬羣起見，全年之中
時常多人侵入，殺死俄屬人等，掠奪財物，奪去
各種牲畜，携去曾入耶教之人等，並容納逃亡之
耶教人等帶同所奪去之馬羣入其部落，不肯交還；
又前年七二〇一年（按即一六九三年）曾由各該蒙古台吉侵入
游牧之盜匪人等，刼掠俄國大君主陛下所屬之納
稅人民，殺死三十人，將馬匹角畜及各種牲畜，
全數奪去無餘等語，當經中國皇帝殿下阿*列罕巴
向伊彼得魯什卡聲稱：彼於冬季由中國起程入蒙，
於上年七二〇二年（按即一六九四年）二月間曾奉中國大皇帝
陛下諭知，蒙古人等如曾由俄國大君主陛下境內
刼奪某種牲畜，及致成某種損害，即令彼阿*列罕
巴將所奪之牲畜查尋交還，並關於一切之爭端及
損害，亦均應加以查辦，此種事項皆應自上開之
七二〇二年（一六九四年）二月起始辦理；至關於蒙古人等
在上開時期之前所刼奪及盜取事件，及關於逃亡
之耶教人等在中國公文中並未提及而中國皇帝殿
下亦並無交還之諭旨，故彼阿*列罕巴礙難查辦；
惟俟彼到中國之時，關於此種一切事項，願奏明聖
上；該阿*列罕巴曾經當同通譯員彼得魯什卡，命
令蒙古台吉善良貴族人等，使該台吉及貴族等，
務將所奪之牲畜查獲，全部交還俄人，不得有任
何阻碍行爲，且曾諭知各該台吉等，如由彼等之
中或由彼等屬下人等之中，查出此種盜取情事，
定將該項人等奏請聖上嚴懲，處以死刑，決不寬

* 阿列罕巴註見前

宥，倘所奪之牲畜，已經查獲，不肯全數交還，並經俄國大君主陛下使臣將此奏明中國皇帝殿下之時，則卽由此等違令人等之處，將牲畜沒收加以罰欵，立時交還俄人。彼阿*列罕巴於離去蒙古各游牧部落臨行之時，當同伊等一通譯員彼得魯什卡等，曾屢次向各蒙古台吉說明此意，並向伊彼得魯什卡切實聲明：如不將此項刼奪之牲畜查獲交還，而蒙古人等確有盜取行爲之時，則一俟俄國大君主陛下經由尼布楚向中國皇帝殿下派到辦理事務專使，將此情形函知中國皇帝殿下近臣，中國皇帝殿下關於此事必下諭旨。阿*列罕巴去後，彼台吉人等由匪人處收回所奪牲畜將最少數之馬匹交還，其餘牲畜並未交出。該彼得魯什卡等亦未將此項被奪牲畜全數收取，蓋因至色楞金斯克之長途距離中，彼實無行路之資料也。查前此於七一九七年按卽一六八九年俄國大君主陛下與中國皇帝殿下訂約大使會議之時，兩國大使曾經定明下列條文，永久不渝：如有叛逆人等由俄國大君主陛下境內越入貴國皇帝殿下境內，及有何等叛逆人等由貴國皇帝殿下境內出現於俄國大君主陛下境內之時，應將該項叛逆人等送交彼等所背叛之國家。爲此依照上開兩國大使所訂之永久和好條約，請飭令蒙古台吉人等將已往七二〇〇，七二〇一及七二〇二各年所刼奪之牲畜，及逃亡之新入耶教人等，以及被擄去之俄國人民，一併送交俄國大君主陛下境內之邊界城市，並派遣護送人等，以便護送至俄國大君主陛下所屬之邊界城市。至由

* 阿列罕巴註見前

某城及某邊鎮刼奪某種牲畜若干，在各邊界地點殺死俄人若干，敝國專使將於會商之時通知尊處，以清册爲據，該項清册已經附帶訓令交該專使。請飭令貴國皇帝殿下所屬蒙古各台吉及其本族游牧人等，務使蒙古各台吉此後勿再遣令彼等之人等侵入俄國大君主陛下境內之邊界城市致成盜匪行爲，勿於兩國之間因此致成爭端及忿怒，以期不發生因此爭端違反和好條約之事。希望永保友愛之誼，茲特隨同敝國專使伊爾庫次克貴族錫多爾瓦錫利耶夫之子佘斯塔科夫及隨員人等，奉上此函，務請飭令接見該專使等，並賜給覆函，並請對於該專使派給妥實引路人等送至國界。

七二〇三年（按即一六九五）四月日，自西比利亞國伊爾庫次克城發。

第三號

致中國大皇帝陛下內廷貴族大臣兼總管大臣大索額圖

天祐神護大君主俄皇大王約翰阿列克歇也維赤與彼得阿列克歇也維赤，領有大俄羅斯，小俄羅斯，白俄羅斯各土地各國家，爲各君之主，征服東方西方各國之獨裁君主，奄有南北各地及其所屬莫斯科，基輔，弗拉基密爾，諾夫郭羅得，卡贊，阿斯特拉罕，西比利亞，坡司科夫，斯莫連斯克，特威爾，尤哥爾斯克，別爾穆，瓦特喀，勃爾加利，及其他各國，兼諾瓦郭羅得，尼卓夫斯克地

方，赤爾聶郭夫，利雅贊，羅斯托夫，雅羅斯拉夫，白湖，烏多爾斯克，鄂博多爾斯克，康金斯克等處君主及大王，兼加塔林及葛盧金各地君主，卡巴爾金各地，赤爾開斯及郭爾斯克國王，並屬有其他多數國家，征服各地，威被遐邇，基業鞏固獨裁君主，賜給和平，保障安謐，基督教君主，上天眷祐，至尊帝王陛下，內廷大臣兼省長事宜安頓伊完諾維赤薩威洛夫，特向中國大皇帝陛下內廷貴族大臣兼總管大臣大索額圖敬致祝賀之意。

茲欽遵我大君主陛下諭旨，並依照友好條約，由帝都莫斯科派遣商人瓦錫利伊完諾夫之子洛巴諾夫及同伴人等，帶同俄國貨物前往中國，請貴近侍貴族索額圖欽遵中國大皇帝諭旨依照友好條約，對於該商人及其同伴人等在中國境內購買物品及出賣自己貨物，准其自由並撥給棧院以便旅居，而於貿易完竣之後，准其自由歸國等事，統祈貴近侍貴族內廷總管大臣大索額圖遵照友好條約及貴國大皇帝諭旨辦理，該商人等帶同所派尼布楚貴族阿列克歇也夫之子卡贊錯夫與瓦錫利一同由尼布楚起程。七二〇三年（按即一六九五年）八月二日。

第四號

俄文原件已經遺失下列俄文係由拉丁文恢復

奉天承運至聖神威大君主皇帝大王彼得阿列克歇伊，領有全部大俄羅斯，小俄羅斯，白俄羅斯及多數國家暨東方西方北方各地獨裁君主，子子孫

孫世襲罔替，大皇帝陛下親近貴族兼羅斯脫夫斯克地方留守王爵伊完鮑利索維赤列波寧鄂勃連斯基，特向領有亞細亞洲，中國及秦國各地至聖皇帝殿下國務會議貴族大臣兼內政大臣大索額圖，敬致友愛問候之意。

敬啟者：本年創世紀七二〇五年按即一六九七年二月…日，欽奉我深仁厚澤大君主大皇帝陛下諭旨，特派辦理商務委員斯皮里敦耶古索福及隨從人等，携帶公欵貨物，由皇都莫斯科前往中國皇帝殿下境內，一俟該委員斯皮里敦携帶我深仁厚澤大君主大皇帝陛下公欵貨物及全體商隊，來至中國國境及行抵首都北京之時，務請依照俄國大皇帝陛下及中國皇帝殿下之友誼關係，准在嫩江給與馬匹，糧食及護送人員，以及一切之協助；其在北京之時，亦請對該委員及全體俄國商民人等，與以自由貿易，出賣貨物及購買一切所需之品，均聽自便。再者自由貿易，賣買貨物，一如往年之例，勿爲任何的欺侮及交易上的妨礙。該委員及商民人等將其貨物賣出及將其所需之物品購妥，並預備回國之時，務使彼等得到糧食及車馬之供給，並依照從來之慣例，與以一切協助，加派妥人護送，以期彼等取得安全自由之歸途。爲相互起見，將來中國皇帝殿下所屬人等，爲辦理某種事務，被派至我深仁厚澤大君主大皇帝陛下境內之時，亦得享受相同之優待及協助。

創世紀第七二〇五年按即一六九七年二月日書於皇都莫斯科。

第五號

亞細亞洲中國暨秦國各地最高統治者皇帝殿下國務大臣貴族大臣內政大臣索額圖鈞鑒：先致鄙人誠摯問候之意，特以此函向閣下睦誼申明。創世後本七二〇七年（按即一六九九年）二月間，奉本國大皇帝陛下諭旨，特撥國庫錢欵派遣商人葛利郭里齊莫扉維赤勃科夫，帶同同伴葛利郭里鄂斯科勒闊夫及從人葛利郭里啤窩瓦羅夫與密哈依勒古夏特尼科夫二人，由莫斯科皇都出發，前往中國。本國大皇帝陛下希望該員等所帶錢欵[連同全部商幫貨物達到中國境內]，或係售賣，或係換爲中國貨物及本國大皇帝陛下合用之一切物品，均得聽便。俟該商人葛利郭里勃科夫與其同伴，帶同上述錢欵及全部商幫貨物，行抵中國邊界及首都北京之時，鄙人特請顧全兩國間友好條約所成立確定之睦誼關係，務使該商人與同伴連同所帶錢欵及商幫，於台端庇護之下，自嫩江地方起直至貴國內地，所有車馬嚮導糧食及其他需要，仍照貴國向日優惠之例，取得一切相當協助。至在北京城內，對於該商人及一切俄國商人，亦不得適用强迫商務，應依照條約自由貿易，所有出售貨物，及自由購買一切所需之物，務必准許。仍如往年俄國人民在中國境內已經享有之良好待遇及自由貿易，買賣貨物。務期於台端保護之下，對於該商人及一切俄國商人，不發生任何欺侮及妨害彼等商務之事。再者，俟該商人與其同伴，及一切俄國商人，出售自己貨物及購買或交換彼等自己之需要物品，並預備

由中國回歸之時，務使該商人及一切俄國商人，關於糧食車馬得到滿足，依照從前之慣例得到一切協助，立即放行。必須帶有相當護送人等，足使歸途安全無阻。嗣後中國皇帝屬下人等，爲辦理某項事務，如派往俄國大皇帝陛下境內之時，亦享受同樣優惠待遇及協助，以示相互之意。創世第七二〇七年（按即基督降生後一六九九年）二月十一日，書於皇都莫斯科。

俄國大皇帝陛下西比利亞事務衙門秘書長兼羅斯拉夫留守　安德雷委尼尤斯

第六號

致中國皇帝殿下黑龍江駐防將軍薩納海及各官。

奉天承運至聖神威大君主大君王彼得阿列克歇伊，領有大俄羅斯，小俄羅斯，白俄羅斯及多數國家暨東方西方北方各地獨裁君主，子子孫孫，世襲罔替，大君主陛下，駐西比利亞邊界城市尼布楚城大員兼將軍密哈伊勒尤利耶夫石世金，特向領有亞細亞洲，中國及秦國各地皇帝殿下，黑龍江駐防將軍薩納海及各官員，敬致友愛問候之意，並祝健康及諸事順遂。

本年基督降生一七〇三年七月二日，在本國邊界城市尼布楚城內，有貴國方面奉貴將軍薩納海所差之伊立德章京及隨從人等來到鄙人之處，並向鄙人投遞公函三件，其中一件，係用斯拉夫文書寫，送致前任尼布楚將軍兼大員阿列克歇伊畢畢

科夫，內中叙明，請求依照兩國欽差所訂友睦條約，將由貴國境內逃往格爾必齊河之逃民謝連科（譯音）帶同婦女及幼童幼女等共計十二名口，一併偵獲並交付尊處。其他二件係拉丁文及滿文，現時在尼布楚無人翻譯，蓋因現時在尼布楚並無擔任拉丁文譯成斯拉夫文之譯員，而滿文之件經擔任蒙文譯成斯拉夫文之譯員當同鄙人閱過，亦稱彼等不識滿文。惟據尊處所差來之伊立德章京等在鄙人面前聲稱，在該項拉丁文及滿文兩函中所叙述之事由，與斯拉夫文函相同。

遵照本國大君主陛下諭旨，依照友好條約，鄙人極願將尊函所稱各節，完全照辦，已經命令尼布楚所屬官吏人等，將貴國方面逃民謝連科及家屬人等十二名口，在敝國方面格爾必齊河一帶盡力嚴查，如將該項逃民在敝國方面上述各地查獲之時，必遵我深仁厚澤大君主陛下諭旨，並依照友好條約辦理，將該項逃民人等委派專人送往貴國方面交付貴將軍薩納海。如在敝國境內搜查並無該項逃民之時，鄙人關於此節亦必向貴將軍薩納海及各官員函達。

尊處所差之伊立德章京及隨從人等，已於下開之日期，由尼布楚城起行。在敝國尼布楚城內，曾經我大君主陛下天恩對於尊處所差來之該伊立德章京等給與糧食，由尼布楚至額爾古訥城並曾供給馬車。

嗣後貴將軍薩納海如有任何事項，須由貴國方面備函向敝國邊界城市尼布楚發送交付鄙人之時，爲使該項來函得以迅速照辦起見，務祈貴將軍薩

納海飭將該項函件用斯拉夫文及蒙古文繕寫，因尼布楚城內現有蒙文譯成斯拉夫文之譯員。

在俄國西比利亞地方邊界城市尼布楚城內繕寫，創世紀第七二一一年，即我救世主耶蘇基督降生一七〇三年七月十五日。

第七號

致中國皇帝殿下黑龍江駐防將軍薩納海及各官。

奉天承運至聖神威大君主俄皇大王彼得阿列克歇伊，領有大俄羅斯，小俄羅斯，白俄羅斯及多數國家暨東方西方北方各地獨裁君主，子子孫孫，世襲罔替，大君主陛下，駐西比利亞，邊界城市尼布楚城大員兼將軍密哈伊勒尤利耶夫石世金，特向

領有亞細亞洲，中國及秦國各地皇帝殿下，黑龍江駐防將軍薩納海及各官員，敬致友愛問候之意，並祝健康及諸事順遂。

茲欽奉我大君主深仁厚澤皇帝陛下諭旨，撥給皇帝陛下貨物，由皇都莫斯科派遣市商會商人伊完薩瓦齊耶甫，帶同同伴人等德米特里鮑熱多莫夫，伊完克留科夫，列昂齊仔魏列夫，書記列昂齊奇托甫及商隊，携帶俄國貨物前往中國境內，以便出賣並兌出俄貨，購買中國貨物，由尼布楚方面，派有伊爾庫次克哥薩克官長阿佛那錫也夫之子貝頓，伊完貝頓，及職員人等五十三人，隨同該商人及商隊前往，再該商人商隊之中，尚有僧侶謝爾格

伊，司祭扈鄂多錫，及白僧與工役人等九人，隨同前往，又爲護送我大君主所運貨物及隨同該商人伊完薩瓦齊耶甫與其同伴及上開職員人等，帶有工役二百人以便服役，又上開各商人之商隊中，亦帶有工役五百六十五人，該項工役人等將留住於嫩江村中，至此後應行撥給該領袖商人伊完薩瓦齊耶甫聽用之若干人等，俟遵奉中國皇帝諭旨予以接待之時，必將交出名册。

該商人伊完薩瓦齊耶甫與同伴人等及商隊與職員等，係於本年基督降生一七〇三年七月十九日由尼布楚起程鄙人依照從前數年之慣例，由此邊界城市派遣遞信專差哥薩克連長彼得阿斯特拉罕撮甫及通譯彼得帕拉莫諾甫與隨從人等八名，携帶致貴國皇帝殿下達*利彥巴索額圖大人之通知公函一件及致貴將軍薩納海與各官員之本通知函一件。一俟上開專差彼得阿斯特拉罕撮甫及通譯彼得帕拉莫諾甫與隨從人等，由俄皇陛下境內，行抵貴將軍薩納海及各官所屬嫩江地方，並將本通知函向貴將軍薩納海及各官投遞之時，即請貴將軍薩納海及各官依照貴處向例，由嫩江地方迅速備函差遣遞信人員，携帶鄙人所發函件，前往貴國皇帝殿下境內之首都北京，請求接待上開俄皇陛下國帑所供給之商人伊完薩瓦齊耶甫與同伴人等及上開商隊與職員人等，以便依照兩國欽差所訂之友好條約並遵貴國皇上諭旨，將該商人連同全體商隊由嫩江村放行入境無阻，並用妥善護送人員保護，務使得受毫無延悞及損害之待遇。至於由

* 達利彥巴係滿洲語「內大臣」之譯音

嫩江村之馬車爲運送俄皇貨物及商人伊完薩瓦齊耶甫與同伴人等及上開哥薩克官長伊完貝頓與職員人等所需者，及彼等所需之糧食——悉聽貴國皇帝殿下依照友好條約降旨辦理。

至上開由尼布楚派往貴將軍薩納海及各官員處之哥薩克連長彼得阿斯特拉罕撮甫及通譯彼得帕拉莫諾甫與隨從人等八名，所需糧食之事，亦悉遵貴國皇帝殿下諭旨，依照友好條約辦理。

創世紀第七二一一年即我救世主耶穌基督降生一七〇三年七月十七日，書於大俄皇陛下西比利亞地方邊城尼布楚。

第八號

奉天承運至聖神威大君主大君王彼得阿列克歇伊，領有全部大俄羅斯，小俄羅斯，白俄羅斯及多數國家暨東方西方北方各地獨裁君主，子子孫孫，世襲罔替，大君主陛下，駐西比利亞邊界城市尼布楚大員兼將軍彼得薩維赤穆新——普什金等，特向領有亞細亞洲，中國及秦國各地至聖皇帝殿下，各位國務大臣貴族大臣及內政院各近侍大臣阿*列嘎達及各位大臣，敬致友愛問候之意，並祝貴大臣健康及諸事順遂。

本年一七〇五年五月，尊處由中國境內隨同尼布楚差官貴族之子謝冕莫洛多伊曾經致函於尼布楚之敝處，尊處之蒙文函件內開：商人伊完薩瓦齊耶

* 阿列嘎達係滿洲語「大學士」之譯音

甫及同夥人等携帶俄國大君主陛下公欵貨物及商隊多人，依其自己請求由中國起程經過蒙古草地前往色楞格地方，假如該伊完薩瓦齊耶甫帶同商隊欲由舊路行走，經過那烏音（即按嫩江）前往尼布楚，則尊處亦不將該商人及商隊阻留，上述之新路亦非尊處强迫行走，乃係該商人自願依自己之請求而行。究竟是否遵照俄國大君主陛下諭旨，或係奉有前任尼布楚將軍之命令，抑係依自己之意思，該商人伊完薩瓦齊耶甫迭向中國大皇帝籲請，志願取道此路行走經過蒙古草地前往色楞格地方——尊函請求敝處由尼布楚致函貴國向尊處叙明，將來究往何路行走等因准此，鄙人當即派遣快差通譯瑪特維伊特羅申及夥伴人等前往那烏音投送函件，俾彼等得將該項函件在那烏音地方遞交該處將軍，再由該處將軍將該函發往貴國遞交貴近侍大臣，鄙人已於該函之內叙明敝國大君主陛下之諭旨，此項諭旨係由莫斯科敝國大君主陛下頒給鄙人，內中命令葛利郭里鄂斯科勒闊夫經由尼布楚及那烏音行走，歸途亦令取道此路經由那烏音及尼布楚。又本年一七〇五年十一月十八日，有尼布楚差官通譯瑪特維伊特羅申及隨從人等由那烏音來至尼布楚面見鄙人，並交到貴近侍大臣由蒙古事務衙門致送敝處之公函二件，一爲斯拉夫文，一爲蒙文。敝處接受該項函件以後，當即令將蒙文譯成斯拉夫文，譯後得悉尊函內開：此後究由何路行走，莫斯科上諭發到鄙人處時，即請尼布楚將軍遵照敝國大君主陛下諭旨，即速來函通知等因，顯係尊處對於叙述敝國大君主陛下諭

旨之敝處函件，未能相信，故再函請敝人請示於莫斯科大君主陛下將取某路而行，一俟奉到敝國大君主陛下之諭旨，即請鄙人即速通知尊處，惟鄙人實不能於敝國大君主陛下諭旨之外擅自爲此，以免引起大君主陛下加怒責於鄙人，蓋鄙人既已奉到諭旨，如再另有所述，必將引起大君主陛下之怒責，鄙人實不便瀆請，且縱然鄙人再行請示，則因路途遙遠自今日起亦須兩年方能得到通知也。因此敝處特將敝國大君主陛下之諭旨，謄錄抄本，親筆簽證，隨同尼布楚城通譯瑪特維伊特羅申等帶往貴國致送尊處，並囑彼等面謁，將函件及敝國大君主諭旨之抄本，向蒙古事務衙門遞交貴近待大臣阿*列嘎達及各位大臣。再於本年一七〇五年十二月十三日，由莫斯科大君主陛下派遣關卡長官莫斯克維勤嘎弗里洛阿爾切莫夫來至尼布楚稅關任職，專司徵收商隊之什一關稅，葛利郭里鄂斯科勒闊夫之商隊亦在應徵之列，敝國大君主陛下對該長官之諭旨內載明，令各商隊統應經過尼布楚行走，並令在其他各路設卡，務使一切商隊及任何俄國商民人等不得取道迂迴途徑繞越而行，儻有商隊或任何俄國商民人等敢於越過尼布楚由任何繞越道路行走，應即將其扣留發往尼布楚，並應遵照大君主陛下諭旨飭令遵行，該關卡長官處亦已經大君主陛下頒發同一諭旨，關於此節，該長官嘎弗里洛已抄發大君主諭旨交該商人知照，所有放過商人葛利郭里鄂斯科勒闊夫及商民人等經由尼布楚通行，自應遵照敝國大君主陛

* 阿列嘎達註見前

下之諭旨及文書辦理，至對於該葛利郭里鄂斯科勒闊夫已於莫斯科由管理西比利亞事務公署遵照諭旨發給命令執照矣。

創世紀第七二一四年，即我救世主耶穌基督降生一七〇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書於俄國大皇帝陛下西比利亞地方邊城尼布楚。

第九號

致中國皇帝殿下管理蒙古事務衙門各近侍大臣。

奉天承運至聖神威大君主大君王彼得阿列克歇伊，領有全部大俄羅斯，小俄羅斯，白俄羅斯及多數國家暨東方西方北方各地獨裁君主，子子孫孫，世襲岡替，大君主陛下，駐西比利亞邊界城市尼布楚城大員兼將軍彼得薩維赤穆新—普什金等，特向領有亞細亞洲，中國及秦國各地至聖皇帝殿下，管理蒙古事務衙門各位近侍大臣貴族大臣，敬致友愛問候之意，並祝貴大臣健康及諸事順遂。

前於一七〇五年五月二日，有尼布楚差官貴族之子謝冕莫洛多伊，由中國境內來至尼布楚公廳，面見吾等投遞蒙文函件，該函內稱，向敝國納稅之通古斯人等曾擄去貴國所屬土人阿蘭扎等，帶往尼布楚地方，至敝國致貴處函內所稱伊爾德尼人等結夥二十人入境盜取馬羣，並故意殺死向敝國納稅之通古斯人將其馬匹衣服剝去各節，則貴國來函內稱曾在衙門審訊該伊爾德尼，據彼供稱：伊係達彥齋桑旗所管丹任貝依台吉屬下人民；該

伊爾德尼又稱：彼等二十人並非奉本管台吉之命令，乃係自願前往獵鵰取翎，並採伐林木作爲幕屋馬鞍之應用，彼等係由鄂昂河附近入山，彼等以薩拉梅金爲首領，當有向敝國大君主陛下納稅之通古斯人等集合追隨彼等，並將彼等之中三人猛襲擊死，該伊爾德尼與薩拉梅金當時並未在場，彼等鬥爭情形及何故發生鬥爭，伊皆不得而知，當彼薩拉梅金及同夥二十人等擊死向敝國納稅之通古斯人時，該伊爾德尼正在離去之中，係在烏德扎小河庫勒就倫嶺地方，忽有身着甲冑之通古斯人一百零二人向彼等襲來，彼等畏之而逃，通古斯人追逐彼等，擊死四人，該伊爾德尼坐下之馬跌倒，彼通古斯人等遂將其擒獲，薩拉梅金率領十五人離去，通古斯人等既獲彼伊爾德尼，遂帶往尼布楚地方等情，又貴國同函內開，似係敝處致尊處之函內曾謂，擊死敝國通古斯人三名，貴國人四名，關於偵查該項人等被殺事件，是否確實被殺，一俟查明卽行函達貴處，貴處所引敝處來函內容，顯係繙譯人員所譯與敝處函叙不符，蓋據查得悉擊死貴國人三名，敝國大君主所屬之通古斯人僅死一人，名那拉烏拉，關於此節於致貴國上述函件之中，已經叙明，該函已經謝冕莫洛多伊投遞，該次鬥爭之中，敝國通古斯人僅被擊死一人，並非七人。再尊處由貴國向敝處尼布楚送次來函內稱，似係敝處未將尊處函件由尼布楚向莫斯科大君主陛下遞送，而扣留於自己之處，尊處所稱殊屬不合且有所誤會，蓋敝處從無將尊處來函在尼布楚自己手下扣留之事，所有在尼布

楚向敝處交到之函件，永係立經敝處遞送莫斯科。尊處隨謝冕莫洛多伊帶至尼布楚致莫斯科西比利亞事務衙門之函件，及由尼布楚發往莫斯科之函件，均經同時遞送矣。

創世紀第七二一四年，卽我救世主耶穌基督降生一七〇六年八月十八日，書於俄羅斯大皇帝陛下西比利亞地方邊城尼布楚。

第十號

致中國皇帝殿下管理蒙古事務衙門各近侍大臣。奉天承運至聖神威大君主大君王彼得阿列克歇伊，領有全部大俄羅斯，小俄羅斯，白俄羅斯及多數國家暨東方西方北方各地獨裁君主，子子孫孫，世襲罔替，大君主陛下，駐西比利亞邊界城市尼布楚城大員兼將軍彼得穆新——普什金等，特向領有亞細亞洲，中國及秦國各地至聖皇帝殿下，管理蒙古事務衙門各位近侍大臣及貴族大臣，敬致友愛問候之意，並祝貴大臣健康及諸事順遂。

前於一七〇五年五月二日，有尼布楚差官貴族之子謝冕莫洛多伊來至尼布楚公廳，面見吾等投遞貴近侍大臣之蒙文函件，該函內開：貴國大皇帝陛下屬民昂其昌及鮑格章京人等被派，係爲搜查及緝捕貴國逃民謝連圖克及科爾臣圖克帶同妻室子女十二名口，該章京等來至尼布楚縣境以內尼布楚貴族之子弗堯多爾朗什查闊夫莊田之處，疑及該逃民人等似與該弗堯多爾及其弟兄耶基穆朗什查

闊夫交好，似係該弗堯多爾及耶基穆將貴國逃民收留已處藏匿，請對彼等此種行爲加以懲處等因，惟偵查以後，未能將該弗堯多爾及耶基穆加以懲罰，蓋該弗堯多爾及耶基穆不僅未與該逃民謝連圖克及科爾臣圖克交好，該弗堯多爾及耶基穆且遵照敝國大君主諭旨及敝處依照友好條約各條規定所發之命令，曾經冒險前往而將該謝連圖克及科爾臣圖克搜出捕獲，連同其妻室子女解到尼布楚，該謝連圖克及科爾臣圖克人等並已於上年一七〇四年加帶枷鎖隨同尼布楚差官貴族之子謝冕莫洛多伊人等發往貴國矣。前於一七〇三年當前任尼布楚將軍密哈伊勒什世金任內，尊處爲緝捕上述逃民謝連圖克及科爾臣圖克，曾派差役人等七十名前來敝國大君主境內，彼等來至弗堯多爾及耶基穆朗什查闊夫莊田處所，各處搜尋，並未查出捕獲，而該弗堯多爾及耶基穆帶同少數人等，欲效力於我大君主並避免與貴國皇帝殿下人等之爭端，卒能將該逃民等捕獲解到尼布楚，因該弗堯多爾及耶基穆之此種勞績，應受敝國大君主之恩施及獎賞，即由貴國皇帝殿下及貴近侍大臣方面，亦應受得褒獎，不應加以責辱。至因另種理由謂彼等似曾與科爾臣圖克及謝連圖克交好一節，亦不應加以懲罰，關於此節顯係該科爾臣圖克及謝連圖克所言，對於弗堯多爾及耶基穆報復其捕獲彼等並解往尼布楚之嫌怨，或係貴國七十名之差役人等所言，彼等於前任將軍密哈伊勒石世金任內曾經前來緝捕上述逃民，未能查出捕獲，藉此推諉，僞稱係爲朗什查闊夫弟兄私交藏匿，凡

此一概不可置信，蓋謝連圖克及科爾臣圖克言此乃因朗什查闊夫弟兄捕獲彼等之仇隙，而貴國所派七十名差役人等言此，乃爲推卸彼等未將逃民查出捕獲之責任，並爲貴國皇帝殿下之怒責不加於彼等也，因此對該弗堯多爾及耶基穆委實不應加以懲罰。

創世紀第七二一四年，卽我救世主耶穌基督降生一七〇六年八月十八日，書於俄羅斯大皇帝陛下西比利亞地方邊城尼布楚。

第十一號

奉天承運至聖神威大君主大君王彼得阿列克歇伊，領有全部大俄羅斯，小俄羅斯，白俄羅斯及多數國家暨東方西方北方各地獨裁君主，子子孫孫，世襲罔替，大君主陛下，駐西比利亞邊界城市尼布楚城大員兼將軍彼得穆新——普什金等，特向領有亞細亞洲，中國及秦國各地至聖皇帝殿下，管理蒙古事務衙門各位近侍大臣貴族大臣，敬致友愛問候之意，並祝貴大臣健康及諸事順遂。

上年一七〇五年五月二日，有尼布楚差官貴族之子謝冕莫洛多伊，由中國境內來至尼布楚公廳，面見吾等彼得及各同人，並親自遞交吾等報告書一件，該報告書內載稱，上年一七〇四年七月九日奉俄國大君主諭旨，命令彼謝冕與隨員人等携帶函件，由尼布楚啓程前往中國境內，辦理俄國大君主之事務，及將逃亡人犯等追索並護送回國，

到達中國境內以後，即將上述函件在管理蒙古事務衙門遞交貴近侍大臣，貴近侍大臣對於上述尼布楚函件之覆函，亦經該謝冕帶到尼布楚。該謝冕在中國境內曾經看見逃亡商人彼得貝登奇託夫及鮑利斯安德列也夫與其同夥等六人，彼等係由卡勒莫克及蒙古草地携帶貨物來此，該項貨物係經彼等由其主人處所取得者，而其他貨物係由多數商人處借貸而來，不欲將貨物交還主人及貸主，而欲歸爲自己所有，現時居於在逃之中已久，不再來到敝國大君主所屬俄羅斯及西比利亞之任何都市。關於彼等我大君主已頒諭旨及文書通令西比利亞一切都市緝捕，如探悉逃亡所在，則令函請各鄰國一體協緝，爲此函達，一俟將來該逃商等出現於中國境內之時，即請貴近侍大臣關於緝捕該彼得及鮑利斯等以及關於派遣差官向尼布楚發送等事，悉遵兩國大使所訂友好條約各欵及貴國皇帝諭旨辦理爲荷。

一七〇六年八月十八日，書於俄國大皇帝陛下西比利亞地方邊界城市尼布楚。

第十二號

致中國皇帝殿下管理蒙古事務衙門各近侍大臣。

奉天承運至聖神威大君主大君王彼得阿列克歇伊，領有全部大俄羅斯，小俄羅斯，白俄羅斯及多數國家暨東方西方北方各地獨裁君主，子子孫孫，世襲罔替，大君主陛下，駐西比利亞邊界城市尼

布楚城大員兼將軍彼得穆新——普什金等，特向領有亞細亞洲，中國及秦國各地至聖皇帝殿下，管理蒙古事務衙門各位近侍大臣及貴族大臣，敬致友愛問候之意，並祝貴大臣健康及諸事順遂。

前於一七〇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鄙人等曾由尼布楚城致函貴近侍大臣並差遣通譯員瑪特維伊特羅申及隨從人等持函前往貴國，鄙人等曾於該項函件之中，敘明俄國大君主陛下之諭旨文書，此項文書係由首都莫斯科敝國大君主至仁皇帝陛下頒交敝處，令將商人葛利郭里鄂斯闊勒闊夫人等經由尼布楚放行，故請貴近侍大臣依照俄國大君主諭旨及發交尼布楚敝處之文書辦理，並將該項文書之抄本送交貴處備查，而對於該葛利郭里鄂斯科勒闊夫在莫斯科曾遵照該項諭旨由管理西比利亞事務衙門發給命令執照，當貴國向該葛利郭里鄂斯科勒闊夫聲明收到敝處由尼布楚致送貴處各項函件之時，該葛利郭里於聽悉敝處各項函件之後，竟因自己之愚昧糊塗信口妄言：謂所有諭旨及曾向貴國送交抄本之敝國大君主文書，似係均爲秘書長嘎弗里洛阿爾切密耶維伊由管理西比利亞事務衙門所發，彼純係誑言，蓋彼乃一經商之村夫，只知各種貨物及用尺量度等事，所有官署公務及敝國大君主諭旨中之作用，彼自然不能知曉。至彼關於上述敝國大君主陛下文書之所言，因貴國之來函敝國大君主行將知悉此事，彼必將因此受嚴厲之懲罰，蓋凡首都莫斯科之一切國家文書，均係用敝國大君主名義頒發，非用秘書長名義，該項文書之內容，亦係敘明敝國大君主之

命令，而非秘書長之命令。敝處由尼布楚致送貴處各函所敘各節，係擬請貴國皇帝降旨諭令依照葛利郭里所持管理西比利亞事務衙門所發命令執照辦理，但貴處並未向彼詢求命令執照，亦未曾閱過，該命令執照之抄本亦未收留，對於敝處亦無來函，假如貴處曾向彼索取命令執照，並曾閱悉，則可得一切眞象，必能信爲敝國大君主之諭旨，而不信彼之誑言也。本年一七〇六年六月十七日，頒到敝國大君主文書諭知，由莫斯科派遣商人密哈伊勒碩齡，令彼取道色楞格經由鄂爾渾河前往中國，不經尼布楚通過，因此依敝國大君主陛下之諭旨敝處對於該商人等並無關涉，敝處將來亦將不向貴處函達此節。假如對於此項商人亦係命令經由尼布楚通行，則敝處現必已將此事函達貴處，遵行敝國大君主之諭旨，敝處必不能不爲此，不能不函達也。

創世紀第七二一四年，卽我救世主耶穌基督降生一七〇六年八月十八日，書於俄國大君主陛下西比利亞地方邊城尼布楚。

第十三號

致中國暨亞洲各地大君主陛下近侍最高大臣兼國務大臣。

依兩國大君主間友好條約爲根據及基礎之相互友愛睦誼各項規定之遵守，乃爲無上之善舉，亦爲兩君主間達到安定和睦關係最適當之途徑，如兩國

友誼地及誠信地不有一切的違反而遵行之，則兩國豐裕財富之偉大泉源實將賴之而發生也。因此大俄羅斯大皇帝我至仁君主皇帝陛下，自其全權大使內廷大臣扉多爾阿列克歇維赤郭洛文與貴國大君主大皇帝陛下各大臣及各欽差於尼布楚訂立兩國友好條約之時起，即諭令各大臣各督撫及邊鎮各將軍一體全部地完善地遵守勿違，並令曉諭所屬各色人等知照。貴國方面大皇帝陛下以及各位大臣所屬官廳前此亦均曾友誼地遵守該約，而本國大俄羅斯大皇帝陛下所屬商務人員及商民人等，帶同商幫前往貴國邊界各地，亦均受良好之待遇，在彼處得自由出賣貨物並得在當地購買及取得糧食，在與貴國約定之平時，均曾得到誠實良美護送人員之自由放行，直至預定之地點。現因我大皇帝陛下人民向西比利亞事務衙門呈訴，貴國方面對於大皇帝陛下所屬商民人等於買賣之際，頗有阻難情事，爲此欽遵我至仁皇帝大君主諭旨，特命帶同商幫派往貴國辦理俄羅斯人民商業事務專員貴族葛利郭里鄂斯勒科闊夫，將對於大皇帝陛下所屬商人致成買賣上之阻難情事，報告於貴大臣，茲特敬祈貴大臣對於該貴族加以優待准其自由晉謁台端，聽取其報告，奏明皇上，並祈對於該貴族之報告，加以公正友誼之裁定，賜予答覆，此乃依上述友好條約達到兩國人民福利眞實之所必需者也。依前此貴國對於該貴族在貴國境內之優待慣例，其所帶貨物之出賣與當地物品之購買，均得任便爲之，不受一切之阻止及妨害。現仍請與以自由放行，供給護送人員以便

安全通行直達所定之地點，想貴大臣定將該貴族之陳報，惠賜奏明皇上，並履行所定之友好條約也。敬祝貴大臣萬福。

創世第七二一九年卽我救世主基督降生一七一一年三月一日，莫斯科。

大皇帝陛下莫斯科衞戍司令兼西比利亞省長王爵瑪特維依嘎嘎林（押）

第十四號

致中國暨領有亞洲各地大君主陛下總理國務大臣。

前於一七一〇年，欽遵我深仁厚澤俄皇陛下諭旨，曾派俄羅斯人民商務專員彼得胡賈科夫前往中國皇帝國內經營商業，在中國境內有些人等於買賣之中，未曾結賬，且不僅於物品交換之中如此，於貨物購買之中，亦未付清價欵，卽中國皇帝陛下官員阿*斯堪達欠欵兩千四百七十五兩，又中國商人桑嘎金九百五十九兩，又巴彥三百八十四兩，彼又欠訂購家具錢一千三百三十三兩。爲此特懇貴大臣向尙未交清貨欵之人等卽行追索，並卽交付敝國現今派往之商務專員葛利郭里鄂斯科勒闊夫帶回，俾兩國之商業利益，將來不因此種拖欠受有損害爲荷。敬祝貴大臣萬福

創世第七二二一年卽我救世主基督降生一七一三年五月十五日。

大俄羅斯大皇帝陛下西比利亞省長王爵瑪特

* 阿斯堪達係滿洲語「內閣學士」之譯音

維依嘎嘎林（押）

第十五號

送中國外務衙門致中國皇帝殿下國務會議貴族大臣及內政院各近侍大臣鈞鑒：

奉天承運至聖神威大君主俄皇大王彼得阿列克歇伊，領有全部大俄羅斯，小俄羅斯，白俄羅斯及多數國家暨東方西方北方各地，子子孫孫，世襲罔替，大皇帝陛下，駐西比利亞邊界城市尼布楚城大員兼將軍弗堯多爾羅基諾甫卡查諾甫，特向領有亞細亞洲中國及秦國各地皇帝殿下，國務會議貴族大臣及內政院大索額圖各位近臣大人，敬致友愛問候之意，並祝貴大臣健康及諸事順遂。

茲有莫斯科貴族所屬哥薩克首領謝冕盧郭夫斯基與雅科夫卡贊二人所用新入耶穌教之奴僕齊莫扉依斯切潘諾夫及彼得列昂齊耶夫二名，由尼布楚城逃出越過楚庫河（按又作色楞格河）前往蒙古地方，該奴僕等原有蒙古名字，齊莫扉依原名丹巴，彼得原名桑扎干，該奴僕等盜去牲畜，至今仍在蒙人地方居住，在中國皇帝陛下台吉彬圖海部落之地，因無中國皇帝陛下之命令不肯交付，爲此特請依照友好條約辦理，查緝該項逃亡人等，送交敝國尼布楚城爲荷。

創世第七二二二年，卽我救世主耶穌基督降生一七一三年十月八日，書於俄皇陛下西比利亞領土大烏里地方邊界城市尼布楚城內。

第十六號

在蒙古邊界交付。

致中國暨領有亞細亞洲其他各地大皇帝陛下駐邊疆辦事大員。

中國暨領有亞細亞洲其他各地大皇帝陛下駐邊疆辦事大員閣下：

敬啟者茲奉本國大皇帝陛下諭旨，由西比利亞各城市向貴國境內發送本國人役帶同貨物，加入已向委員密哈依勒古夏特尼科夫發送中之商幫，由貴族斯切凡鄂熱果夫及從人四名隨護前往。

一俟該貴族及隨從人等行抵貴國國境之時，即請依照此項通知，准將本國人員商幫放行入境，直達北京，暢行無阻。所有該貴族及其隨從人等行抵北京之護送人員及車馬糧食等項，自應依照友好條約，並遵照貴國大皇帝諭旨辦理。順頌

百益。俄羅斯大皇帝欽命西比利亞省長王爵瑪特維依嘎嘎林

莫斯科，創世第七二二四年，即基督降生一七一六年五月一日。

第十七號

致中國大皇帝陛下各國務大臣。

因奉本國大皇帝陛下欽命，特派鄙人充任西比利亞總督，接替嘎嘎林王爵，當經本國政府將貴國大皇帝在位五十八年（按即康熙五十八年即西歷一七一九年）四月十六日之

貴國文書一件交付鄙人，藉以閱悉，對於前往中國營商之俄國人民，頗有告訴之事，鄙人業將告訴各節奏明本國大皇帝陛下在案。惟因本國大皇帝曾於貴國文書到來之前，接得報告，據稱俄國商民人等爲在貴國經營商業，似頗有某種任意舉動，故於貴國文書交付鄙人之先數月以前，已經諭令向貴國大皇帝陛下派遣欽使，與貴國締結友好及通商條約，以便恢復兩國皇家永世和好之關係，並將該項商業關係，以各種貨物交易有利兩國人民之方法，導入繁榮之境地。嗣後，俄國人等對於中國政府致成損失之事，一概不准，如有爲非之人，定加懲處。一切事務，統應照此辦理，此爲鄙人所深望者，一俟本國大皇帝所派欽使到達貴國宮廷之時，一切事務必能如此決定，俾於兩國同爲有益及愉快也。鄙人如於本國有可爲力之處，無不樂從，但請先行准許，將派往貴國已在邊界停留之一小商幫，照舊放行，使入貴國內地，直至北京，萬勿疑慮在該商幫之人等，再有任何任意舉動情事，因對於彼等已經嚴加告戒矣。再彼等對於貴國所認爲礙難之事，如要求車馬糧食等情，亦必不爲之。兩國於七一九七年所訂之條約（按即一六八九年尼布楚條約），其第五欵曾經規定如下：凡兩國任何人等，持有通行護照，爲在兩國境內辦理自己事務，均得任便出入兩國國境，並得自由買賣，既經和好，不加阻止。因此，依照該約，對於俄國商人在貴國自由經營商業，不應加以任何阻止，如俄國商人之中，有敢任意妄爲之人，則由本國大皇帝所派欽使酌量罪名輕重，即在貴國就地懲

處，以儆其餘。創世第七二二八年卽基督降生一七二〇年一月九日，書於聖彼得堡。俄羅斯大皇帝陛下欽命西比利亞省長王爵阿列克歇伊赤爾卡斯基謹具

第十八號

致奄有大亞細亞洲各地中國眞主大皇帝陛下各國務大臣。

本國至聖君主奄有四海大俄羅斯獨裁大皇帝陛下，與中國大皇帝陛下，曾經締結和好條約，深願確遵不渝，爲確定該項和好條約並鞏固兩國君主及其國家與人民之睦誼及友善關係起見，並爲辦理兩國其他最要及極端必需之事務起見，特向中國大皇帝陛下欽命鄙人爲非常欽使，現已行抵此處。鄙人中途復奉本國大皇帝陛下諭旨，附同西比利亞省長王爵赤爾卡斯基致貴國之覆函，於諭旨之中，欽奉本國大皇帝陛下諭令，關於已經備妥之小商幫，應請貴國大皇帝陛下頒旨放行（該項商幫已在此間阻留許久），准其隨同鄙人晉京。因本國大皇帝曾據西比利亞省長奏稱，由北京遞來文書之中，曾對於俄國商人聲明告訴之事，本國政府已允爲審理並於將來加以制止，務使於兩國同爲有益愉快，關於此節，想貴國當地督撫當已函達在案，茲特附同函件，敬祈將鄙人行抵此間國境情由及商幫之事，奏明貴國大皇帝陛下，以便接待鄙人及隨從人等，並派遣專員前來國境，

於晉京之途中，依照鄙人本國習慣加以協助，關於放行商幫之事，亦佇候佳音並致敬意。一七二〇年六月四日，自色楞金斯克城發。列福，伊茲瑪依洛夫謹具。

第十九號

致領有大亞細亞洲各地獨裁君主大皇帝中國眞主帝王陛下蒙古土謝圖汗殿下：

謹向領有大亞細亞洲各地獨裁君主大皇帝中國眞主帝王陛下蒙古土謝圖汗殿下，恭祝身體健康，諸事順善。

敬啓者：茲因欽奉本國君主大皇帝陛下諭旨，特命鄙人充任非常欽使，覲見貴國大皇帝陛下，辦理數種要務及兩國互益之事，鄙人現已行抵此間，特由隨從人員之中，派遣近衞軍下級軍官王爵札歇金，帶同龍騎兵士二名，通譯一名，哥薩克人二名，又差役二名，一行八人，賫送通知函件，前往尊處，俟該員等到達之時，請將所賫函件遞送北京，所有回函亦務請向敝處放行無阻；特隨該員敬向殿下獻上微物數事：計黑色狐皮一張，北極狐皮一張，紅色絨呢一塊，敬祈哂納着用，永保健康，並懇關照一切爲荷。列福 伊茲瑪依洛夫

由色楞金斯克城發

一七二〇年六月四日。

第二十號

大亞細亞洲各地暨中國獨裁君主大皇帝陛下各國務大臣總理外藩事務大臣鈞鑒：

前此本樞密院接得貴國來文二件，一件叙明貴國理藩院廢止老滿文舊印，更換新印，將來向敝國發送文件之上即將蓋用，其他一件叙明，由色楞格城旅長兼地方衞戍司令官雅科比處，已將準噶爾地方越界進入全俄羅斯帝國境內之中國人吳世義(譯音)一名，交到貴國，該華人在敝國方面曾受衣食之供給歷時甚久，貴國皇帝陛下對於敝國方面此種作爲，頗爲欣悅，貴國方面並表示志願，嗣後如有敝國方面類同該項華人之人等出境，貴國定將依據兩國所訂和好條約同樣辦理。貴國此種友好通知敝國特別感謝接受，並使貴國確信，敝國嗣後對於此種由準噶爾或其他地方越入大俄羅斯境內之華人，或貴國他種人民，亦定將依照同種條約辦理。順頌貴王大臣政躬百益。

全俄羅斯大女皇陛下各樞密大臣

聖彼得堡，一七五二年三月十九日。

第二十一號

大亞細亞洲各地暨中國獨裁君主大皇帝陛下各位大臣國務大臣總理外藩事務大臣公鑒：

據駐色楞金斯克城旅長兼當地衞戍司令官雅科比呈稱：大俄羅斯大皇帝我深仁厚澤至尊極貴女主

陛下所屬俄羅斯人及雅薩克外教人等，居住沿邊一帶，常受蒙古盜賊人等連續之欺侮及破壞，盜取及奪去馬群與牛羊，雖向蒙古卡倫之邊界官吏報告，並請求返還掠奪之物，懲罰犯罪之人，但該官吏等不僅不爲任何滿意之處置，反向賊人爲顯然之默許，並對盜賊行爲加以放任；更有甚者，當俄國邊界卡倫官吏及他種人員將由俄方被盜馬匹之證據，帶到中國邊界並交付各該邊界官吏之時，該官吏等竟不予接受，提出種種不公之遁辭。且蒙古卡倫官吏常故意將自己之馬群趕至俄羅斯邊界，並趕越國界，然後將其證跡假作由蒙古方面被盜馬匹之實據，交付俄國卡倫官吏，俟俄國卡倫官吏驗受該項證跡以後，卽退回中國境內。至俄國卡倫官吏將其此種虛僞證跡，向蒙古官長指示之時，則不予接受，藉口此項證跡已經一度向俄方交出。尙有其他許多不正當及違反友好條約與睦鄰關係之行爲，依據此種原因及其他原因，均得認爲各該官吏之本身與盜賊行爲有關。此外，在額爾古訥河粗魯海圖下方與額爾古訥軍堡及銀塲相對地方，又在該處其他各地方，均有蒙匪人等越界進入俄國境內，刼去銀塲農戶之馬群，此項證據因該處中國方面未設卡倫，無從交付，至於粗魯海圖之上方，雖有中國卡倫，但該處官吏一味推諉，似屬彼等於上述各地並無監視之責。因此，俄國方面沿額爾古訥河由粗魯海圖向下，已經新設卡倫，甚願中國方面在該項地界順額爾古訥河，亦卽設立卡倫，關於此節及對於俄國人民所爲之欺侮破壞等情，該旅長兼衞戍司令官雅科

比曾經迭次向庫倫及蒙古邊界長官函達，毫無答覆，一味託辭延宕，似屬彼等已向理藩院行文，尚未批回。惟在上述各地方，直至現時，蒙匪人等時常越過額爾古訥河，進入俄國境內，向當地農民爲重大之凌辱及破壞，最甚者爲上年一七五一年七月十四日，匪人等由俄國人民馬群之中趕去馬五十匹，越過額爾古訥河直入中國境內，俄國方面派人追逐匪等，有新領洗之通古斯人宜完一名，通古斯語稱爲圖龍巴者，竟被毆打致死，而匪人等則進入林中，馬匹亦均携去。至於蒙古方面所派偵查及審理邊界盜匪事件與其他請求之蒙古官長，在恰克圖及粗魯海圖之前哨者，彼等因固執已見，對於俄方之告訴，亦不爲任何公平之處置，俄國克密薩爾（按即委員之意）等向彼等所提出之顯然及公正各點，均不接受，認爲誣妄，而自己之意見，本已證明誣妄者，則認爲眞實，雖然自己明知盜匪行爲及破壞秩序等事多係由中國所屬之沿邊蒙人所爲，非由俄國人民所爲，亦不顧及。且該蒙人等全與該蒙古官長等同一部落，亦與彼等同一性格，或有爲其親屬及同族者，因此偵查之進行，極爲薄弱鬆懈，有許多蒙人，於偵查時不能證明其要求者，則代爲答覆，自蹈顯然之嫌疑，似此情形，關於邊界各案，欲由彼等迅速及正當解決，殊不可期。蓋因上年一七五一年在恰克圖前哨之古圖嘎爾澤爾基台吉及其同人，又在粗魯海圖之參贊達美林等，對於俄國所提各欵，均未曾爲任何之滿意措置，成爲將來應向蒙方要求之懸案，計開：恰克圖前哨二十二界牌各處，

計馬六百二十八匹，駱駝三隻，牛羊六十七頭，鹿三隻在內，同一地點被强迫奪去索耶其人一名婦女三口，錢欵八盧布，羊皮三捆及其他零碎物品，又中國人民欠付俄國商人債欵一萬七千三百二十四盧布四十三戈比，牲畜生皮一百五十張，未定價值。粗魯海圖方面，除交付者外，尙應交馬五千一百四十五匹，駱駝二十隻。兩處共計馬五千七百七十三匹，駱駝二十三隻，牛羊六十七頭，依照條約每馬一匹，駱駝一隻，牛羊一頭，均應按十倍罰取，共應由蒙古交付俄方馬六萬五千九百零一匹，駱駝二百五十三隻，牛羊七百三十七頭。

此外吾人接得報告，一七四九年由俄國庫茲聶次縣屬穆拉特斯克村區，帶同妻子逃亡之兩戶，及一七五〇年由薩彥軍堡逃亡之砲兵尼奇達拉列廷，現均在蒙居住，前者在蒙古所管根株克河上游牧畜之酋長齋桑帕克處，後者卽該砲兵則住在蒙古人欽車勒克之處。

蒙古匪徒人等對於大俄羅斯女皇陛下所屬人民，致成如此之欺侮及破壞，多係由於蒙古卡倫官吏之防查疏失，該官吏等，如上所述，不僅關於制止此種匪徒不爲任何之盡力，反獎勵彼等之盜匪行爲，蒙方所派查辦邊界爭議事件及盜匪行爲之委員，既加偏袒及庇護，復有恃於與彼等同宗同族之蒙古統治者，故敢違犯兩帝國間所定之條約行事，無視俄國公正之請求。爲此特將上述各節向尊處通知，希望台端向貴國皇帝陛下奏明原委，並請頒下諭旨，務使違反友好條約所致成之欺侮

及破壞行爲，對於俄國人民應給與相當及公允之賠償，並設定切實禁令，務使俄國人民之逃亡或因他故入蒙者，均不接受，將現時在蒙者交還，交付俄國沿邊之克密薩爾，總期嗣後蒙匪人等對於俄國人民所致成之此種妄舉及欺侮，以及因此於兩國間所發生之無益爭端，均能預防並全然避免，爲此貴國大皇帝陛下應允派中國委員代替蒙古委員查辦邊界爭端及盜匪事件，並對該項委員諭令，務使對於俄方關於上述蒙匪人等之請求，完全確切遵照所定友好條約，與以辦理，如此，不僅保持邊疆之安寧秩序可期，卽兩國人民亦將各安其業，使羣衆知悉，對於蒙匪人等今後不再爲此種之默許及獎勵，一切確遵約章辦理，藉此可以消滅賊人覬覦之心。至於賊人藉以通行並實施竊盜之道路，貴國方面尚無卡倫者，卽額爾古訥河及該處其他各地，亦請添設卡倫，並命令彼等及其他各處，勤愼防查，務使任係何人不能偷越國界進入俄境爲要。順頌

百益。

大俄羅斯女皇陛下樞密院各大臣

聖彼得堡，一七五二年三月十九日。

第二十二號

大亞細亞洲各地暨中國獨裁君主大皇帝陛下各國務大臣總理外藩事務大臣鈞鑒：

頃由駐紮色楞格城族長兼當地衙戍司令官雅科比轉到貴國理藩院來文一件，將賀托果旗蒙古人臣

恭扎布事件通知敝國，謂該蒙人已經叛變，帶同自己全部牲畜等項逃走，雖已下令捕拿，但思該蒙人或將逃入俄羅斯境內，以圖倖免，爲此要求敝國方面，俟該蒙人出現境內之時，立卽下令逮捕並向貴國解交，所有牲畜及其所用物件，應卽給與敝國人等等因前來。

茲特向貴國爲友好之聲明，該賀托果旗蒙人臣恭扎布雖欲在俄羅斯境內覓得逃匿之所，但依貴我兩國現存之友好關係及和好條約，逃亡越界之人，無論如何絕不容許，因此敝國已經切實命令沿邊駐守軍官，該臣恭扎布如在界內出現，應卽盡力捕獲，交付貴國邊防軍官。敬頌貴王大臣

百益。

大女皇陛下全俄羅斯各樞密大臣

聖彼得堡，一七五七年四月十七日。

第二十三號

大亞細亞洲各地暨中國獨裁君主大皇帝陛下各位大臣國務大臣總理外藩事務大臣閣下：

大亞細亞洲各地暨中國獨裁君主大皇帝陛下各位大臣國務大臣總理外藩事務大臣鈞鑒：

逕啟者此間接得貴國上年一七五六年十月十三日來文兩件，內容業經閱悉。

第一文件，係貴國關於準噶爾台吉阿穆爾薩昂之要求，緣該台吉於準噶爾民族此次叛變及內亂之中，投降貴國方面，嗣後又擊敗從前駐準噶爾之貴國各將官，欲爲準噶爾民族之實權統治者，但

其黨徒已被貴國所派之軍隊擊潰，彼阿穆爾薩昂則逃往吉爾吉思哈薩境內，貴國軍隊正在追捕之中。

貴國推定，彼在吉爾吉思哈薩地方自然不能安居，因心懷恐懼，爲避免向貴國交付起見，必將逃往我仁慈女主大皇帝陛下帝國境內，因此貴國希望，如有此種情形，應向貴國交付，爲此依照兩國現行條約，特向敝國函達，並聲明已歸化貴國國籍之準噶爾人等，已令向喀爾喀區域移送。

第二文件內稱，當貴國將官到達所派往之地點，即罪惡昭著之烏梁海人等所居之地，在該處被獲者，均經按其罪名輕重，加以處罰，其已經逃亡，藏匿其他各地者，亦盡行捕獲，只餘齋桑（貴族）沃伯及其子勃洛特與其他人等，畏懼對於自己犯罪之處罰，逃往俄國前哨地方，該地位置在國界之白河（按在伊爾庫次克省內特次）岸上，各將官等到達該處，爲要求交付勃洛特及其他人等，曾派遣幫辦台吉章朱布達吉等，前往俄屬克雷完城（按在多穆斯克省）向俄國地方官陸軍上校謝冕克洛勃夫接洽，惟該上校未肯交付，並謂該烏梁海人等係自行入境來歸，故不應交付，貴國軍隊不應進入此處前哨地方，該上校關於此節且向貴國各將官致送蓋有自己印信之函件，該將官等接得此種答覆以後，皆欲命令軍隊武力進入該處前哨地方，捕捉烏梁海人，但爲顧全兩國之和睦關係，故認爲最好先奏明貴國大皇帝陛下，在該處俄邊恭候諭旨。

因此貴方聲明，前例不足爲據，謂不僅此項烏梁海人，現時一切烏梁海人等均在貴國屬管之下，

故得知準噶爾地方叛變及極端混亂之時，當即由貴國派兵整飭其安寧秩序，該項派兵現時已將該地設定相當之秩序，並將該烏梁海人等征服，歸入貴國國籍，且該項人等之中，有經貴國皇帝陛下賞給官職者，其他哈同烏梁海人等中之齊桑貴族德米爾吉等，均經賞給高級武官之職，按照品級一概發給通常官吏之項翎，以便在帽上戴用，故貴國認爲俄國上校保留該烏梁海人等，或係由於不知此種情形之故。

因貴國依上述情形，將烏梁海人等認爲貴國所屬，且彼等之中有具有貴國官銜之人留在俄國方面，此項人等應視爲正係逃亡之人，正爲兩國所定條約禁止容留者，故貴國要求囑令俄國上校克洛勃夫將該項逃亡之烏梁海人等交付，最末請此間注意，勿因此少數卑劣之逃人，有傷兩國之睦誼。

又同函內稱，貴國各將官行抵伊犁河之時，曾查獲早年來此之俄國商人佛德爾人等，貴國大皇帝陛下曾經諭令將該項人等全體發送俄境，並申明該項人等爲擅自越入準噶爾營商之人，雖加以扣留亦不爲違反條約，但仰體貴國大皇帝陛下維護兩國睦誼之意旨，仍將彼等發送俄境，尙有在該處準噶爾境內查獲之雅古德人及巴拉賓人共計六十四戶，此係先被吉爾吉思哈薩人擄去，嗣因彼等又由哈薩人處被準噶爾人擄回，後自行聲明爲俄方之屬民，故曾令將彼等發送俄境。

此外，此間曾由貴國將官右翼統領處，接到一函，遣送上述尊函所稱爲俄國商人之佛德爾及其同夥三人，惟該將官來函所稱與尊函不同，謂該佛德

爾等係被派往伊犂河，該將官亦叙明上述之阿穆爾薩昂，請於逃往俄境之時，務必依照所訂友好條約維護公共安寧，加以捕獲，交付貴國各等因。關於上述各節，欽奉大俄羅斯大皇帝深仁厚澤女主陛下諭旨，通知如下：

查與兩國爲鄰之準噶爾民族，迄今未曾屬於某國，係處於其固有君王統治之下，乃爲人所共知，故前於一七三一年貴國派往俄廷大使侍郎托時及其隨員人等，因當時中國與準噶爾民族之戰爭，曾遵貴國大皇帝陛下諭旨，向俄方提議云，俟中國軍隊向準噶爾民族進攻之時，該民族中凡逃往俄國之各部落，卽請容納，惟請將其中之王公貴族交付中國，至容留於俄國之人等，必須於可靠處所中嚴加管束，務使不能於國界一帶爲任何騷擾及犯罪之事。該大使此外曾向俄方申明，中國軍隊佔領準噶爾土地之時，由該項土地之中，可以將所需要之若干部分讓與俄方，當經遵照已故女皇婀娜堯安諾夫娜陛下之諭旨，對於該大使答以倘能如此，則關於逃來俄方王公貴族之交付，將來可以友誼協商。

數年以前，當準噶爾末代君王達爾志喇嘛，被諾顏德巴赤殺害之時，該德巴赤欲代之而爲準噶爾民族之君主，但與準噶爾之另一諾顏阿穆爾薩昂，初曾助之者，發生不睦，因此該民族遂入於內爭及離散狀態之中，準噶爾貴族中數人，貴族沃比及其子亦在其內，以及其他前此大半在俄邊附近游牧之人等，均退至國界之上，彼等猶係彼時已經請求准入俄羅斯大皇帝至仁女主陛下之國籍。

此間從旁雖已知悉，貴國大皇帝陛下因準噶爾民族之此種內亂，對該民族加以征伐，但此種情事並不能妨礙準噶爾人民之中，志願歸化俄羅斯女皇陛下之國籍，及容納其入籍，蓋貴國方面對該民族實行軍事動作之時，對於俄方並無預先之通知，因此關於現時已經歸化俄國女皇陛下國籍之準噶爾人等，自亦無與中國協商之必要，況此事如上所述曾經與中國前派大使議結在案。

因此，此間本來深望貴國方面，對於前來俄邊志願進入俄籍之準噶爾人等，不僅不加追求，且亦聽其自便。一如此間對於貴國方面對準噶爾人軍事搜索之進行，雖未曾依兩國現存之友好關係，隨時向俄方予以通知，而本國方面，對於貴國之此舉無論已往或現時亦皆未曾加以妨礙，且反之前來歸入俄國女皇陛下國籍之準噶爾人等，其中多人幾乎盡係被貴國軍隊由俄國邊界所擄去者，亦皆置之不論，就實際上已在國境以內者言之，上年於克雷完城堡附近貴國軍隊兩千人侵入俄境，該項軍隊之長官曾要求交還該項準噶爾人等，尤爲貴族艮究什克，勃洛特及卡赤阿等，所述理由，與尊函中所敘者相同，謂彼等已入貴國大皇帝之國籍，曾經賞給項翎，嗣後叛離，該蒙古長官等並曾威嚇，不將上述準噶爾人等自動交出之時，彼等將由駐屯俄邊附近之軍隊增兵，而爲敵對的行動，該城堡之領兵校官克洛勃夫對於此節雖曾答覆，謂此項準噶爾人等，已依彼等自行呈請，准入俄國女皇陛下之國籍，並謂貴國官長不但不應爲此種不正當之威嚇，且亦不應違反兩國現行

之條約侵入俄境，但因該官長等不滿意於此項答覆，故該校官克洛勃夫最後迫不獲已復用自己名義給與該官長等書面文證，證明上述之準噶爾人等，實係已入俄羅斯女皇陛下之國籍。

惟因依照兩國所締條約第十欵之規定，正係禁止以武裝越入國界，故貴國可以自知，貴國官長前此之舉動，殊乖友睦之道，本國甚望尊處迅即飭令貴國軍官人等，將來勿再爲此。

由上開解釋之其他方面，吾人竊思貴國亦可明察同樣公正理由，得悉因何接受準噶爾人等歸入俄羅斯女皇陛下之國籍，無論彼等居何官階也，蓋尤其關於貴國所要求交付之人等，以彼等前此已入貴國籍貫並曾賞給官銜服飾爲理由者，則尚係自準噶爾民族發生內爭之初時起，如上所述，卽在彼等被貴國軍隊由俄邊擄去，而其他人等歸向貴國之先，卽已來至俄境，並經依照其歸化俄籍之堅決請求，准在俄境從事游牧，並具入籍之書面甘結，由彼時起，卽已認爲俄國之屬民，故該項人等實應屬於俄方，至彼等離去俄境之時，俄羅斯大皇帝我至仁女主方面未曾向貴國抗議，所以如此者，蓋因彼等之失去，此間不認爲如許重要之事，致於兩大國間發生交涉及提起要求。

再應注意者各該貴族之中，沃伯及其子勃洛特前此曾向俄方爲許多之損害行爲，向俄方爲盜賊之侵掠，人命之殺害，及馬匹牲畜之奪去等，又現時由貴國歸還之俄羅斯人名瓦錫利佛德爾者，及其同伴之人等，曾因彼等自己之奸狡，陷爲準噶爾人之俘虜，實則彼非商人，乃哥薩克人，曾於

一七五四年與其他人等由俄方派往沃伯處，因沃伯屬下人等由一邊界堡壘奪去多數馬匹之事件，要求賠償，但沃伯竟反將該項使者强制扣留，嗣後送往準噶爾人遠處，關於此事此間尚在追究之中，故令將沃伯及其子勃洛特由邊界嚴押解送來此。

其他歸化俄國女皇陛下國籍之準噶爾人等，亦均視同不安分之人等，爲使彼等在國界一帶，對於爲兩國幸慶所存在之鄰睦不致成若何之擾亂起見，均將由國界送往帝國內地之遠方各處，此乃確實依照一七三一年前任駐俄中國大使之提議辦理，因此希望貴國方面亦將此項準噶爾人依同一理由送往貴國遠方各地，勿留在俄邊附近地帶游牧，照上開尊處第一函件所述辦理。

貴國方面將上述哥薩克人瓦錫利佛德爾及其同伴人等，以及俄屬巴拉賓人等，除在貴國境內已死亡之十三人不計外共計五十一人，遣送回俄，足爲友誼之證，甚望將一切俄屬人等，凡在準噶爾民族中可以查獲者，全皆遣送俄方，蓋因任何事故俄屬人民之中，有在鄰近各民族之內者，當其發現於貴國境內之時，爲謀兩國人民福利所締結之現行條約，並不與以扣留之任何權利，因此本國方面對於逃亡越界之人及由其他地方之外來人，均照約章辦理。

惟對於接受準噶爾人等歸化俄國女皇陛下國籍所申明之理由，如尚有何人認爲不滿之時，則俄方類此可爲申明，卽於一七〇一年之時，當阿由克王之子桑日布在位，曾由多爾果烏特民族之俄屬

人民中，接受入於準噶爾籍，計有：俄屬諾顏等秀尼科也夫之子丹仁，及其諸子阿由，馬來，及阿拉波坦，以及該丹仁之諸猶子達德那，嘎拉，及達爾馬帶同游牧之卡勒莫克人兩萬幕，此項人等雖已歸入準噶爾民族之中，但俄國方面不僅未曾容讓，且直至準噶爾最後在位之君主，關於此事尚繼續進行正式之要求，此外俄方對於相鄰之準噶爾民族，更有許多之其他要償權，均係基於準噶爾人對於沿邊住民所致成之損害行爲及他種情事所發生者，此種要償之賠補，可以計成極鉅之總額。

因此，依貴國之聲明，現時準噶爾民族既已歸入貴國之國籍，則俄國方面對於該準噶爾民族所有之一切要償權，貴國亦自應接受，並加以賠償。否則俄方當準噶爾民族繼續內亂之時，因該準噶爾民族曾由俄屬多爾果烏特族中收納及扣留兩萬幕人民及諾顏與貴族等多人，而將前來俄境之準噶爾人等，現時接受入於俄羅斯大皇帝我至仁女主陛下之國籍，以及將來接受入籍，亦應不論，且此種事故給與俄國無爭之權利，可以强力侵入彼準噶爾民族之土地，而擄去之。

至關於貴國聲明現在吉爾吉思哈薩民族中之準噶爾諾顏阿穆爾薩昂，及貴國方面對於該民族之軍事進攻，則認爲應以此函通知貴國，吉爾吉思哈薩民族之多數人等，均屬俄羅斯大皇帝我至仁女主陛下之國籍，故貴國如對該民族中之俄屬人民實行戰爭，則此舉殊與兩國現存之友誼關係不合，貴國關於該項全部情事，應預先向俄國方面通知，

與俄方協商辦理，該阿穆爾薩昂現在何處，此間尚不明悉，假設彼曾於某時逃來俄境。惟貴國係要求交付準噶爾人，並非屬貴國本族人民，不能依據條約爲之，只能根據一種兩國現存之友誼關係爲之，雖然如此，彼如於某時逃來俄境，關於此事可以友誼商辦，但敝國關於由準噶爾民族所得到之消息，不得不通知貴國，卽當盡力招引準噶爾人入貴國國籍之時，貴國方面似曾以頒布之謄黃，使該民族希望，貴國大皇帝陛下能將俄羅斯帝國由該準噶爾民族所奪去之土地，强使交還，惟查本國未曾由準噶爾民族奪去任何之土地，故對此不甚相信，況如上所述，從前一七三一年之中國大使侍郎托時關於貴國武力征服之時，將由準噶爾土地之中，讓與俄國一節，曾用貴國大皇帝陛下之名義，爲正式之允許。

最後應行申明者，現奉敝國大皇帝我深仁厚澤至尊極貴獨裁女主陛下諭旨，通知貴國，敝國方面定行遵守友誼關係，希望貴國方面遇有一切事故，亦將同樣辦理，蓋兩國人民及國土之福利實繫於此也。順頌貴王大臣

百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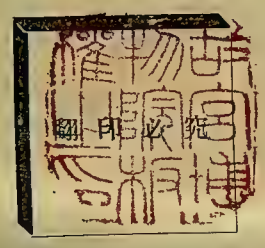
大俄羅斯大皇帝女主陛下各樞密大臣。

聖彼得堡，一七五七年五月二十日。

故宮俄文史料

清康乾間俄國來文原檔

定價國幣肆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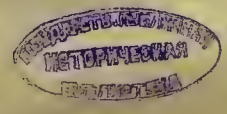


中華民國二十五年十月初版

繙譯者　王之相　劉澤榮

編輯者　國立北平故宮博物院文獻館

出版者　國立北平故宮博物院

發行者　國立北平故宮博物院出版物發行所

印刷者　國立北平大學法商學院印刷部